



#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

國家圖書館/編

GUO JIA TU SHU GUAN CANG
GU JI TI BA CONG KAN

第2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

第2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第二册目録

牧齋題跋卷上

明虞山錢謙益著

## 跋淳熙九經後

淳熙九經槧本元人俞石磵所藏後歸徐子容侍讀余得之於錫山安氏孝經易經後俱有王文恪題字此書楮墨尊嚴古香襲人眞商周間法物可作吾家宋彝也石磵者名琰隱吾吳之南園老屋數間古書金石充牣其中傳四世皆讀書修行號南園俞氏金張七葉不足羨也吾子孫得一如俞氏足矣

淳熙九經點斷句讀皆極其精審一如論語云書云句 孝乎惟孝句

友于兄弟又甚矣 句 吾衰也久矣 句 吾不復夢見周公又予不得視猶子也 句 非我也夫 句 二三子也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句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句 未能也皆與今本迥别學者宜詳考之

## 讀左傳隨筆

公入而賦 句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 句 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註曰賦賦詩也以賦字為句則大隧四句其所賦之詩也鍾伯敬不詳句讀誤認為左傳敘事之辭加抹而評之曰俗筆今人學問麁淺敢于訾議古人特書之以戒後學

僖二十四年傳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建安本公子士洩讀岳珂本公子士讀按二十年注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此注云堵俞彌鄭大夫者洩姓見前不須更舉也今人皆以洩屬上讀宜從岳本二十五年楚子伏己而鹽其腦建安本伏字絕句則己當音以岳本及淳熙本皆伏己絕句則己當音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紀則知當以楚子伏為絕句而己作以音不音以也讀書句讀宜詳勿以小學而忽之

少讀宣十二年戰於邲傳云屈蕩尸之殊不覺其誤讀前漢王嘉傳生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

關入之故坐免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乃知流俗本尸字乃戶之譌也本傳云識于尸之又云以表尸之遂譌戶為尸耳淳熙九紝本長平游御史本相臺岳氏本巾箱小本並作戶而建安本却作尸知此字承譌久矣宜亟正之

襄二十四年傳寡君是以請罪焉陸德明本是以請請罪焉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請請罪焉句法當拈出

昭十九年傳以度而去之杜注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音義云去之起呂反藏也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為去今關中猶有此音正義云字書去作弆羌莒反謂掌物也今關西猶為弆東人輕

言為去音莒前漢陳遵傳皆臧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臧也音丘

呂反又音舉字書漢遵傳作弆宋景濂文屢用藏弆字

子服景伯既言伐邾之不可而孟孫曰二三子以為如何惡賢

而逆之言季孫自賢其伐邾之訹而諸大夫不敢逆也對曰以下

皆景伯之言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知

魯不當以不德邾已知其危而不得不言也杜注云何故不言以

上大夫阿附季孫之言魯德如邾云云則孟孫答大夫也文義

違背似為未允景伯不與伐邾之謀而城下之盟則深恥之負載

造於來門請釋子服何于吳釋舍也釋我猶言舍我請不與盟也

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以王子堂景伯重之也注言魯人欲留景伯質吳復求王子交質而後兩止皆非也

書史記項羽高祖本紀後

班氏父子譏太史公紀作書以為慎覈其事整齊其文而其幹例各有不同史於漢元年諸侯罷戲下就國之後舉歷楚之所以失天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使後世了然見其全局楚之殺義帝不義之大者也故首舉之并次年江中賊殺之事而終言之不復繫之某年也發韓王成為侯已又殺之而諸侯心離矣臧荼因此擊

殺韓廣而諸侯不用命矣田榮以怒楚故殺三田并王三齊而齊叛矣榮與彭越印令反梁地而梁叛矣陳餘說田榮擊常山以復趙而趙叛矣是時漢還定三秦起而乘其敝復以徵兵怨矣英布稱疾而九江亦將叛矣所至殘滅齊人相聚而叛而田橫亦反城陽矣撮項王舉事失人局勢之大者總序于漢元二之間提綱挈領較如指掌此太史公作史之大法也班書以事之先後為次首叙田榮之反次叙漢定三秦遺羽書次及九江稱疾次及羽使布殺義帝次及陳餘立趙年經月緯月緯一詢史家之例而於太史序事之指意則失之遠矣於高祖本紀亦然項羽出關至北擊齊一

段是也楚本紀不係年月而詳具於月表觀者可以參考而得不然則如劉知幾之所謂載諸史傳成其煩費而表可以不作矣此史之又一法也史云漢之四年楚遂拔成皋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廒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此一段總敘楚漢滎陽成皋間轉戰相持之事先舉其綱而後目之也次云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

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願與漢王挑戰此在羽東擊彭越殺曹咎等汜水上復取成皋之後項王與漢王臨廣武間而語漢王傷走入成皋即上文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之事而終言之也此又詳書楚王命大司馬咎守成皋及漢復取成皋之事曰吾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即上所紀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者是也非又一事也漢大破楚軍汜上盡收楚國貨賂即上所紀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之事而又終言之也下文云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眜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此一段又應前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

漢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之事而又終言之也先後皆此一事也綱而目之目而綱之錯綜反覆非復史家常例然于高紀則以事繫年部居井然使後人可以互考也班馬之異同學者之所有事也書之以俟好深思者政焉

以項高二紀觀之二公之叙事筆力曲折蓋亦有可窃窺者鴻門霸上之事史在項紀漢在高紀史云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此兩軍相望之形也而漢畧之沛公左司馬曹无傷云云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豊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此兩軍強弱之大勢也而

漢又略之且羽紀項羽大怒係於曹無傷云云之下然後及范增說
羽云云漢紀旦日合戰互係於增言之後雖略本高紀而叙事之
先後則有間矣史序項伯欲呼張良與俱去良乃具告沛公沛
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畫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
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
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危急之際定几譙讓
歸咎於設謀者家人絮語所謂溺人必笑也而漢略之張良曰請
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
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臣事已亟

矣却窮究其所以告良之故娓娓相告語此情語也而漢書之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于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我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為壽約為姻婚問其少長願得兄事一時無可奈何詭誘相之意可以想見奉巵為壽何其鄭重也而漢書之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敘其嚮坐者為下文舞劍翼蔽張本也亞父之下獨云亞天者范增也於此廿二中點出眼目所謂國有人焉者也而漢書之樊噲直入誅羽之事漢紀從書具噲傳中史云於是

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良與噲偶語惶駭噲曰與之同命何其壯也而噲傳畧之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披帷西嚮立立於良之次噲目無項羽羽亦稍心折于噲與一生彘肩噲復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此真為噲開生面矣而噲畧之史云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史狀項羽錯愕氣一語曲盡漢但云項王默然而已從良坐又與西嚮立相應也

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噲曰云云何辭為於是遂去此脫身至軍前之決策而漢弗載也當是特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欲叙沛公置車騎間行之事而先言兩軍相去若干里又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昏夜間道踟躕促迫狙伺危脫可悲可喜而漢亦弗載也由此觀之二史之體例豈不盡然迥別歟抑亦班氏父子所謂慎覈其事整齊其文者乃其所以不逮太史公者歟二書之可擬議者多矣抑因二紀以發其端爾

跋李氏春秋私考

近代之經學鑿空杜撰紕繆不經未有甚於季本者也本著春秋私考於惠公仲子則曰隱公之母盜殺鄭三卿則曰戍虎牢之諸侯使刺客殺之此何異於中風病鬼而世儒猶傳道之不亦悲乎傳春秋書三家杜預出而左氏幾孤行於世自韓愈之稱盧仝以為春秋三傳束高閣猶抱遺經究終始世遠言湮譌以傳譌而季氏之徒才焉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太和添丁之禍其殆高閣三傳之報歟季於詩經三禮皆有書其鄙倍畧同有志于經學者見即當焚棄之勿令繆種流傳貽誤後生也

題何平子禹貢解

往余搜採國史獨儒林一傳寥寥之人國初則有趙子長嘉靖中則有熊南沙近見何玄子之注易私心服膺以為可與二公接踵者也玄子之弟平子作禹貢觧上自山海經下逮桑酈水經古今水道分劈理觧如堂觀庭如掌見指此亦括地之珠囊治水之金鏡也昔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縣殊合之則宇內為一吾每嘆之以為絕學今平子殆可以語此乎子其茂勉之更與玄子努力遺經兄弟並列儒林豈非本朝盛事哉

跋王右丞集

文苑英華載王右丞詩多與今行槧本小異如松下清齋折露葵清齋作行齋種松皆老作龍鱗作種松皆老作龍鱗並以英華為佳送梓州李使君詩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作山中一半雨尤佳蓋送行之詩言其風土深山宜化清雨相半故曰一半雨而續之以楚女巴人之聯也崔顥詩寄語西河使知余報國心英華云余知報國心如俗本則顯此句為求知矣如此類甚多讀者宜詳之

讀南豊集

臨川李塗曰曾子固文學劉向余讀子固之文浩汗演迤不知其所自來因塗之言而深思之乃知西漢文章劉向自為一宗以向

封事及列女傳觀之信奎之知言也及觀王子發南豐集序云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慓鷙奔放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為劉向不知韓愈為何如耳退之進學解言太史相如子雲而不及劉向蓋古人之學問各有原本深造獨得如昌歜羊棗之嗜甘苦自知非如今之人誇多炫博而其中茫無所解也歐陽公曝書得介甫許氏世譜忘其誰作曰當是子固作介甫未便會如此荊公銘子固之母曰宋且百〻百年大江之南有名世者生焉是為夫人之子今人或訾謷子固不知其自視於歐陽公及荊公果何如也

# 讀蘇長公文

吾讀子瞻司馬温公行状富鄭公神道碑之類平鋪直叙如萬斛水銀隨地湧出以為古今未有此體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讀華嚴經稱性而談浩如煙海無所不有無所不盡乃喟然而嘆曰子瞻之文其有得於此乎文而有得於華嚴則事理法界開遮涌現無門庭無墻壁無差擇無擬議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毫又何自而窺其淺深議其工拙乎朱少章云東坡未作勝相經藏及大悲閣記嘗與陳季常論文曰某獨不曾作華嚴經耳李常指魚魫冠曰請擬華嚴經頌之坡索筆疾書不易一字少章知魚魫冠頌之為華

嚴經而不知他文之皆華嚴也此非知坡之深者也蘇黃門言少年習制舉與先兄相後先自黃州已後乃步步趕不上其為子瞻行狀曰公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然則子瞻之文黃州已前得之於莊黃州已後得之於釋吾所謂有得于華嚴者信也中唐以前文之本儒學者以退之為極則北宋已後文之通釋教者以子瞻為極則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二子之於文其幾矣乎

題中州集鈔

元遺山編中州集十卷孟陽手鈔其尤雋者若干篇因為抉擿其
篇章句法指陳其所由來以示同志者蓋自靖康之難中國文章載
籍捆載入金源一時豪俊遂得所師承知規摹兩蘇上泝三唐各成一
家之言備一代之音而勝國詞翰之盛亦嚆矢於此孟陽老眼無花
能照見古人心髓於汗青漫漶丹粉凋殘之後不獨於中州諸老
為千載之知己而後生之有志於斯者亦可以得師矣遺山論溪
南詩老辛愿曰敬之業專而心敏殺以是非白黑自任每讀諸人
之詩必為之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脈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
掩微纇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毫不相貸如衲僧得正法眼

徵詰開示幾於截斷衆流同志中有公鑒而無姑息者必以敬之為稱首遺山題中州集後云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遺山上下百年尚論一代風雅而獨津津於一老豈徒然哉吾觀孟陽殆無愧於斯人而余之言不能如遺山之推辛老使天下信而徵之則余之有愧遺山多矣癸未夏日書於玉鑾軒

題懷麓堂詩鈔

弘正間北地李獻吉臨摹老杜為槎牙兀傲之詞以訾謷前哲西涯在館閣負盛名遂為其所掩蓋孟陽生百五十年之後搜剔西涯詩集洗刷其眉目發揮其意匠於是西涯之詩復開生面譬如

張文昌兩眼不見物已久一旦眸子清朗歷歷見城南舊游豈非一大快耶

近代詩病其證凡三變沿宋元之窠臼排章儷句支綴蹈襲此弱病也剽唐選之餘瀋生吞活剝叫號隳突此狂病也搜郊島之旁門蠅聲蚓竅晦昧結愲此鬼病也救弱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之乎鬼傳染日深膏肓之病日甚孟陽於惡疾沉痼之後出西涯之詩以療之曰此引年之藥物亦攻毒之箴砭也其用心良亦苦矣孟陽論詩在近代直是開闢手舉世悠悠所謂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其孰從而信之可謂一喟也癸未夏日書

書李文正公手書東祀錄卷後

西涯先生李文正公東祀録一卷在懷麓堂全集中此其手書以貽太原喬公白巖者劉司空敬仲藏弆是卷出以示余余嘗與敬仲評論本朝文章深推西涯語焉而未竟也請因是而畧言之國初之文以金華烏傷為宗詩以青邱青田為宗永楽以還少衰靡矣至西涯而一振西涯之文有倫有脊不失臺閣之體詩則原本少陵隨州香山以追宋之眉山元之道園兼綜而互出之弘正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李空同後起力排西涯以劫持當世而爭黄池之長中原少俊交口訾謷百有餘年空同之雲霧漸次解駁後生乃稍知西涯嗚呼希矣試取空同之集汰去其吞剥尋撦吽牙

趄齒者而空同之面目猶有存焉者乎西涯之詩有少陵隨州有

香山有眉山道園要其自為西涯者宛然在也卷中之詩雖非其

至者人或抑而易之不知以端揆大臣銜君命祀闕里紀行之篇

和平爾雅冠裳玉珮其辭要固當如此抑而易之者祇見其不知

類而已矣若近代詈訾空同者翹吟鬼嘯其雲霧尤甚于空同而

不自知也又烏足以知西涯哉余將與敬仲別矣敬仲暇日焚香

薰閣勿著西涯空同于心眼中取兩家之集心易氣旋而觀之以

余言為何如他日幸有以教我也

記月泉吟社

月泉吟社倣鎖院試士之法以丙戌小春月望命題丁亥正月望
日收卷三月三日揭曉以春日田園雜興為題收二千七百三十
五卷選中二百七十名自第一名羅元福至六十名賞羅繖深衣
布筆墨有差送詩賞各有小劄往復主其事者浦陽月泉社詩盟
吳渭清翁主考謝翱皋羽其年前至元二十四年也按胡翰作謝
翱傳謂其自句吳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永康吳思齊亦依
鳳三人皆高年俱客吳氏里中柳貫作方鳳墓誌言浦陽吳明府
渭與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生吳溪上晚著括蒼吳善父武夷
謝皋羽則知翱傳所謂依吳氏以居蓋依渭也皋羽死瘞睦之白

雲村其徒吳貴買田祀之月泉精舍貴必渭之子弟也皋羽以丙戌哭信公於越臺丁亥哭西臺距信公亡五六年正吟杜考詩之年也當有宋初亡黍離板蕩之日遺民耆老皆依渭以居可謂渭非常人西臺慟哭記稱友人甲乙若丙張孟兼之注以吳思齋馮桂芳翁衡實之而不及渭諸為皋羽立傳者亦不列渭名非吟社之刻則渭幾滅沒無傳余故表而出之本朝程克勤輯宋遺民錄載王鼎翁謝皋羽等僅十有一人余所見遺文逸事吳越間遺民已不下數十人欲網羅之補新史之闕以洗南朝李侍郎之耻世之君子其亦與我同此嘆惋者乎己未初夏日記

跋汪水雲詩

錢塘汪元量字大有以善琴事謝后及王昭儀國亡隨之而北後為黃冠師南歸其詩見鄭明德陶九成瞿宗吉所載僅三四首夏日栖書理雲間人抄書舊冊得其詩二百二十餘首手寫為一帙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二十首醉歌十首記國亡北徙之事周詳惻愴可謂詩史云第二筵開入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駝酥割罷行酥酪又進椒盤剝嫩蔥又云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葡萄當菊觴謝后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以鄭明德所載花底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寫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合而

覩之紫蓋入維青衣行酒豈足痛哉水雲作謝后輓詩曰事去千年速愁來一死遲國滅君死幽蘭軒之一燼詎可以金源為表仪而易之乎余欲續吳立夫桑海餘錄卒卒未就讀水雲詩畢援筆書之不覺涕流漬紙

## 跋王原吉梧溪集

江陰王逢原吉元末不應辟召我太祖徵至京師以老病辭歸有梧溪詩集七卷載元末之際遺民舊事多國史所不載元吉為偽吳畫策使降元以拒淮故其游崑山懷舊傷今之詩于張楚公之亡有餘悯焉而至于吳城之破元都之失則吾亡之憂黍離之泣

激昂慨嘆情見乎辭前後無題十三首傷庚申之北遁哀皇孫之見獲故國舊君之思可謂至於此極矣謝皐羽之於亡宋也西臺之記冬青之引其人則以甲乙為目其年則以羊犬為紀廋辭讔語暗啞相向未有如原吉之發攄指斥一無鯁避者也戊申元日則云月明山怨鶴天暗道橫蛇丙寅築城則云孺子成名狂阮籍伯才無主老陳琳殆狂而比於詩矣哉黎眉公之在元籌度元佐石抹誓死驅馳與元吉無以異佐命之後諸篇寂寞或其志故有抑悒未伸者乎士君子生于夷狄之世食其毛而履其土君臣之義雖國亡社屋猶不忍廢則其居華夏仕中朝又肯背主賣國

以君父為市儈乎夷齊之不忘殷也原吉之不忘元也其志一也孔子必有取焉假謂原吉為元之遺民不當與謝皋羽諸人並列于忠義者其亦闇於春秋之法矣

## 題錢叔寶手書續吳都文粹

吳郡錢穀叔寶以画善名家博雅好學手鈔圖籍至數千卷取宋人鄭虎臣吳都文粹增益至百卷以備吳中故實余從其子功甫借鈔與何季穆周安期共加芟補欲成一書未就也功甫名允治介獨自好不妄交接口多雌黃吳人畏而遠之余每過之坐談移日出看囊錢市鰽餅噉余老屋三楹叢書充棟白晝取一書必秉燭緣

梯上下一日語余吾貧老無子所藏書將遺不知何人明日公早
來當盡出以相贈吾欲閱更就公借之何如余大喜凌晨而往坐
語良久意色閑默不復言付書事余知其意亦不忍開口也辛酉
冬余北上往別病瘍初起瘡瘢滿面衝寒抉目余寫金人弔代録
本子忽問余曹能始尚在廣西有便郵屬彼覓通志寄我余初欲
理付書舊約語薄喉欲出而止無何功甫卒藏書一夕迸散鈔本
及舊槧本皆論秤稽負以去一本不值數錢也功甫少及見文待
詔諸公嘗言吳中先輩學問皆有原本惟黃勉之為別派袖中每攜
陽明空同書札出以示人空同就醫京口諸公皆不與通問勉之

趙迤為刻其集諸公皆薄之又云李空同言不讀唐後書左國識為左宜人之弟空同文稱內兄內外兄弟在小戴禮亦唐後書耶四部大函之書別事譌句推積卷帙兩司馬當如是耶每抉摘特人制作余每指其口失笑而止嗚呼甫功死吳中讀書種子絕矣余欲取吳士讀書好古自俞石磵以後網羅遺逸都為一編老生腐儒笥經蠹書者悉附著焉庶功甫輩流不泯泯於末世且使後學尚知有先輩師承在也姑志之于此

## 跋趙忠毅公文集

高邑趙忠毅公諱南星字夢白卓犖負大節悲歌慷慨輕死重氣

古稱邾魯守經學韓魏多奇節公蓋兼而有之其為文章既通軒豁能暢其所欲言不拘守尺幅而有宋元名家之風至於摯排劾黨仲雪忠憤抑塞磊落萬歷間文人當推公為首其詩瘦勁有風致惜其猶未脫李空同睢遷擬聲戟手特露傖父面目耳公嘗酒間屬余我死子當志吾墓公殁後余罷官里居其子請筆上名高者為之往聞王弇州以四部稿遺公公綴手散之鄉童里媼人持一二帙而去余為志豈遂足以當公幸公子為我藏拙也

跋傅文恪公文集

近世翰林先生人各有集詩賦制誥叙記碑志之文無不臚列覩

者多束之高閣或用覆瓿耳先師定襄文恪公之集高可數尺余為存其可觀者數卷文之傳也貴使人得其神情謦欬千載而下如或見之若應酬卷軸之文學徒胥史互相傳寫槩而存之則其人之精神沉沒於此中不得出矣或曰公之精神在大事廷言此集雖不傳可也

## 書王損仲詩文後

祥符王惟儉字損仲多聞強記與人覆射經史每弋獲摩腹大笑曰名下定無虛士讀古文品外錄抉摘其紕謬軒渠向余曰兄每為此君護前今不當云悔讀南華第二篇乎晉江何稺孝修明史

題日名山藏損仲指而笑曰記則記書則書此何為者吳原博修姑蘇志成楊君謙造見其題不開卷而還之豈為過乎損仲家無餘貲盡斥以買書画彝鼎風流儒雅竟日談咲無一俗語可謂名士矣其詩婉弱有俊語為文簡質以刻畫自喜惜其少年崛起無師友磨切之力未免于無佛處稱尊也

題王司馬手簡

崇禎元年余以閹訟待罪長安臨邑王公和仲為大司馬手書慰諭一日至數十紙恨不能為余排九閽叫閶闔執讒慝之口而白其誣也余既罷歸公以疆事下獄死精爽可畏時〻於夢寐中見

之其手跡久而散佚樍其存者以示子孫公書法蒼老語多稜稽感激想其掀髯執簡欲盡殺奸諛小人於毫兎間可敬也

書鄒忠介公賀府君墓碑後

故徵仕郎文華殿中書舍人丹陽賀公之卒也吉水鄒忠介公書其墓碑後十九年爲崇禎壬午公以子世壽貴得贈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乃礱石以斷忠介之碑刻趺篆首陳之隧道而屬謙益記其事余與世壽兩牓皆同舉得以契家子事公公與常州沈伯和長興丁長孺金壇于中甫吾里繆仲醇爲友以節槩意氣兩期許余快出亦忝預焉公遂以弟畜余不以年家輩行也

長孺中甫特人以為黨魁公與周旋患難不少引避仲醇布衣韋帶
伯和老於公車以長兄事之肩隨却立老而不衰應山楊忠烈令
常熟官滿不能具車馬公借貸為治裝楊公被急徵語所親曰江
左更安得一賀知忍乎世壽以鉤黨被錮公告余曰吾喜吾兒之
預黨人也吾又喜兒之碩果不食也辛酉冬余報命北上公病亟
矣執手榻前氣息支綴諄諄念主幼恃危國論參差而以枝柱屬
余余至諄愧公墜言也漢之黨人自相署號以財救人者曰八厨
其中度尚張邈胡毋班皆以將帥顯名而劉儒有珪璋之質以究
異上封事桓帝不能納此其人皆與君俊顧及互相題拂蘊義生

風儒俗不察帝風元凱而以廚為諱陋矣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由此觀之人富而仁義附孔子不諱言廚而俗儒頑諱之者何也公家不逾中人晚年匱乏滅先人之產未嘗以無為鮮公殁而江南節俠之種子絶矣緩急扣門無可告語者矣忠介之文書公之大節為詳世道休明黨論屏息雖有范蔚宗亦何容以朋徒部黨之譏標榜於今日乎然而千里誦義亦太史公之所亟稱也遂假其陰以記

跋高存之邸居詩卷

存之丈家幾（食）三十年閉門學道時方鉤黨風濤喧豗優游自得有終焉之志讀邸居詩可想見矣方今官御史大夫據蝟坐叢蔴倚戶外羣潦奉手屏氣不知存之居太微執法之署視菰蘆中老屋數間又何如也廣陵舟中為寄輝題此卷入長安見存之當以語之天啓甲子八月

書竹林七賢畫卷

天啓壬戌冬余請告將出都門高邑趙忠毅公過邸舍曰此後再晤未省何時明日當携一尊酒偕高存之來劇談盡日而別時內計戒嚴余以為辭公大笑曰公亦為此言乎避嫌疑存形跡豈我

革事哉逆以刀酒固始鵝為餉公亦不復來此後遂不得見公矣
存之者無錫高毅公也逆閹之難二公相繼受禍余倖而不死曾
為忠獻作神道碑叙其師友部黨之詳而不獲效一言于忠毅蓋
忠毅與余氣誼感激有後死之託其家子弟未必知也丹陽姜中
翰以所藏竹林七賢卷求題開卷而忠毅忠憲之手跡儼然為掩
袂拭面不能自禁嗚呼十四年以來死生患難究如渡一小劫其
間世事可悲可喜可涕可畏亦不復堪再道也總付與阮公一慟
并借諸賢酒杯澆我塊壘耳崇禎己巳七月

書于廣文崇祀錄後

語有之桃李不言下自蹊于公為廣文恂恂不勝衣舉杯浮白欣然移日一旦捐館舍弟子發講行服緦紳先生及里巷細人皆為流涕此豈非太史公所謂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者歟唐張旭為嘗〻常熟尉志但載其與老父判牘一事而草聖祠之祀至於今不廢公之酒德與旭畧相似昔王無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焦革配他日祔公草聖祠比於杜康之焦革有如王無功其人者掃地而祭吾知公必顧而享之以為賢於兩廡之餘瀝也

跋宋板左傳

宋建安余仁仲校刊左傳故少保嚴文靖公所藏其少子中翰道普見贈者脫落圖說並隱公至閔公五卷昭公二十一卷至二十四卷却以建安江氏本補足紙墨差殊每一繙閱輒摩娑嘆息今年賈人以殘闕本五册來售恰是原本失去者卷尾老僧記印亦復宛然此書藏文靖家可六十年其歸於我亦二十年矣其脫落在未歸文靖之前不知又幾何年也不圖一旦頓還舊觀羽陵之蠹復完河泉之亡再覩魯國之玉雷氏之劍豈足道哉此等書古香靈異在在處處定有神物護持守者觀者皆勿漫視之崇禎辛未七月曝書日跋

跋前後漢書

趙文敏家藏前後漢書為宋槧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倉王司寇得之吳中陸太宰家余以千金從徽人購出藏弆二十餘年今年鬻之於四明謝象三床頭黃金盡生平第一殺風景事也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癸未中秋日書于半野堂

京山李維柱字本石本寧先生之弟也書法撫顏魯公嘗語余者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礼拜死則當以殉葬余深愧其言

跋坡書陶淵明集

北宋刻淵明集十卷文休承定為東坡書雖未見題識然書法雄秀絕似司馬温公墓碑其出坡手無疑鏤板精好精華蒼老之氣凜然於行墨之間真希世之寶也西蜀雷羽律見之云當是老坡在惠州編和陶詩日所書吾以筆勢遒勁似非三錢雞毛筆所辦古人讀書多手鈔坡書如淵明集者何限但未能盡傳耳先生才大如海不復以斗石較量其虛懷好古專勤篤摯如此吾輩無升合之才庸惰玩愒空蝗梁黍讀古人書未終卷久申思睡那能繕寫成帙每一編閱輒興不逮將落之嘆未嘗不汗下如漿也癸未夏日書於優曇室中

## 跋張司業詩集

唐新書韓愈傳後云張籍和州烏江人當陽湯中据退之張中丞傳後叙稱吴郡張籍及司農竒蘇州白使君云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是州民知司業爲吴人後書居和故唐史誤以爲和人也同時張洎亦曰蘇州吴人此本多古詩十數首學仙董公二詩樂天所稱可上諷人主下誨藩臣者亦具載焉較他本爲完善

## 跋東坡志林

馬氏經籍考東坡手澤三卷陳氏以爲即俗本大全中所謂志林也今志林十三篇載東坡後集者皆辨論史傳大事世所傳志林

則皆瑣言小錄雜取公集外記事跋尾之類掇拾成書而譌偽者亦闌入焉公北歸與鄭靖老書云志林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則知十三篇者蓋公未成之書而世所傳志林者繆也宋人編公外集盡去志林詩話標入之雜著中最為有見近代所刻仇池筆記志林之類皆叢雜不足存也

## 跋東坡先生詩集

吳興施宿武子增補其父司諫所注東坡詩而陸務觀為之序務觀序題嘉泰二年是書刻于嘉定六年又十二年而後出故其考證人物援據特務視他注為可觀然如務觀所與范致能往復云

云不知果無憾否詩以記年為次又附和陶一巻坡詩盡于此矣讀者宜辨之

跋渭南文集

先輩題跋書畫多云某年月日某人陸放翁跋所讀書但記勘對裝潢歲月寥寥數言亦載集中蓋古人讀書多立言慎於古人著作非果援提談博商訂詳審不敢輕著一語亦文章之體要當如此也今人於法書名畫強作鮮事蟬連滿紙必不肯单題姓名坊間槧本不問何書必有跋尾附贅其後如塗鴉結蚓漫漶不可了試一閱之支離剽剥千補百綴天吴紫鳳顛倒裋褐窮子為他家

數實人皆知其無有囊一錢耳偶讀渭南文集聊書之以為戒

## 書東都事畧後

河南王損仲數為余言東都事畧於宋史家為優長安呂少卿家有鈔本遂假繕寫天啓三年春由濟上放舟南下日讀數卷凡半月而畢余觀作者之意可謂專勤矣貫穿一百六十餘年為北宋一代之史以事在本朝故遜而稱事畧云爾其書簡質有體要視新史不啻過之矣本紀載詔制之辭與朱勔傳華陽宮記之類尤為有識信損仲之知言也本紀最佳列傳佳者幾十之五亦多錯互可議世有歐陽公筆削宋事以附五代史之後則是書亦宋史之世本

外傳也嗚呼余安得而見之蕺損仲博聞強識刪定宋史已有成書以其言考之殆必有可觀者是年二月十四日丹陽中書道中書

跋宋刻文苑英華

文苑英華文選以後文章之淵藪也閩本舛多譌闕莫可是正書野臣為余言王戶部芥菴有宋刻殘本七十冊購得之廟市者屬野臣借閱芥菴欣然見授得縱觀者匝月諺云借書一瓻還書一瓻宋葛文康公好借書嘗以酒券從尚公輔假太平御覽詩在丹陽集中詞林至今以為美談余次韻答芥菴詩有酒券賒文籍之句蓋謂此也長安酒貴余無從貰一鴟又無酒券可以當假許之璧

余比於文康為幸而芥菴之勝公輔遠矣遂題而歸之他日亦可作我兩人故事也

跋劉原博草窓稿集

此故大醫院吏目原博劉先生諱溥之集也余七世祖竹深府君諱洪字理平景泰中以國難輸馬於朝得賜章服其南還也朝士多賦詩寵行先生詩為壓卷今載草窓集第八卷中先生為景泰中十才子之冠土木之難奉使邊塞作為詩歌感激悲壯有塞雁南旋又北旋上皇消息轉茫然之句朝士皆為流涕讀先生之詩者苟有忠君愛國之心可以興矣況有先世遺文在乎吾子孫其

寶藏之

跋湯公讓東谷遺稿

吾七世祖竹深府君節俠有文於時名人如晏鐸振之聶大年壽卿方榮華伯劉溥原博皆定文字交而於湯胤勣公讓為尤深今東谷遺稿所載永福庵記奚浦觀音堂碑為府君祖父作也振德堂記鐵券歌為府君兄弟作也平軒記竹深堂水月舫詩賦為府君作也公讓為東甌襄武王諸孫嘗大書其廳事曰片言曾折虜一飯不忘君力戰死虜之後題詩驛壁詞翰凜然而其生平傾倒於吾祖若此〻可以知吾先德矣公讓在景泰十才子中名亞劉

原博跋以東谷遺槀次草窓集合為裝潢并録家乘中詩文遺稿所未載者以詒吾家之故實云

跋顏魯公自書告

魯公以精忠大節不容於本朝元載既誅又為楊炎所忌代宗山陵畢授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依舊為禮儀使此告云建中元年八月廿八日下是也舊書以為外示崇寵實去其權明年盧杞又忌之改太子太師并罷其使又明年而有許州之行君子之不能勝小人與小人之善禍君子若此德宗號英主矣炎杞輩牢籠者出手掌何也此告流傳至今雖悍夫弱女見之皆知改容斂手然當

日之事也環思之猶可為感激流涕也

記清明上河圖卷

嘉禾譚梁生誇清明上河圖過長安邸中云此張擇端真本也卷首有五言律詩一首題云賜錢貴妃下有內府珍圖之印又有清明上河圖五字卷尾有天輔五年三月十日觀十一字按金太祖天輔五年辛丑三月即宋徽宗宣和三年也若宋人題此則不應以天輔記年若金人所題則當是時阿骨打繼楊割而起方與遼日尋干戈其所謂文臣僅楊朴高慶裔高隨等三四人華路藍縷何暇拈弄文墨宋雖與金通問馬政趙良嗣輩國書信使浮海往還皆講

論夾攻割地之事此卷何以得入金源而有天輔五年之題識耶
靖康二年少帝在青城金人盡索法服玉冊五輅九門之屬及國
子國監書版三館秘閣四部書太常禮物大成樂舞明堂大內圖
以至乘輿服御珍玩之物輦致軍前此卷或因以入虜則題識當
在天會以後不當在天輔也大梁岳璿跋尾謂清明上河圖五字
為宋道君書而定以為道君之書金主之印殊未可信或云五言
詩蓋金章宗之作尤非也章宗所幸李元妃慧黠知文義即陳剛
中所詠李妃粧臺金章宗何以不賜李而賜錢金史所載諸妃中
無錢姓此卷向在李長沙家流傳吳中卒歸袁州□□至袁州籍

没後已歸御府今何自復出于人間書之以求正于博雅君子天
啓二年壬戌五月悔日

題詹希元楷書千文

中書舍人新安詹希元以書法著於國初嘗楷書千文字大如手掌好事者摹刻行世常侍劉君潛熙所藏本是也希元之後為永嘉姜立剛輩後生習書者皆簡賤之以為佐史之筆幾用以爛車覆瓿余則以為希元之書遒勁整栗視近代名家反為勝之妄庸之徒目無古人往往寘叔重之解字誚羲之為俗書於詹姜乎何有由君子觀之譌謬成種述妄相仍書學亡而書法亦莽魯不如

詹姜佐史之筆猶蔑蔑乎六書之緣特分隸之蛛蠡也立乎今日以指國初制度文章莫不有高曾規矩之嘆豈獨翰墨一小技哉後漢宦者汝陽李巡白靈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于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熹平之刻石經儒林傳之以為美諱而不知其原本於巡也劉君博學多覽精研六書表章希元之書為後生楷則其亦有汝陽之志乎嗚呼世之學士大夫亦可以勸矣

## 書中書科書卷後

今人書法多塗雅結搆又每自書所為詩文往〻如鳥言鬼語使

人展卷茫然不可別識昔人詩云醉來黑漯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良可一笑也此卷皆宣政間書史之筆適謹可觀且所書皆古人詩文偶一展玩如人當裸裎同浴時忽見攝衣整冠者不覺為灑然變色易容嗚呼此亦可以觀世矣

跋董玄宰與馮開之尺牘

馮祭酒開之先生得王右丞江山霽雪圖藏弆快雪堂為生平鑒賞之冠董玄宰在史館詒書借閱祭酒于三千里外緘寄經年而歸祭酒之孫研祥以玄宰借畫手書裝潢成册而屬余志之神宗時海內承平士大夫迴翔館閣以文章翰墨相娛樂牙籤玉軸希

有難得之物一夫俠挾提挈負之如趨往復數千里如堂過庭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鳴呼此豈獨詞林之佳話藝苑之美譚哉祭酒跋此卷為新安富人購去烟雲筆墨墮落銅山錢庫中三十餘年余游黄山始購而出之如豐城神物一旦出于獄武二公有靈當為此卷一鼓掌也

跋董玄宰書少陵詩卷

陶中璞守寳慶強項執法復罪民落罷官還滇南舟中無長物惟董宗伯所書少陵詩一卷是其生平所寳愛者藏弆篋衍出入懷袖鬱林太守以廉石壓載以此方之假為笨伯矣宋人有渡江遇風

者悉索舟中寶玩畀之風益急最後以黄魯直書扇投之立止江
神故具眼如此其視此卷安知不寶重於南金大貝乎仲瑛其善
藏之

題長蘅畫

長蘅每語余精舍輕舟晴窗靜几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
一快事也余笑曰吾却有二快兼看兄與孟陽耳長蘅殁後七年
從昭彥見此幅為之慨然遂題數語使後之觀者不獨賞繪事之
妙亦知其虛懷好善不自以為能事真有前輩風流也己亥新秋
日題

# 題程孝直印籍

私印之作獨盛於元吾子行三十五舉言之最詳而趙子昂陸友仁輩靡不留心於此蓋印文雖一藝實原本於六書六書之學非上窺六經下窮小學其有能貫穿者鮮矣吉日之題岐陽之鼓仲山甫之鼎以至於歐陽永叔趙明誠之所録洪景伯之所釋宋伯原之所編苟不會最而通解之則下上千古其能免於駁亂混淆者亦鮮矣然則非博雅君子深思而好古者印文亦胡可輕議哉吾友嘉定程孟陽有子曰士顓字孝直善學篆大書專志篆籀之學所以摹印章見貽余觀世之篆刻者人自為譜幾如牛毛孝直

之有志於此而又欲其進而之古學吾趙之學而不以一藝自小也故書此以告之

書黃先宮允石壽所作劉招後

古人之文未有無為而作者無為而作雖作而不傳傳而不久不作可也余少時讀蘇子由三宗漢昭帝論忍易其文詞竊疑吕成公不當録之於文鑑之而深考之子由為此論當哲宗初元之時人主方冨於春秋冀其學道受身祈天永命而託論於三宗昭帝憂深慮遠古之大臣獻金鑑而箴毋扆者殆未有以過此吾以此益信古人之文斷無無為而作者而少時之輕于持論為可愧也

漳浦劉漁仲挾筴遊吳經年未歸黃宮允石齋為作劉招以招之其文倣大招：：魂而其纏綿惻愴起興於朋友而託諭於君臣之間則亦屈宋之遺也今之名能文章者多矣如宮允之斯文吾以為古之有為而作、、而傳：：而可久者也

跋緣君豫中丞詩卷

余屏廢家居君豫開府秦中逢人輒問余起居且有知己之言余入請室訪君豫舊游壁間殘墨一如盤蝸結蚓漫漶煤土中每低徊拂拭不忍置周淮安君豫之鄉人也出其終南詩卷示余是特秦歷方愁羽書旁午乃為終南三日遊從容賦詩亦所謂好以暇以

衆埜者爭當國者借疆事鉤黨君豫檻車急徵而秦寇益蔓延不可為讀此詩尤可以三嘆也君豫荷戈瘴鄉其老謀壯事具在一旦起行間為天子汎掃蟊賊凱旋入秦賦詩志喜有如韓退之所云日射潼關四扇開者當並此詩刻流傳人間余尚能泚筆以和之

題張子建奇遊草

唐人論詩每云工於五言五言工不必問七言也今體工不必問樂府古詩也今人篇什自賦騷樂府以下無不臚列如五都列肆貨物充牣過而問之無可着眼者突木費紙良可一笑逕上張建

元宇子建以詩示余余苦愛其五言今盻如云烟香歸草霽日隐岱松涼蕇落催遊子花殘失故人石香浮露氣松影落溪聲魚龍爭積氣天地避朝曦空江聞鴈劇球樹領秋多清新深隱有言外之味翼之劉文房司空表聖集中殆不可辨子建勉之深造自得他日稱五言長城亦可矣兼工而不足固不若專詣而有餘今人之不及古人此其一端也

題項君禹鴈字詩

鴈字詩唱於楚人龍君御袁中郎小修海内屬和者溢囊盈帙其在我吳則嘉定唐叔達為最工叔達之詩不拘拘於模擬比物連類

縱橫絡繹標舉于意象之外而求工者反失焉余嘗語程孟陽叔達之詩亦詩中之鴈字也孟陽以為知言偶李項君禹亦為鴈字詩意象開拓約畧如叔達而薈蕞百家穿穴瑣碎殆有加焉詩家之稱咏物者如鄭谷之鷓鴣袁凱之白燕皆七言五韻而止若夫極命度物本原眾籟衍造化之生机抉文人之靈府未有如近日鴈字之盛者也君禹詩固當孜行于世盍亦悉索同調都為一集為鴈字之孫林玉海乎君禹笑曰吾與秋潭老人於折脚鐺邊拈鴈字作没意味話鴈過長空影留寒水無作延津刻舟人為老人所笑也

又題項孔彰鴈字詩

詩而至於詠物詠物而至於鴈字此詩中之詩畫中之畫也鴈字詩詠于楚中秋舷老衲與檇李諸君更相酬和卷軸麄于牛腰而孔彰詩後出而獨工吾觀孔彰画後招隱圖蒼茫薈蔚脩極山川林麓情雨晦明之發[女]之於詩氣韻生動傳模移寫便人徘徊吟咀如度鴈門遵衡陽親見其飛翔行列縈迴於楮墨之間也古人詩画無取於多袁海叟白燕詩月明雪滿二語三百年詞人不能及其髣髴郭忠恕之画最為寶重者山亭一角遠山數峯而已詩耶画耶詩中之詩画中之畫耶徵孔彰吾誰與言之癸未正月

題張日永詩草

樂清張日永渡江應省試裹十日糧徒步訪余虞山且將游福山觀大海望狼五山而還余甚壯之吾邑僻陋在東海之隅在昔名賢東遊吳會者未嘗過而問焉然吾觀杜之壯游日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安知其不嘗問渡于斯望涯而反歟文〻山自真州浮海而歸亦取道于此有詩在指南集中張吳之季陳敬初海道出師之詩甚夥即九四入吳故道也日永舟中讀文山希古之集為詩以弔之慨然有曠世之思今之觀海而還也望洋擊楫弔古悲歌志節當益豪詩當益壯安知不為

少陵之壯游乎

題李長蘅書劉賓客詩冊

壬申秋夜夢與長蘅遇於濠津間隔船窗相語頤視舟中筆床硯屏位置楚楚同遊三人幅巾道衣皆有韻致余問長蘅昆筆墨之債約畧尚如生前乎長蘅曰甚苦今早正受人剝促紙操筆枯心癢癢不耐故出遊耳觀其意思洒落故知不墮鬼趣却未知所與同遊者為何人也業天哭夢得詩云賢豪雖沒精靈在此語信然偶閱長蘅所書夢得詩冊漫記於此

致米元章記顏魯公事

忠臣義士殺而登真度世往往有之蓋當其見危授命之死靡他脫離分段生死如旅人之去其次舍耳東坡云顏平原摑拳透爪死不忘君此正其修煉得力特也劉聰自知為遮須國王且不畏死而况如魯公者予讀米南宮所記魯公事方攤書欲卧特不覺悚然而起

題同學會言

自梁溪有東林之會顧端文高忠憲以明善為宗力闢吳門無善無不善之宗旨皋比之席海內望風奔赴忌者側目遂合道學黨錮而為一禁迄於今 未衰毗陵孫文介公生同特講同學而其意

亦有異焉其論學以易為宗其論易以艮背為宗端居索處窮理盡性不聚徒不設教一二同人布席函丈覃思瞑目相與疏通證明而已梁溪之明善也有善有不善太極降而為陰陽五行吉凶悔吝生焉其猶有立極之思乎毗陵之艮背也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身且不獲人且不見而何有于善惡吉凶之紛紛艮象無極也無極則無善無不善不落陰陽五行矣微乎微乎兩家之宗自異而同同而異其有可深長思者乎諸子生毗陵之鄉學文介之學又有張席之吳巒稚兩公尊其先路離經辨志由制科之業而規歸乎聖賢也不遠矣於其以文來謁也書此以

諗馬

題顧與治偶存稿

今天下文士入閩無不謁曹能始謁能始則無不登其詩于十二代之選人挾一編以相誇視如千佛名經獨與治有異焉能始題其詩曰偶存所以別與治也詩之為物陶冶性情標舉興會翛然如朱絲玉磬淒然如焦桐孤竹惟其所觸而詩出焉今之為詩者以剽賊排比為能事如貧兒之數寶如賈菜之求益是豈復有詩也哉與治寄託高深風義綿邈樸被絜酒吊亡友于陳根絕哭之後胸中聲氣伊鬱蜿蜒泄為聲詩劉夢得所謂孤桐朗玉自有天

律吾於與治見之王輔嗣論易曰召雲者龍命律者呂隆擇永嘆
遠壁必盈吾取以為論詩之法且以論與治之詩試以吾言語能
始視如何也

題吳太雍初集

古人之詩文必有為而作或託古以諷諭或指事而申寫精神志
氣抑塞磊落皆森然發作于行墨之間故其詩文必傳傳而可久
余觀西吳太雍之文憂時憤世抗論惛俗如道人之警道如司寤
之詔夜特此吾所謂有為而作也漢始元中徵賢良文學問以治
亂汝南桓寬稱中山劉子推言王道矯當世反諸正九江祝生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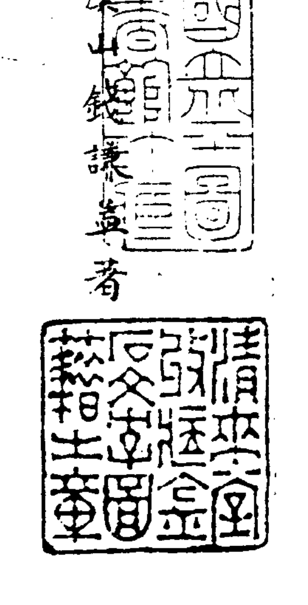
史魚之直節發憤懣譏公卿而專丞相及兩府之士括囊不言阿意茍合皆有彼哉斗筲之誚海內多故天子方號咷博求太雅執此以往論列殿庭與劉子祝生何異憂世矯時之士豈無善論以相明如桓寬者乎

題胡白叔六言詩

曹能始見人詩卷輒曰開卷定是七言律詩以今人習為此體熟爛可厭也白叔近作六言絕言二十餘首如雀栗鳩呼時忽聞清蟬幽鳥之聲使人耳根冷然前後際斷可為一快雖然之若令紛[然]屬和王右丞一日滿人間又將恨白叔為作俑矣

# 牧齋題跋卷下

明東山錢謙益著



## 述古堂宋刻書跋

辛丑暮春過遵王述古堂觀所藏宋刻書縹青朱介裝潢精緻殆可當我絳雲樓之什三縱目流覽如見故物任意漁獵不煩借書一瓻良可喜也吳兒窮眼登汲古閣相傾愕貽如入群玉之府今得覩述古堂藏書又復如何遵王請余題跋乃就所見各書數語歸之

## 跋玉臺新咏

玉臺新詠宋刻本出自寒山趙氏本孝穆在梁時所撰卷中簡文尚稱皇太子元帝稱湘東王可以考見今流俗本爲俗子矯亂又妄增詩二百首賴此本少存孝穆舊觀良可寶也凡古書一經庸人手紕繆百出便應付蠟車覆瓿不獨此集也

跋高誘註戰國策

戰國策經鮑彪淆亂非復高誘原本而剡川姚宏較正本博采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復較正鮑注最後得此本歎其絶佳且謂於時蓄之者鮮矣此本仍伯聲較本又經前輩勘對疑誤採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天啓中二十千購之梁溪安氏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無

何义得善本於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摹抄
不免以積薪自哂要之此兩本定為雙璧闕一固不可也

跋東都事略

宋史既成卷帙繁重百年以來有志刊修者三家崑山歸熙甫臨
川湯若士祥符王損仲也熙甫未有成書別集中有宋史論贊一
卷每言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耳此其通人之言也若士購閱
宋史朱墨塗乙如老學究兔園冊子某傳宜刪某傳宜補某人宜合
某傳某某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下州次部居釐然可觀若士沒
次子叙寧曰此先人未成之書須手自刊定不肯出識者恨之天

啓中損仲起廢籍為寺丞過余邸舍移日分夜必商宋史是時李九如少鄉藏宋宰輔編年録及王秋澗稱東都事略三百卷損仲慫恿余傳寫并約搆求李燾續通鑑長編以藏此役余於內閣鈔李燾長編只卷初五大本餘不可得余既退廢不敢輕言載筆損仲遂援据事略諸編信筆成書今閱損仲草稿與臨川宋史舊本並在苕上潘昭度家而余老倦研削亦遂無意於訪求矣今年初夏見述古堂東都事略宋刻即李九如家鈔本之祖也為之掩卷慨歎久之當余與損仲商搉史事橫襟相推唯九如在知狀損仲揚眉抵掌時捫腹自歎揮斥柯維麒新編陳俗腐讕徒亂人意今

吴中試聞小生耳食長編偶見書肆續略殘本及一二零斷小記便放．筆刪定宋史此不足承損仲餘氣而館閣大老拱手薦揚為賓書嗚呼文献無徵豈獨艳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斯孔文舉所以泫然流涕也修史之難莫先乎徵舉典故網羅放失遵王壯盛有志藏弃是書當深思歸熙甫宋史恨少之語并悼余與損仲之無成而興起於百年之下也為書此以勉之

跋春秋繁露

萬歷壬寅余讀春秋繁露苦金陵本譌舛得錫山安氏活字本較讎增改數百字深以為快今見宋刻本知為錫山本之祖也宋本

第十三卷陰陽始終篇入者損一而出者句下二行闕六字雖紙墨漫漶行間字跡尚可捫揣錫山本蓋仍之而近刻遂相沿以為闕文其第十三卷四時之數及人副天數二篇宋刻闕卷首二紙亦偶失之耳非闕文也如更得宋人完好者則尚可為全書好古者其廣求之

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于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又云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余少而服膺謂其析理精妙可以會通孟荀二家之說非有宋諸儒可幾及也今年

八十再讀此書證之弱冠時所見不大繆余每勸學者通經先漢而後唐宋識者當不河漢其言

## 跋吳越春秋

余十五六喜讀吳越春秋流覽沆浹奇詭之言若蒼鷹之突起于吾前欲奮臂而與共撤擊者剌其語作伍子胥論長老吐舌擊賞畢願胡老重觀此書燈熄小生擡腕奮筆之狀宛然在行疊間老阿婆臨鏡追理三十少年時事不免掩口失笑

## 跋方言

余舊藏子雲方言正是此本而紙墨尤精好紙皆是南宋樞府諸

公交承啓劄翰墨燦然于今思之更有東京夢華之感

跋楊子法言

宋御府刻楊子法言卷末署名韓琦曾公亮在中書歐陽修趙槩在政府以編年考之韓曾並以嘉祐二年拜昭文集賢相治平元年閏五月韓自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魏國公加尚書右僕射曾加中書侍郎歐陽公年譜治平元年二月自紫金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特授行尚書吏部侍郎趙槩授亦同觀四公署銜則知此書之刻正在治平元二間亦必在元年閏月已後二年十月已前先此則韓公未加僕射

後此則二年十一月歐公又進加光祿大夫兼上柱國不如此結銜矣有宋隆平盛際羣賢當國人文化成於此可以想見靖康板蕩尚籍北遷此本尚流傳人間真希世之寶也為法然涕流者久之

跋列女傳

余藏古本列女傳有二一得於吳門老儒錢功甫一則亂後入燕得於南城廢殿中皆僅免於刦灰此則內殿本也功甫嘗指示予圖画雖草略尚顧愷之遺製蘇子容嘗見舊本於江南人家其為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今此畫佩服古樸坐皆尚右儒者生百世之下得見古人形容儀法非偶然者吾于其寶重之余心識功

甫之言不敢忘近又簡吳中舊刻贊後又贊乃黃魯直以己作竄入與文錯迕讀者習焉不察久矣秦漢古書多為今世妄庸人殽亂其禍有甚于焚燎不可不辯

跋新序

舊本新序說苑卷首開列陽朔鴻嘉某年某月具官臣劉向上一行此古人修書經進之體式今本先將此行删去古今人識見相越及鏡刻之徃愚一開卷而可辨者此也

跋聶從義三礼圖

宋顯德中聶從義新定三礼圖二十卷援據經典考譯器象該唐虞

訖建隆粲然可徵然一如尊彝圖中犧象二尊并圖阮氏鄭氏二義而不主王肅之說先是太和中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而聶氏考猶未覈南宋人謂観其圖度未必盡知古者有繇然也此等書經宋人考定其圖象皆躬命繢素不失毫髮近代雕本傳寫譌謬都不足観余舊藏本出史明古家此本有俞貞木圖記先輩名儒汲古嗜學其流風可想也

題道德經指歸

嘉興刻道德經指歸是吾邑趙玄度本後從錢功甫得乃翁叔寶抄本自七卷迄十二卷前有總序後有人之飢也至信言不美四

章與總序相合其中為刻本所缺落者猶多焦弱侯輯老氏翼亦未見此本良可寶也但未知與道藏本有異同否絳雲餘燼亂帙中得之屬遵王遺人繕寫成本更參訂之

跋十家道德經註

宋人集註老子自開元政和御註外詳載有宋諸家而韓非解老喻老嚴君平指歸及有唐陸希聲等註皆不及焉此書行而古註湮滅多矣道德指歸舊有錢叔寶抄本較金陵楊李本頗異此書多徵文奧義在郭象張湛之右今舍此而取河上公之偽著者何也

## 跋抱朴子

抱樸子內篇二十卷宋紹興壬申歲刻最為精緻其跋尾云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輸經史書籍鋪今將京師舊本抱朴子內篇校正刊行此二行五十字是一部東京夢華錄也老人撫卷為之流涕

## 跋本草

金源代以夷狄右文偶絕江右其遺書尤可貴重平水所刻本草題泰和甲子下己酉歲金章宗泰和四年甲子宋寧宗嘉泰四年也至己酉歲為宋理宗淳祐九年距甲子四十五年金源之亡已

十六年矣猶泰和甲子者蒙古雖滅金未立年號又當女主攝政國內大亂之特而金人猶不忘故國故以己酉繫泰和甲子之下嘅作後敘渾源劉祈字京叔著歸潛志事見金史及王秋澗先生碑亦金源之遺民也

跋王右丞集

王右丞集宋刻僅見此本考英華辨證字句與此互異彼所云集本者此又不載信知右丞集好本良不易得也

跋文中子中說

文中子中說此為宋刻善本今世行本安陽崔氏者經其刊定駁

亂失次不可復覩今人好以己意改竄古書雖賢者不免爲可嘆
也

文中子敘述六經爲洙泗之宗子有宋鉅儒自命得不傳之學禁
遏之如石壓筍使不得出六百餘年矣斯文未喪當有如皮襲美
司空表聖其人者表章其遺書以補千古之闕惜我老矣不能任
也書此以告後之君子

題李肇國史補

絳雲一炬之後老媼於頹垣之中拾殘書數帖此本亦其一也

跋禮部韵略

禮部韻略以宋雕本為準元板去之遠矣凡字書皆然

跋酒經

酒經一冊乃絳雲樓未焚之書五車四部書為六丁下取獨留此經天殆縱余終老醉鄉故以此轉授遵王勿令遠求羅浮鐵橋下耶余已得修羅採花法釀仙家燭夜酒將以法傳之遵王此經又似餘杭老媼家油囊俗譜矣

跋沈石田手抄吟牕小會前卷

石田先生吟牕小會前卷皆古今人小詩警句心賞手抄者今為遵王所抄後卷向在絳雲樓為六丁取去久矣少陵云不薄今人

愛古人前輩讀書學詩眼明心細虛懷求益於此卷可以想見今之妄人中風狂走屏梅聖俞不知與比薄韓退之南山詩為不佳又云張承吉金山詩是學究對聯公然批判不復知世上復有兩眼雖其愚而可憫亦良可為世道惧也

## 跋營造法式

營造法式三十六卷余得之天水長公初得此書惟二十餘卷徧訪藏書家罕蓄者後於留院得殘本三册又于內閣借得刻本而閣中却闕六七數卷先後搜訪竭二十餘年之力始為完書圖樣界畫最為難事用五十千購長安良工始能曆手長公嘗為余言

購書之難如此長公歿此書歸於余趙靈均又為余訪求梁溪故家鏝不首尾完好始無遺恨感恨長公之不及見也靈均嘗手抄一本亦言界畫之難經年始竣事云

跋真誥

稽神樞第二淳于斟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註云吳無烏目山要及吳興並有天目山或即是也此本悉烏目山為虞山別名耳

真誥不見宋本近刻經俞羡長刊定者至改握真輔為摇真輔舛繆可笑此鈔從金陵焦氏本繕寫與道藏本及吾家舊刻本略同

比羨長刻蓋霄壞矣里中有二譚生長應明字公亮伉俠傲物拔
附海內鉅公名士好購書多鈔本客至鄭重出眎佔佔自喜次悳
徵字公度此本則公度所藏也公度紈袴兒郎尤為里中見賤簡
不知其于汗簡墨汁有少因緣如是余悲兩生身沒家乏有名字
翳然之感故錄而存之

跋高麗板柳文

高麗國刻唐柳先生集繭紙堅緻字畫瘦勁在中華亦為善本陪
臣南秀文跋尾稱其國主讀書好文慮詞翰之不古命陪臣有文
學者會萃韓柳三家註釋印布國中嘉惠儒士使之研經史以咀

其實追韓柳以摛其華跋之前後敬書正統戊午夏正統四年冬
十一月尊正朔大一統之意肅然著見于簡牘蓋李氏雖篡弑得
箕子之風教故在而明皇家文命誕敷施及蠻貊信非唐宋所可
比倫也嗚呼天傾地覆八表分崩高句麗久不作同文夢矣摩挲
此本潸然隕涕陪臣奉教編次者集賢殿副提學崔萬里直提學
金鑌博士李永瑞成均司藝趙須等而南秀文應教署銜則云朝
散大夫集賢殿應教藝文應教知制誥經筵檢討官兼春秋館記
註官并書之以存東國故事

書舊藏宋槧兩漢書後

趙吳興家藏宋槧兩漢書王弇州先生鬻一莊得之陸水邨太宰家後歸于新安富人余以千二百金從黄尚寶購之崇禎癸未損二百金售諸四明謝氏庚寅之冬吾家藏書盡為六丁下取此書却仍在人間然其流落不偶殊可念也今年遊武林坦公司馬携以見示諮訪真贋余從臾勸亟取之司馬家插架萬籤居然為壓庫物矣嗚呼甲申之亂古今書史圖籍一大刦也庚寅之火江左書史圖籍一小刦也今吳中一二藏書家零星捃拾不足當吾家一毛片羽見者誇詡比于酉陽羽陵書生餓眼見錢但不在紙裹中可為捧腹司馬得此十箧乃今 時書庫中寶玉大弓當令吳兒

之頭目眩舉舌吐而不能收不獨此書得其所歸亦差足為絳雲老人開顏吐氣也劫灰之後歸心空門爾特重見此書始知佛言昔年奇物經歷年歲忽然覆睹記憶宛然皆是藏識變現良非虛語而呂不韋顧以是弓人得為孔老之云豈為知道者乎司馬深知佛理并以斯言誌之

## 題懷素草書卷

余所見藏真真蹟凡數卷大都絹素刓敝字畫淺淡令人於滅沒無有之間想見驚沙折壁因風變化之妙耳此卷則箋紙簇新無直裂紋勻之狀字皆完好無一筆損缺應知此上人是阿羅漢現

身尚在人間放於此紙上揮洒墨汁作醉僧書遊戲神通

李忠毅公遺筆跋

江陰之東原里名長涇赤岸相去五六里牛宮豚柵比屋相望其中有二偉人焉一為宮諭謚文貞繆公當時一為御史謚忠毅李公次見次見則當時夫人弟之子也余與當時遊識次見書生時天啟乙丑逆奄鉤黨急刺促長安中篝燈夜坐當時絮語及應山余撫几歎曰應山捧一死糜爛為左班立長城微應山黨人駢首參夷他日有伸眉地乎次見擊節以為知言目光炯炯激射寒燈翳然為之吐芒相與長歎而罷明年二公同時被禍奄敗卒與應

山暗邮録蓋三十餘年矣次見于遜之鈎摹檻車遺書刻之於石
余觀之老淚霑紙如綆縻不絕余老而後死洊更桑海追憶往事
又在龍漢刧前不自知涕之無從也次見之敎子本忠孝敎廉讓
當飲章急徵事無湫攸孤憤之詞蓋其天資近道不事鍛礪而又
涵養于神廟中平化成之日為盛世之人材宜終和且平若此詩
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有周中衰婦人女子浸灌先王之教訓習
溫柔敦厚之風孔子曰豈水有邑百世之仁也不其然乎不其然
乎遜之九齡藐孤佩服遺訓蘄然無忝所生人謂次見有後矣聿
懷多福君于有穀詒孫子於李氏庶幾左驗矣而頤未驗于國家

次見偕當時朝於帝所周視下土其亦有隱恫也夫

題董玄宰書山谷題跋

右董文敏公玄宰書山谷題跋十則是其中年最合作之書公嘗過余山樓為人題趙松雪字卷竟閣筆謂余每一搦管秀媚之氣則出於腕間不能驅遣坐此不及古人耳今所書山谷書有云凡書要拙多于巧意亦相似然此書輕濃得中姿態橫陳唐人謂春花發艶夏柳低枝亦何嘗以秀媚為病而虎文愛此卷如頭目不忍豪奪遂歸之

跋紫柏大師手札

右紫柏大師手札十二通故祭酒馮公開之家藏其孫研祥裝褫
為一冊馮公萬歷中名宰官皈依法門大師以末法金湯倚重故
其手札丁寧付囑如家人父子而其猛利熱鍊毒手鉗鎚迥出于
軟煖交情之外公為人真實無技葉則以心真而才智疎終非金
湯料最之其御物疎通多可則以世故重而道念輕恐中心柱子
不甚牢固從之官位稍進則以官漸大疾亦大謂南宮冷靜可以
久祿為自食其言譬之公技癢好作時文則以秀鐵面訶李伯時
畫馬應入驢胎馬腹藥之公以吉凶悔吝商榷行止則以斷髮如
斷頭更有何頭可斷決之橫行直撞熱喝痛棒幫破面皮潦落情

綱皆所謂自鄶已下不能堪者師既不惜饒舌而公則奉為金口師資吸受如磁引鍼逈古所希有也大師去世已久讀其手札悉容悲誨儼然如生一腔心血傾倒為人角芒槎牙涌現于筆尖幅上雖欲不頫首下拜熱淚迸流而不可得也大師作書都不屬草緣手散去全集載與榮酒書才二紙甬東陸符搜訪為別集而未書也研祥以念佛之故念法念僧鄭重藏弆俾余得繙閱繕寫豈不幸哉研祥胚胎前光熏染深厚正法眼藏如力士寶珠在額上久當自現余願執簡以須之

題書金剛經後

此吳人杜大綬所書金剛經不全之本太倉王異公補成之以追薦其母夫人者也韓昌黎儒者抗書排佛其爲絳州馬刺史行狀則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然則書經薦祖固亦大儒闢佛者之所不禁歟般若智炬炳乎文字當異公書經特當有六種金剛涌現筆端不離卷帙已恍如見母夫人珠宮貝闕生天之應矣

## 題尹子求臨魏晉名人帖

子求謝點兵事還蜀不遠東吳萬里弔我于削杖中期以三年後攜家出蜀相依終老而不得遂辛罵賊盡節以死此帖則子羽官

蜀府書以相貽者也子求廉直好古所至焚香拂地晨起手自滌
硯楷書百餘字鈎摹魏晉書法搜剔抉摘細入絲髮今觀此帖老
蒼瘦勁光明雄駿之氣鬱盤行墨間良可寶也子求生平不吐一
俗語不作一俗事不侶一俗友處中朝士大夫中如異鳥介鷄頙
其晚節卓絕如是昔顏魯公叱盧杞罵希烈握拳透爪死不忘君
其在吳興與杼山晝師陸鴻漸張玄真之徒理經藏修韻海坐三
癸亭接雲倚石風流宏長映帶百世以是知古來忠臣志士捐軀
殉國卓犖驚世者皆天下真風流不俗人也吾又于子求見之矣

書張子石臨蘭亭卷

徐吾友程孟陽汲古多癖常寶藏蘭亭一紙坐臥必俱以為真定武本也等慈長老吾拂水亦好觀蘭亭孟陽端席拂几鄭重出眎等慈指放字一磔以為稍短孟陽怫然不悅曰此放字一磔稍短如蒼鷹指爪一縮有横擊萬里之勢若少展則無餘力矣老師老書家尚留此俗筆於眼底耶辯色俱厲面發赤不止余以他語間之而罷今年冬日紙窓孤坐忽見子石所臨蘭亭卷追憶四十年前山園蕭寂私括藏門二老幅巾憑几摩挲古帖面目咳唾宛如昔夢子石斯卷恨不見孟陽昂首聳肩撫卷而歎賞也為泫然久之

## 題李長蘅畫扇冊

長蘅晚年遊跡多在西湖鄒孟陽聞子將每設長案列縑素攤卷拭扇以需其至長蘅笑曰此設三覆以誘我矣揮毫潑墨忻然樂為之盡故兩家所得最富扇紙累百計不止余平生愛惜朋友檀園松圓楷墨藏弆僅以十數計絳雲之災香燼於火而鄒聞盡逝後篋衍狼籍僮奴竊取以供博奕不知其為主人之頭目腦髓可歎也

## 跋頭與台識大痴畫卷

大痴富春山圖已為焦尾琴燒竹笛矣浮嵐煖翠往在毘陵唐氏

得見之如拱璧今隨落銅山錢埒中明妃遠嫁吁韓欲省識春風一面安可復得此卷為與治家藏青齋韵士焚香矜賞天寒翠袖日暮修竹如此相守亦復何恨一峯老人在車箱谷前亦當披雲一笑慶茲卷之幸也

題鄭千里畫冊

丁南羽鄭千里皆與余善而篋中無一縑片素今王君藏千里小景百幅裝潢標識卷帖精好人之好事與不好事相去若此然君既善收藏又樂與人賞鑒晴窗棐几焚香展玩百幅中雲房煙海時時與余共之則余家畫笥故在金陵安知非金廚之奇而徒以藏

弃為有無也君寶愛此册屬余題其端余観古人書画不輕加題
識題識無煩如好肌膚多生疥癘非書畫之福也恒立憎客以寒
具手執畫好事家以為美談余之信手批抹者其點汙卷軸尤甚
寒具之油頗以為好者何也聊書此以發君一笑

## 唐人新集金剛般若經石刻跋

唐弘農楊顯取金剛經六譯排纂删綴命曰新集金剛般若波羅蜜
經成於太和元年經文五千一百六十七字今本僅四千四百五
十六字翰林諸學士鄭覃王源中許康佐宋申錫李讓夷柳公權
為之贊太和四年四月奉宣上進新刻碑本署特進行右威衛上

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楊承和狀進其略云披諸異義一貫羣宗為篦愚却妄之程豈止建不刊之法臣懃為小善遂刻私名伏奉恩華不敢追改据狀則楊願即承和之私名也其年八月敕並宗左右衛功德使令編入藏經目錄其石經在上都興唐寺安立初刻是八分書雜讀右衛倉曹叅軍唐玄度翻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刻石太和六年春畢功趙明誠金石錄標目王右軍六譯金剛今新安程穆倩所寶藏也有唐君臣于此碑刻崇重重莊嚴如此願之自敘謂金剛前後六譯具業皆自西來而五天音韵非一如小失佛心即大戕秘典今為合

諸家之譯擇其言寡而理長語近而意遠者其狀又曰鳩摩最上
羌冠後來然不捨著筆循疑珪璧恐絕編隱耀匣智鏡于闕文蠹
軸韜明鏁心燈於墜典蓋唐人宗慈恩之說選擇奏譯有由然矣
余觀宋有孫知縣及龍舒王日休皆以己意刊定金剛經文大慧
杲禪師及宋學士景濂後先彈駁有招因帶果毀謗聖教之呵不
謂唐人已先有此抑誠懸之贊曰揣摩一經前後六譯今之而七
畢竟斯獲詒明謂六譯不容有也而稍譏其詞耳穆倩少多病骨立
從其父遊天目遇異人于陰林席箭之間頤穆倩曰兒骨峭而方
終朝壽且昌又曰記取一人口千人六譯七譯三晋王三十餘年

穆倩貧病益甚或異人購得是刻于新安故家病不藥而愈數朕

如壯歲特連擧四丈夫子始悟異人識記云云所謂一人口千人

者即太和年號也此經冥祥感應聳動幽明以叢殘石本猶能于

千載之下現此靈異安知穆倩非有唐諸人宿世信持秉彼願輪

重累開顯者歟余竊謂是刻在今已為絕編壽軸而師心删略之

文又不可以行遠穆倩工二王書當鈎榻此碑書法依秦譯經文

摹而刻之不獨右軍之書得代法寶以柱灰刦而昔人删刊削聖

教之過愆亦隱然代為懺除斯或如來護念付囑之遺意也穆倩

當謹思吾言毋忽

題聞照法師藏畫冊

古之善畫者以山河城郭宮室人民為吾畫筍以風雲雪月烟雨晦明為吾粉本不知此世界中山河大地水陸空行一切唯識中之相分也畫家之心玲瓏穿漏布山水於行間吐雲物于筆底一切皆唯識中之見分從覺海澄圓妙明明妙中流現側出者也華嚴五地菩薩登地之後乃能妙解世間畫筆琴書種種伎藝至于塵裏轉輪豪端見刹而畫家之能事畢矣王右丞曰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杜工部一重一掩吾肺吾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孰謂文人為不知道乎聞照法師精通性相開演唯識吾愛無補畫冊

不忍去手其高足瓊師丹青特妙余恐世之觀者以二師皆有画癖非衲衣本色也故書示之

吳漁山臨宋元人縮本題跋

董巨以後山水一派流種東南元初趙文敏獨臻其妙黃子久吳仲圭倪元鎮王叔明諸家相繼而作明興百餘年而有沈啓南唐子畏文徵仲又將百年而有董華亭蓋江左開天之地斗牛王氣畜芒散翼煥爲圖繪非偶然者其風流文采久而滋長亦薰習之力然然便然也余聞子久居烏目傍小山飲酒所至輒畫自湖橋抵拂水放舟兩湖画橫卷長數十丈稿本未經裝裱民家束入竹筒置複

壁中訪求不可得華亭為撫掌歎息檥舟湖山間坐臥累日語予曰子久數十丈卷今飽我腹笥異時當為公倒囊出之華亭仙去三十餘年山牕水榭未嘗不追憶斯言也冬日屏居漁山吳子脈余手臨宋元畫卷烘染皵皴窮工盡意筆毫水墨皆負雲氣向之慨慕子久與華亭所手摹心追者一往攢聚尺幅如坐鏡中豈不快哉漁山古淡安雅如古圖畫中人物將子久一派近在虞山余深望之此卷真蹟皆烟客奉常藏弆又親傳華亭一燈密有指授故漁山妙契若此烟客張尾不欲示人以斲輪之妙故隱而不書余聊極之以伸信吾熏習之說

王石谷畫跋

王(黃)子久沒二百餘年沈文一派近在婁江石谷(子)受学於玄炤郡守又從奉常烟客遊盡發所藏宋元名蹟匠意描寫烟雲滿紙非畫史分寸渲染者可幾及也子久居烏目西小山下生湖橋看山飲酒飲罷輒投其餅于橋下舟子剌篙得之至今呼王(黃)大痴酒餅晚年遊華山憩車箱谷吹笛仙人所遺鐵笛白雲湧起足下擁之而去石谷安貧守素胎性輕安去凡俗腥穢遠甚已得子久少分畫品當亦弱〻昔人言子久畫山頭必似拂水叔明畫山(頭)必似黃鶴二公胸中有真山水以腹笥為粉本故落筆輒似石谷殆可以與

語此然吾鄉藝苑多人畫家則子久隸篆則繆仲素詞賦則桑民懌徐昌國今皆寥絕無繼而子久衣鉢殆將獨歸石谷此可為三歎也

、題程穆倩卷

讀穉恭先生贈穆倩敘傾倒于穆倩至矣穉恭之文三歎于漳海清江頗以其不能薦樽穆倩為借余於二君禮先一飯不以我髡而舍我清江自監畢還訪余山中余贈詩有梅花樹下解征衣之句漳海畢命日猶語所知虞山不死國史未死也嗟乎吾黨心期蘊藉良有託寄向令得操作權運帝車海內投竿舍築詎止一穆

倩今日者駕鶴高飛石馬流汗穆倩既於旅人棲棲釋恭亦有客信信詩有之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大命以傾豈不痛哉世之有心人讀釋恭斯文而有感于滄海清江用舍存亡之故爰止之悼百身之悲蓋將交作互發而釋恭之贈穆倩者為不徒矣然吾聞釋恭秦人也秦士之論皆布候于慶陽而釋恭此文抑揚起伏油然自得有歐楊子之風此則吾所為喜而不寐也

題燕市酒人篇

甲午春遇孝威於吳門孝威出燕中行卷皆七言今體詩余賞其骨氣深穩情深而文明他日當掉鞅詩苑今年復遇之吳門見燕

市酒人篇學益富氣益厚骨格益老蒼未及三年孝威之詩成矣或曰孝威詩于古人何如案頭有中州集余曰以是集擬之當在元裕之李長源之間或怫然而起曰今之論詩者非盛唐弗述也非李杜弗宗也擬孝威於元李何為是設〻者乎余曰不然詩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氣動焉如土膏之發如候蟲之鳴歡欣噍殺紆緩促數窮于時迫于境旁薄曲折而不知其使然者古今之真詩也吾讀裕之長源詩皇極永明之什牛車孝孫之篇朔風蕭然寒燈無燄如聞嘆噫如洒毛血斯亦騷雅之末流哀怨之極致也孝威以席帽書生負河山陵谷之感金甲御溝銅駝故里與

裕之長源共欷歔涕泣于五百年內盈於志溢於情若聲氣之入於銅角無往而不生也安得而不同子之云盛唐李杜者偶人之衣冠也斷菑之文繡也我之云裕之長源者旅人之越吟也怨女之商歌也安得以予之夢々而易我之談々者乎孝威自命其詩曰燕市酒人篇嗟夫白虹貫天蒼鷹擊殿壯士哀歌而變徵美人傳聲於漏月千古騷人詞客莫不毛豎髮立骨驚心死此天地間之真詩也予亦將以音律聲病句刌而字度乎知孝威命篇之指意今之以元季擬孝威也雖謚々庸何傷孝威悅是言也以告芝麓生々先生先生曰善哉能為裕之長源者望盛唐李杜猶北塗而適

燕也人言長安樂出門向西笑孝威自此遠矣

題蓮王秋懷詩

有客渡江唉點請名士詩謂將文選唐詩爛熟背誦撏撦摟略過題蒲衲不問神理云何聱笑云何蓋末流學問之誤如此余謂此非學問之誤乃胎性使然也仙家言胎性舍于營衛之中五藏之內雖獲良針固難愈也今詩人胎性既濁塞於榮衛五藏之有文選唐詩以為針藥適足長其蹈烟助其繁漫耳學問何過之有余若愛退之秋懷詩云清晚卷書坐南山見高稜高寒悽聱與南山相栖泊驚絕於文字之外能賞此二言味其立旨斯可與談胎性

之誂矣道王近作秋懷十三首余觀其旨志汲古味薄而抱明同同乎南山之遺志也故亟取焉而遵王避席請未已若退之夢吞丹篆傍一人撫掌而笑似是孟郊余老矣無以長子他日丹篆文成余為夢中傍笑之人不亦可乎

題爲龔孝升書近詩册子

注在白下余淡心来詩及余余告之曰老来作詩約有二種長言讕語率意於筆不徵典故不論聲病吳人嗤笑俚詩謂是靜軒先生有詩爲證余詩強半似之至若取次應酬率率屬和撑腸少字撚鬚之苗不免差排成聯尋撦作對子路乘肥馬尭舜騎病揩此十

字金針詩格秋為家寶但是扇頭屏上利市十倍不敢云含弟江南家兄塞北也金陵友士為之閧堂大笑頃孝老過吳門出素册屬寫近詩稿舟細雨聊為命筆輟簡觀之大約是二種詩中前一種耳腕脫失學老歸空門世間文字都如嚼蠟詩選之刻流傳咸陽聞高句麗使人頗相訪問而大冠如箕有戟手罵詈者若今見余舊詩拖沓潦倒向慕者或不免撫掌三嘆而嘻詈者庶可以開口一笑也孝老愛我將以老去詩篇津漫興鮮嘲則吾豈敢

偶書黎美周遂球詩集序後

西昌徐巨源敘番禺黎美周之詩以為太白以後一人而自恨其

不如余驚怖其言讀美周之詩心眩目眙惝恍自失者久之廣陵鄭超宗數諸名士賦黃牡丹詩糊名爲書屬余定[音]如唐人所謂擅場者余取美周詩壓卷一時呼黃牡丹狀元鏤朱提爲巨杯犒余言以識去今二十年頃都中得其子所寄蓮鬚閣集撰文懷人潸然出涕徐而視之卷帙如故向之爛然奪目者都不憶記何處豈陵谷貿易詩以特更耶抑朱碧錯互識以久徙耶不然則或者老向空門含離文字向者之耳目茫然易向而不主能自主也客曰不然向之評美周以巨源評美周也今之評美周以美周評美周也向也實而今也虛向也有待而今也無待也鳩摩羅什爲兒時

隨母至沙勒頂戴佛缽私念盋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失聲下之母問其故對曰我心有分別故缽有輕重耳徵重壽之盋喻則容言亦大有理未知巨源今日戴盋輕重視余又何如也恨越在二千里外無從與巨源劇談噴飯聊書此以寄之

書瞿有仲詩卷

余常謂論詩者不當趣論其詩之妍媸巧拙而先論其有詩無詩所謂有詩者惟其志意傴塞才力憤盈如風之怒於土囊如水之壅於息壤滂魄結轖不能自喻然後發作而為詩凡天地之內恢詭譎怪身世之間交互綷繡千容萬狀皆用以資為狀夫然後謂

之有詩夫然後可以叶其宮商辨其聲病而指陳其得失高下如其不然其中枵然無所以而極其撏撦採摭之力以自命為詩剪綵不可以為花也刻楮不可以為葉也其或矯厲矜氣寄托感憤不疾而呻不哀而悲皆象物也皆餘氣也則終謂之無詩而已矣

契家瞿生有仲傫然書生而有囊橐一世牢籠終古之志其為詩長篇如訴短詠若泣俄而靁嘆頹息掐膺擗摽俄而牢剌拂戾掤譟踴躍使讀者憯然累欷惝怳自失徐而即之則似攫龍蛇搏兕虎欲與之鬬而不能也余觀今之稱詩者多矣求諸聲律排比之外而論其有詩無詩則不能不推有仲有仲通懷敏志以余禮先

一飯倭而問道焉老而失學無以相長則進而語之曰子之詩富有日新不可以歲月判斷然吾觀確菴子之所評定者則子之質的也昔者玉川子作月蝕詩韓子心服焉而隱栝其文曰效玉川子作韓子之效之也所謂約之以禮也子之才華放雄暴亢可以進步玉川而確菴子則有志乎韓子之學者評子之詩引繩切墨蓋亦有約禮之思焉子于是乎求之有餘師矣陶冶性情杼軸理道詞約義豐詩之正令也若夫連章累牘悅目偶俗以梼輿為同聲以嘈囋為多務攬採煩則意象雜伸寫易則蘊蓄淺陸士衡所謂寡情鮮愛浮漂不歸者此才多之通病而長勝之兵所以善敗也古人

所以善居其身者則必有道矣以吾言商諸確菴子以為何如也

書梅花百詠後

今之論詩者以纖尖徑仄捫枯守寂為宗若詠梅花詩尤爭為荒寒瘦餓如烟似夢之句譬如蟪蛄之聲發於蚯蚓之竅難復棲神寒骨亦何足聽又況陳根宿莽滋蔓困仍腐爛滿紙正所謂陳言務去者乎新安程穆倩示余梅花百詠濼水高二亮先生和中峰本公韻而作者宏於演迤地負海涵芳華妙麗無所不有其象物也博其取境也全其稱名指事也肆而隱曲而不晦隋何之珠往寸照乘而崑山之人則用以抵鵲留有日新誠哉是言也夫今之

咏梅所謂荒寒瘦餓者亦取其形似而已矣空山野水梅之玄圃
也亦知夫珠宮玉照之非凡乎球籬短彴梅之逸致也亦知夫上
林兎苑之非俗乎前村一枝梅之遠神也亦知夫羅浮萬樹之非
繁非雜乎古來咏梅之詩托始於水部少陵譬之光音天人未食地
肥於人間就猶氣味猶相越也林君復為清真雅正主以暗香疎
影之句標舉梅之眉目高季迪為廣大教化主以雪滿月明之句
洗發梅之精神二公自衆香國中來為此花持世各三百年修標
梅之祀者孤山青邱壇墠不改順祀配食則南村在斯以余言證之
可也余老矣歸心空門世間文字都如嚼蠟讀二老百詠此心庶[illegible]

食指欲動二亮方事兵門而余方鑿坏踰垣屏息跡貴遊不獲一見耶
書長語于卷末因務情以寓焉墓田丙舍老梅數十株日夕抱百詠
詩嘗其下凌風却月縞袂扣門酒闌夢斷恍忽在卷帙間謂余不
識二亮固不可也

題徐季白詩卷後

余少不能詩老而不復論詩喪亂之後蒐來遺忘都為一集有間
評論舉所聞于先生長者之緒言略為標目以就正于君子不自意
頗得當于法眼雜然歎賞稱為藝苑之金鉀而一二詞厲者又將
吹毛刻膚以為大謬老歸空門深知一切皆幻付之盧和而已偈

遊雲間徐子季白持行卷來謁再拜而乞言猶以余為足與言者也余窮心愧之余之評詩與當世牴牾者莫甚於二李及弇州二李且置勿論弇州則吾先世之契家也余髮覆額時讀前後四部稿皆能成誦猶記其行墨今所謂晚年定論者皆舉揚其集中追悔少作與其欲改正卮言勿悞後人之語以戒當世之耳論目食刻舟膠柱者初非敢鑿空杜撰欺誣先哲也雲間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愛其才情是其聲律惟其淵源流別各有從來余亦嘗面規之而二子亦不以為耳頃來詩之役未及甲申以後豈有意刊落料揀哉嗟夫天地之降才與吾人之靈心妙智生生不窮新新相

續有三百篇則必有楚騷有漢魏建安則必有六朝有景隆開元
則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嚴羽卿劉辰翁高廷禮之瞽說
限隔時代支離格律如癡蠅穴牕不見世界斯則良可憐愍者如
雲間之詩曰國初海叟諸公以迄陳李可謂極盛矣後來才俊比
肩接踵莫不異曲同工光前絕後李白則其超乘絕出者也生才
不盡來者難誣必欲以一人一家之見評泊古今牛羊之眼但別
方隅豈不可為一笑哉余絕口論詩久矣以李白虛心請益偶有
棖觸聊發其狂言亦欲因李白以鑄於雲間之後賢也

題李屺瞻谷口山房詩序

故御史大夫謚愍肅涇陽漸菴李公萬歷之偉人也余兒童時已知頌公如蘇子之於韓范富歐長而奉教于先達知公為趙浚谷先生之揖微言大義扣擊于浚谷者為多余評定明朝奏文以浚谷為冠首行求李公之文唯流傳奏疏每為嘅歎今年遊白門得見李公之曾孫屺瞻弓治箕裘羽儀是在不獨中祭郎虎賁之思而已屺瞻以詩草示余屬為是正屺瞻之詩如陳正字行卷一日而傾維下何誒余言余觀秦人詩自李空同以逮文太青莫不伉厲用壯有車鄰駟鐵之遺聲屺瞻獨不然行安節和一唱三嘆殆有蒹葭白露美人一方之旨意未可謂之秦聲也詩曰自我有先

正其言明且清風明之世大人君子詒謀善物皆有温柔敦厚豈
弟易直之流風觀于虵螗之詩余之頌慕漸卷為不徒也已

題桃溪詩稿

近来畫家不復知屋木人物里中漁山吳子摹劉松年四皓圖輙
以贈余蓋其行約皴染踰兩月而後就余觀郭恕先画屋木樓觀
多與王士元對手往〻假士元寫人物于其中漁山有志于古命
意造景以二李恕先輩為師此所以夐絕於今人也漁山不獨善
畫其於詩尤工思清格老命筆造微蓋亦以其畫為之非欲以塗朱
抹粉爭妍于時世者昔之論畫者謂畫之為竹木猶書之有篆籀

二者之法相近故恕先併為第一而荊浩然答僧画水山局書五言四十字平生画山水訣盡在其中士固未有不汲古不攻文而可謂之善画者也漁山以二李恕先為師執古人之六要六長以研味於風雅其進而抉轂古人也孰得而御之吾老矣庶猶得見公望啓南於斯世也

題杜蒼略自評詩文

不見蒼略于今五年遇阨而氣益昌家貧而學益富才老心易趾高視下里其所著撰宏肆恣凡富有日新一至於此也蒼略不以余為老髦過而問道於瞽請為疏瀹其脈理而抉擿其指要則余固不能

也豈惟余哉雖古之人亦有所不能夫詩文之道萌折于靈心蟄啓
於世運而茁長于學問三者相値如燈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燄發焉
今將欲剔其炷撥其油吹其火而推尋其何者爲光豈理也哉方
其標擧興會經營將迎新吾故吾剝換于行間心神識神溥理于
句裏如蛻斯易如蛾斯術心了矣而口或茫然手了矣而心猶介
爾於此之時而欲鏤塵畫影尋行而數墨非愚則誣也柳子之讀
毛穎傳也曰譬如追龍蛇搏虎豹欲與之角而力有不暇吞略之
詩文起蟄之龍蛇也當道之虎豹也頃欲爲之詆訶利病掊摭失
得蹈龍蛇之頭而履虎豹之尾此則柳子之所不暇而余能暇之

予少陵之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蒼略之于詩文既已自為評定則所謂千古寸心者蒼略蓋自知之矣若其靈心濬發神者告之忽然而搖渙然而興蒼略固不能自知也而余頗能知之也耶

題嚴武伯詩卷

武伯遊吳江過周安石齋中大書一絶句于壁余愛其詞氣樸直有宋名人之風去年冬以詩句投余凡数百幅披筆落實明玕青瑶落落于行墨之間信武伯之昌於詩而殖于學也昔者淵明為責子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此一蓋達人智士任運玩世擺落嘲弄之辭耳而杜子美訶之曰陶潛

一老翁聞道若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子美之訶淵明則
達矣其于宗文宗武則曰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持又曰汝啼吾
手戲吾咲 汝身長其懷抱之縈挂與否視淵明何如也當武伯技
詩曰余方有哭孫之慼老淚漬眼為之破涕一笑客或從旁惎之
嗟夫人當損霜殺草蘭摧蕙折靡不悽然感歎俄而之於五芝之
田八桂之林芳菲極目未有不徬徨忻賞者也如客之云洪覺範
所謂痴人前不可說夢豈不可為一咲乎武伯子張之才子也子張
有幽憂之疾二童子扶掖就醫余語武伯子勿憂子於晨昏少間
舉其所著歌詩高吟雒誦如彈絲竹如考琴瑟子之尊人怒几而

聽之殆將氣沒語滿大宅瞿然體輕而病良已也書之以貽武伯且以示世之人知淵明少陵之古方可以起沈憂代藥物也則自余之療子張始

再與嚴子論詩語

武伯新詩益富氣騎陣馬凌獵可畏而其自敘則謂掉鞅于詩富有弋獲皆自余言發之嚴子以余為識道之老馬則已誤矣今復摳衣再拜抉篋面請余非洪鐘也而撞擊之不休不已窘乎頃者脚病伏枕偶繙郭景純遊仙詩其二章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吟諷數四懽

然心開如登日次如出雲外累蘇積塊窅然若喪其所有甚矣古人之詩之不易讀也余年八十僅而能讀而猶未能闚其所以海底之珊瑚沒人能取之玉河之玉天西之人能採之黃帝之玄珠雖離朱猶不能索而得也不此中於截斷急流斬關奪命攝古人之精魂而搜討其虛穴雖其雕章斲句綺繡滿眼終為土龍芻狗而已矣今之論詩者亦知評量格律講求聲病指摘焉以為能事由古人觀之所謂口耳之間來寸耳人以兩輪卷葉為耳亦知有大人之耳張兩耳以為市人以時集會其上乎人以一尺口齒為面亦知有無首之民乳為目臍為口操干戚而舞乎今之論詩

循聲響尺尺而寸寸者兩輪之耳一尺之面也古人之詩海涵地
負條風凱風出納于寸管之中大人之耳市刺天之臍口也今人
窮老於詩歔綠泣珠沾沾焉以為有得而自喜知盡能索終不出兩
輪尺面之間不已遂乎得生於喜喜生于愛是為愛魔亦為詩魔
此魔入人肺腑能招引種種庸妄詩魔以為伴侶魔日強而詩日
下唐人之投効術也凡刺人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此言雖誕
可以為學道學詩之善喻陸士衡曰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
捐亦此志也吾子之學詩勤矣入海而求寶珠有共肯顧長年舞篙
櫓浒遊於尋常澮瀆之間乎聞吾之言撫心定氣卹然而若失人

之望吾子也自此遠矣語曰知者不言〻者不知惟其不知是以放言而不慚也老學荒落茫無埓崖偶有棖觸嬋嫚不休聊書之以塞子之請并以諗後之下問者

題馮子永日草

馮子無咎吾故人定遠之子也余與定遠爲父行親見定遠羈角畏頭以迨班白而今復見其子之能詩甚矣韓子之有感于三世也讀已欣然有喜而正告之曰今稱詩之病有三曰好奇曰好艷離岐以爲奇非奇也丹華以爲艷非艷也十九首五言之祖也亦奇亦艷驚心動魄自是以降左之咏史阮之咏懷陶之讀咏山海奇

莫奇於此矣郭宏農之游仙謝康樂之游覽江記室之擬古艷莫
艷于此矣而人不知也搜盧仝劉义以為奇獵玉堂香奩以為艷
問其所以為奇為艷者而懵如也嗜奇之病頃少為士友發之又
嘗謂李義山之詩其心肝腑臟竅穴筋脉一〻皆綺組縟繡排纂
而成泣而成珠吐而成璧此義山之艷也古之美人肌肉皆香三
十三天以及香國毛孔皆香劉季和有香癖熏身適體張坦亨之
曰俗今之學義山者其不為季和之薰身者尠矣而況不能如季和
者乎馮子之為詩不然選詞按部行安節和溫〻抑〻有君子之
志焉於斯世好奇好艷之病超然未有所染也孔子適齊郭門外

見童子挈壺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語弟子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作矣定遠古余里閑少年皆其子稱詩者凡十餘輩皆有文理今觀馮子之詩所謂視精心正行端者、有其兆矣余之所為欣然而喜者矣

跋皇華集

本朝侍從之臣奉使高麗例有皇華集此則嘉靖十八年錫山華修撰出使東國而作也東國文幹乎衍詞林諸公不惜貶調就之以寓柔遠之意故絶少瑰麗之詞若陪臣篇什每二字含七字意如國內無弋坐一人者乃彼國所謂東坡體耳諸公勿與酬和可也

嗜奇說書陸秋玉水墨廬詩卷

孫子子長吾黨之知言者也好陸子秋玉詩袖以示余曰此今之嗜奇人也夫子幸有以張之留之彌月取次吟賞標新領異良如孫子所云余胸中無奇以孫子言直嘆其奇而已矣東海中有水母以蝦為目而余以孫子為目甚矣余之可笑也孫子趣欲余張其詩請為孫子終嗜奇之說今夫芻豢粱肉天下同嗜也有人焉厭膏粱而甘藜莧或嗜梨栗或嗜棗芰則奇又有人焉厭五穀鍊服食餐雲母而啄甘露則益奇雖然未嘗奇也彭祖之斟雉羨麻姑之擗麟脯皆其日用飲食也仙家有梨棗之藥諸天有飲食之樹自

然任運非幻化而得也物亦有之麝之食柏也虫之食木也蠹之食字也人以為奇而彼固以為芻豢粱肉屬厭而後已也若夫桑由食火蜣蜋食糞蝍蛆食蛇腦竊脂賊苗之類皆將笑而嘁之則亦何奇之有哉昔者昌黎之門文莫奇于樊宗師詩莫奇于盧仝樊之文昌黎以為文從字順者也盧之詩曰海月護羈魂到曉點孤光夜半睡獨覺爽氣盈心堂吾以為非昌黎不能道也孫子既以嗜奇知陸子括羽鏃礪請以昌黎之門為準若夫馬蘭請客蓋王川子之俳語而長頸高結鬬險于菌蠢彭亨之辭亦非余之所謂奇也書之以復于孫子且以為陸子詩序

讀宋玉叔文集題辭

豫章王于一文士之不苟譽人者也來告我曰玉叔不獨詩擅場也其文章卓然名家惟夫子有以表之俾後學有識志焉余聞之喟然嘆息余之從事于斯文少自省改者有四弱冠時熟爛空同弇州諸集至能暗數行墨先君子命曰此毘陵唐應德所云三歲孩作老人形耳長而讀歸熙甫之文謂有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而練川二三長者流傳熙甫之緒言先君子之言益信一也少奉弇州藝苑卮言如金科玉律及覩其晚年論定悔其多誤後人思隨事改正而其贊熙甫則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

自湯盖弇州之邑海俗學深矣二也午未間客從臨川来湯若士寄聲相勉曰本朝文自空同已降皆文之輿臺也古文自有真且從宋金華著眼自是而指歸大定三也昆陵初學史漢爲文遇晋江王道思痛言文章利病始幡然改斅閩人洪朝選撰晋江行狀區別其源流甚晰而弘正之後好奇者爭歸于羅景明吳人蔡羽與王濟之書極論其側出非古由是而益知古學之流傳確有自來四也余之于此道不敢自認爲良醫而審方診病可謂之三折肱矣要而言之昔學之病病於狂今學之病病于瞀馘吉之戒不讀唐後書也仲然之謂文法亡于韓愈也于鱗之謂唐無五言古詩也滅

裂經術偭背古學而橫騖其才力以為前無古人如此病狂之人強陽僨驕心易而狂走耳今之人傳染其病而不知病症之所從來如群瞽之拍肩而行于塗街衢溝瀆惟人指引不然則捫籥以為日也孰其以為象也并與其狂病而無之則謂之瞽人而已矣玉叔之文骨力秀拔意象深遠標草命意邈然以古人為師蓋其道心文府本之天授俗學之熏染無自而滓其筆端也吾是以讀之而喜雖然群瞽冥行無目諍曰惡玉叔出而空其群也必將群譟吾言吾是以滋愳其說在吾之覃論也亦蘄乎玉叔之自信而已矣樊宗師之為文艱澀不可句讀而韓子銘之曰惟古于文必

乙出降而不能乃剿賊尹師魯縱橫論難極談兵事利害而歐陽子稱其文簡而有幹歸熙甫嘗語其門人韓子言惟陳言之務去何以謂之陳言門人雜然以對熙甫曰皆非也惟不切者為陳言耳玉叔以古人為師究極文章之幹要雖世所稱高文鉅筆猶將持擇挑汰以為剿賊為陳言況夫目論耳食嚼飯餧人者奚足置齒頰間乎玉叔攜其文過余摳衣避席引古人後世誰定吾文之語誘之使言余故敢自認為識道之老馬略舉生平所知者以告之亦于一所更端請益而未能更僕者也玉叔年力壯盛通懷虛己冒有日新殆不知其所至幸深以吾言自信余雖耄老尚能馮

軾以俟之

書趙太史魯游稿後

崇禎戊寅九月余蒙恩前被南歸恭謁闕里謁先聖林廟賦詩一百韻敘次其梗概越二十有一年己亥錫山趙月潭太史渡淮泗抵東兗壽謁林廟禮成而言歸作記一篇賦詩數十章自謂如太史公適魯登聖人之堂見俎豆禮器喟然而歎心嚮往之低徊留之不能去涉末流惡世亂居今懷古慨然慕西京元封之盛事今太史猶古太史也余讀而心重之當余謁闕里時天步未夷四郊多壘篋中攜茶陵李文正公東祀錄想見弘正間熙世元臣銜命

祗事肅雖至止之矣其俛仰江河唏嘘慨慕所著詩蓋三致意焉
今讀太史魯遊錄天地改易衣冠參錯墓門之荊棘未闢城上之
絃誦猶在以石渠載筆之遺臣偕一二凋餘夏肆拱立端拜於榛蕪
灌莽之餘視余晨謁時已邈然如上古七十二君封云禪亭之時世
循覽徹蔔祠句欵泣不知清淚之漬紋也太史肅拜壇墠瞻仰圖
像追思先皇帝視學釋奠周行兩廡親論諭儒臣當尊崇有宋周
邵程朱張六子表章正學聖謨洋洋謦欬在耳而孔氏後人不能
復問諸掌故為之霑襟掩袂之而訪問闕里諸誌錄殘缺失次以
謂當及特脩葺彰明先聖典錄以立萬萬千萬世瞻儀之楷則此則

余之所夙昔寤[1]歎愛寐不忘者也君嘗謂今世憲章二祖三教尚立釋氏琅函珠林悉有三藏道流者漢天師世家譜牒歷然可覩獨吾先聖一門紀載闕如昔人撰録若祖庭廣記宗家雜記孔子世家譜諸書今之儒者有曽考覧者乎闕里譜系宋元豊中孔子四十六代孫知洪州軍宗翰所編也孔子續録元延祐中五十一代孫元祚所編也孔聖圖譜三卷一圖譜二年譜三編年元大德中五十三代孫津所刻也此皆孔氏遺書藏弆奎閣者今之後人有能舉其名籍者乎明朝金華宋文憲公著孔子生卒考一篇辨正彼此疑互吾夫子降精夢奠端門受書之時日儒者已付之威音往刦

不能委知而況其他弁從祀之典　昉于漢文翁石室圖像唐虔州
刺史李繁新作孔子廟命工改為顏回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
二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毛韓董高堂楊雄鄭玄
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韓文公詳記其事歷代崇重祀典黜陟進退
凜於秋霜而余猶不能無議者有元之許衡以仕元議輟宜也若
江漢之趙復資中之黃澤臨川之吳澄有功聖門無玷仕籍者不
當補祀乎朱子之學一傳為何基王柏再傳為金履祥許謙又傳
為明朝宋文憲濂王忠文禕文憲又傳為方正學孝儒文憲文忠
以文學佐高皇帝黼黻開天鴻業開三百年斯文之脉此可以無

祀乎方正學為永子之世道宗子九死殉國開三百年節義之脉此可以無祀乎以儒林言之新安之趙汸汪克寬一則承資中之絕學一則闡紫陽之遺文其有功聖門一也以道學言之三原王端毅恕其學力豈下于薛文清石渠意見發揮經學河汾讀書録之季孟也是三君子者其可以無祀乎太史悕聖攷文逖稽遐覽志則疑矣日猶在天文未墜地明君聖王必將有祀太宰坐講堂一如炎漢之高光者孰此以往後死者之得與于斯文也其在斯乎其在歟乎杜牧有言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余深望于太史故謹書其後以俟焉

書廣宋遺民録後

元人吴立夫讀龔聖予撰文履善陸君實二傳輯祥興以後忠臣志士遺事作桑海餘録有序而無其書明朝程學士克勤取立夫之意撰宋遺民録謝皐羽已下凡十有一人余惜其僅止于斯欲增而廣之為續桑海餘録亦有序而無書淮海李小有更陸沉之禍自以先世相輯輯廣遺民録以見志取清江谷音桐江月泉吟社以益克勤所未備其所採于逸民史其間録者殊多謬誤以王原吉為宋人張孟謙與謝唐同特令人掩口失笑近世著書多目學耳食之流駁雜出是其通痛惜乎小有輙簡時不獲與余面

訂其闕失也小有殘以其稿屬王于一于一轉以屬毛子晉而二子亦奄逝矣余問之子晉諸郎止得目錄一帙後有君子能補亡刊正釐為全書則小有猶不死也與序者李叔則氏謂宋之存亡為中國之存亡深得文中子元經陳亡具五國之義余為之泣下霅渫其文感慨田抑則立夫桑海錄序及黃晉卿陸君實傳後序可以方駕千古非恃人所能辦也小有字長科故相國李文定公之孫叔則名楷泰之朝邑人逝者如斯長夜未旦尚論遺民者殆又將以二君為眉目嗚呼尚忍言哉

自跋留溪論後

余年十五作留侯論或謂其神奇靈怪文詞俶儻頗為長老所稱許今乃知其不然子房嘗呂政并吞宗國淪喪藉五世之業敵九世之讐破家致命閭閭皇皇如魚銜鉤如雉帶箭博浪之椎一發不中將百發而未已豈自料必有濟哉求士而遇蒼海君潛匿而遇圯上老人窮途亡命萍梗相值固非有意釣奇也既道降秦坑下壓項風雲並感雪恥除兇自請封留平生之願足矣龍準遲暮雉姁晨鳴金玦苑枯炙作杌隍報韓之心已了報劉之緒未愁於是扣囊底之智鈎致四老人以肇安劉之績兩家宿債一往酬還都無餘剩自是乃可以長謝世間伴黃石而尋赤松矣由是觀之

子房蓋楚漢間一了債人也匡山之忠臣得請於帝報在百年以後是固然矣借力於百年又將結債於未世以債還債寧有了時豈若子房天助神祐功成身退五世之讎報於一身多生之債酬於現世嗚呼如子房者真千古之幸人也

## 藏逸經書標目後記

密藏開法師搜訪教乘手錄標目一冊留平湖陸季高家余得之吳江周安石氏此冊為藏師甲乙掌薄草次標識然實有益於禪講兩家吾嘗謂圭峰大師講清涼疏鈔于東都泰恭小師至于斷臂慶法今之講疏鈔者尋行點句動云一標二釋三結未知古人講演

果如是否師謂經疏鈔不應並講又謂單講會玄為大愚以此正告
講席斯可謂天鼓發聲矣其抗辯宗門有云救少林絹帕之謠則拔
根評唱懲白蓮部冊之禍則斬蔓蘭風斯二者其病症粗其攻伐
顯若以正法眼藏剔邪別偽由笐絶法舟而抉摘笑岩在法門則
金剛之眼也在儒門則春秋之筆也盖昔者紫栢海印二大師謂五
燈之傳不正則慧命不續而卿絃則遂絶於是石簣書謂入室弟
子接鷲王之油而擇牧女之乳點胸刻骨非師而誰奉二師之正印
全提真吼勘辨諸方推倒回頭趯翻不記者非師而誰法運陵
遲魔外恣橫法門中師子蟲不在絹帕不在部冊而熾然於登堂

付法僭王竊號之徒金剛王寶劍沈薶斷落如電光一綫倏奄
塗其誹信而從之豈惟不信殆必有血牙爪口鋒起而妨難者矣
師之誓願不惜頭目腦髓回向法界衆生假令阿僧祇劫恒河沙數
無量無邊衆生各化無量無邊口舌咀嚼于師各出無量無邊筆
墨描畫于師各諢無量無邊智辯推剝于師以一言半句為弄引與
無量無邊衆生作緣于其要心熱血處有少分相應也然則師于
佛法中古人所謂程嬰公孫杵臼田光貫高之用心固無愧于斯
人之從而余為奮筆舉散留眼目于末後亦何憚矣哉師以萬歷己
丑駐錫靈山東塔余方童稚從祖祖父存虛府君携往禮足標目中

所謂錢文學順化也距今七十年矣師得龍樹尊者不死之法長髯褐衣特〻游行人間偶睹此冊必将曰此吾向日摩頂撫慧八歲小兒也今老大禪弄筆舌如此能無粲然而領笑乎

## 題無可道人借廬語

金華宋學士至正末堅辭辟命入仙華山為道士餡青田賦詩以招之濠泗真人從非非想天出定雲龍風虎應期而起擅三寸管闡敭佛法龍華法界變現于龍沙荒漢之餘學士故永明智覺後身乘大願輪現身說法時節因緣不可思議如此無可道人後三百年踵金華之後塵其人與其官皆如之遭遇喪亂薙髮入廬山披

壞色衣作涂鏟男又何其相類也金華題廬山十八賢圖以為君子在山林則天下亂至於投畫流涕道人借廬之詩茫〻焉落〻焉不復知有清曠世界塵故壞成之事翎律松漠規帝居扃如風起青蘋之末過然過吾耳也白香山居廬山草堂煉丹藥成除書至而丹鼎敗龍河之帶詩亦仙華敗鼎之日也恐道人未免捉鼻耳

書遠公明報應論後

遠公明報應論載在弘明集但書為遠公之作考出三藏記目錄云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論中問曰背皆玄之文也玄之問難報應可謂精矣初明四大結結為神宅滅之無害於神影掠拂經

四大分散之言次明因情致報衆感生應自然之迹順何所寄託

取老子道法自然之義故遠公評之曰此二條是來問之關鍵立

言之精要晉宋以後何承天范縝之徒諍論神滅要皆述祖桓玄

但得其少分寬義耳遠公之答代爾得殊名病得次自宗少文以

後極論形神者一一皆遠公註脚於此論即神不滅之宗本也盡

循韁于四轅遠公謂之曰君躋涉風素而志存不執靈寶之函憲

固已懸鏡久矣感應之論條分禍福所以剪其奸萌折其獄械豈

但是求理中之談哉立倚恃邪見不信罪福竊位庸愚無復顧忌

不知義旗電發推步厭勝閒人怨神愆之言討心自悔尚能執其

科幽司都無影响否克渠即繆懸首大桁此時地水大風結為神
宅亦無受傷之地否循覽遠公之論而拟尋其扣擊之所以然後
知發無因果乃亂臣賊子積劫之芽種剜心刻骨以恒立為殷鑒
尋影响之報以繹往復之迹無父無君之流毒庶可以少殺矣乎
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吾以樓煩之菩論比東魯之春秋
非虛語也後世儒者訴逆臣于晉季失席痛恨莫恒立若也及其
標榜璧義排斥三報抹搬三界胥歸於命於于神滅其不以立為
太宗者幾希嗚呼其亦弗思之甚也哉

書大悲心陀羅尼經秘本後

右經為宋人寫本題云大唐三藏不空譯較今藏函伽梵達摩譯
本惟經前偈稽首觀音大悲主乃至祈願從心悉圓滿十六句與
達摩本十四句至異從南無大悲觀世音乃至說神妙章句陀羅
尼後無量衆生發菩提心則究是一本也呪中每一句下有白頂
小畫像及住諸佛菩薩諸天神鬼名于其下此則達摩本所無亦今
世間人所未曉者余欲以隱通之昔者金剛薩埵親于毘盧遮那
佛前受瑜伽咨部最上乘義後五百歲傳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
歲傳于龍智龍智傳金剛智金剛智傳大廣智不空自毘盧遮那
如來至我不空才六葉耳不空年十五師事金剛智受金剛界大

曼荼羅法又詣龍智揚搉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傳經論至五百餘部當玄肅之朝建灌頂道場則文殊現身誦仁王密語則天兵助陣非其五部教門別有密印觀法行果得持總中密中之密何以有此唐世梵僧寫進陀羅尼梵本必于細妙氎上圖畫形質及結壇手印上每令宮女繡成或匠人畫出其尤秘密者藏諸冊府不許流布唐末喪亂經畫銷毀亦有流入日本者此本必是不空所翻五百餘部之一其畫像則梵僧細氎畫形之遺製喪亂之後或自冊府流落人間也或疑此本畫像有馬鳴龍樹二菩薩本身佛與觀音大士說經呪特何以有此余應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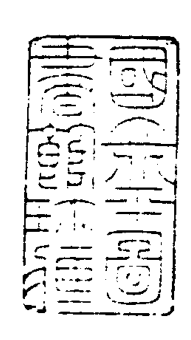
佛法此經在補陀落迦山觀世音菩薩宮殿中子亦將疑曰佛說經處所不在竺國則在天宮何以降跡于南方之補陀耶楞伽中佛告大慧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持于我法者南天竺國中大名德比丘厥號為龍樹則又將疑曰龍樹生于象法之末何以佛於楞伽會上先為記莂耶瑜伽密教一祖為毘盧遮那如來二祖即龍猛菩薩聖位之功難思難義豈止分身百億現影三千而可以特分數量比擬測度也哉毛子子晉獲此本于蒼雪法師余見而歎曰靈文秘典僅存於後五百歲東夏之人有如一行慧朗者傳教金輪用以顯神功而求執迹其必有取于此乎子晉其善護持

之余敬書其後以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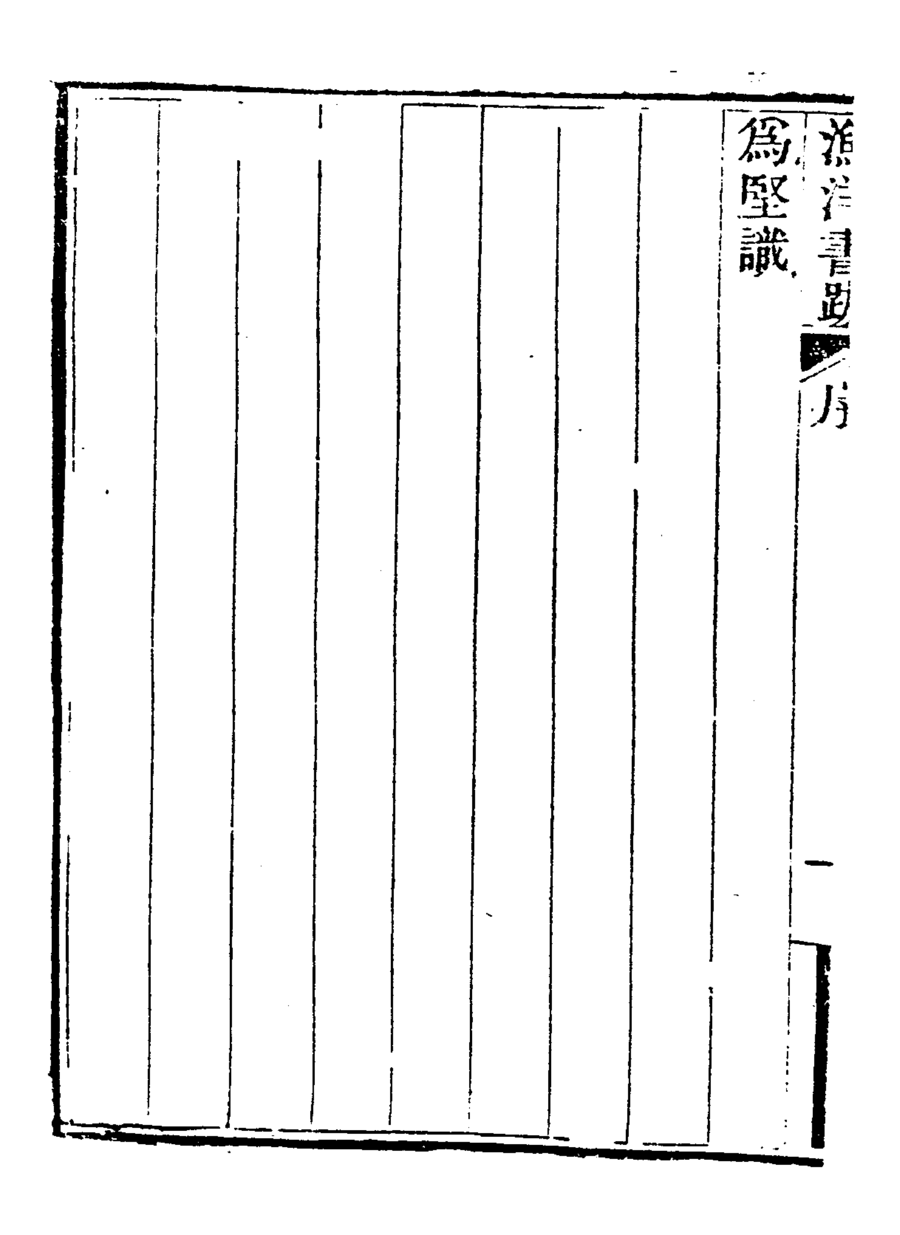
題十八祖道始頌

蕅益法師旭公請鄭千里繪西方此土諸祖凡十八人作序頌以志皈依也公殁弟子聖可藏弆供奉請余題其後旭公於諸祖數止十八每宗各師一人非有軒輊本朝則奉雲棲紫柏憨山三老繼諸祖後嗟夫師子戢響野干雷鳴臨濟一宗儲胥林立而位置三老於門屏之外旭公於此中鄭重頂禮揀別僭偽風雪當門孤危搘拄斯所謂田光貴高之用心歟余頃者刋定憨大師全集撰書溪內身記及紫柏家藏遺集序不惜以短兵匹馬橫身四戟之

地惜乎旭公久逝不得見其危身昧生展紙疾讀拊几而流涕也



山人自言嗜書之癖老而不衰爾士夫家有祕本輕
借鈔其副市肆逢善本不惜典衣而購苟訪求未遂
夢寐形之其好而能聚聚而能讀者歟每獲一編披
攬之下人文品題揄揚指摘以及槧板傳寫藏弆姓
名題於其前或跋於後散見說部中者盡錄入載籍
分上下卷近檢帶經全集漁洋蠶尾又有跋文五卷
除字畫題跋幷書後外略加類敘爲書籍跋尾二卷
合之載籍上下可補焦氏經籍志之遺至其文之短
篇尺幅味外酸鹹彷彿坡公小品有目共賞奚用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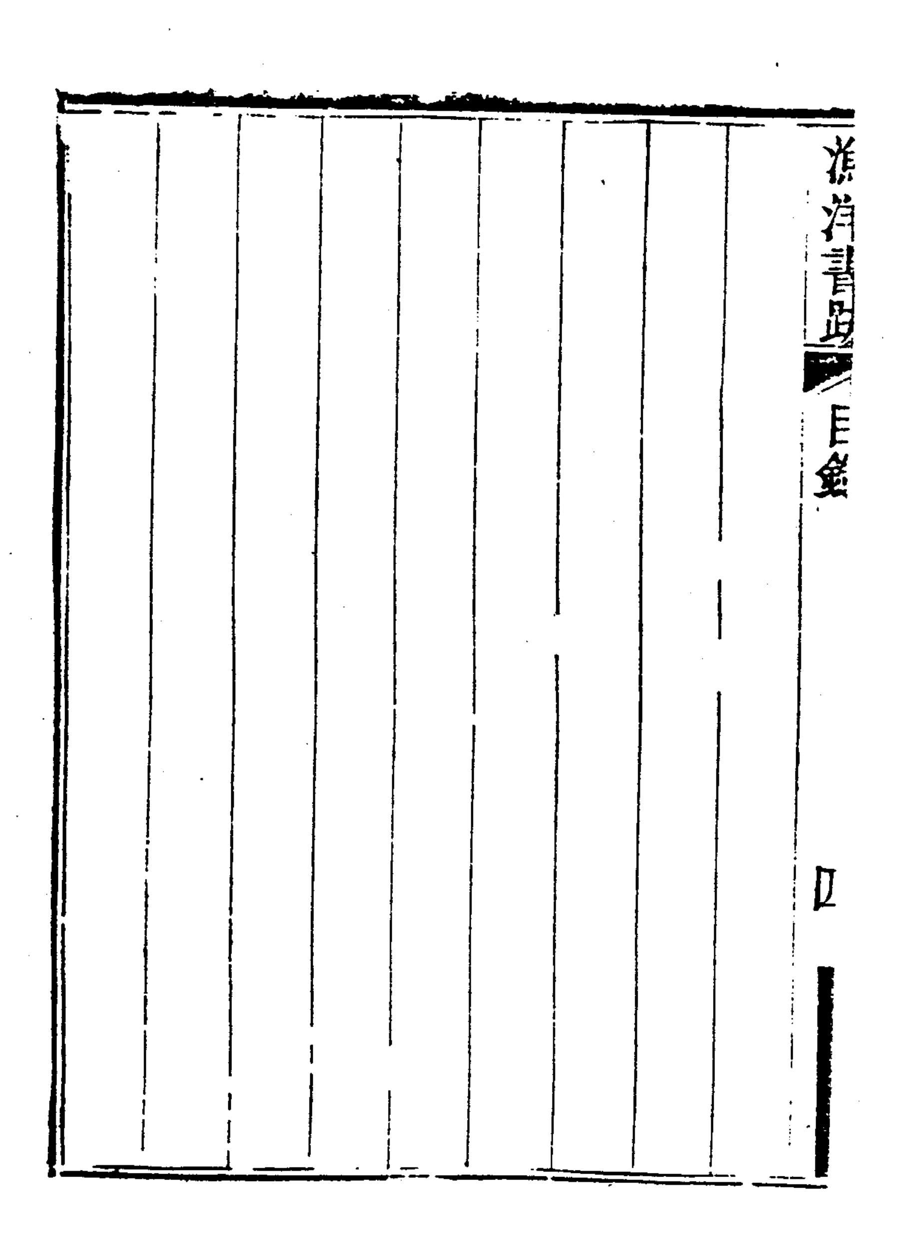


漁洋書跋
序
爲堅識

漁洋書籍跋尾目錄

卷上

兩漢刋誤補遺　唐鑑
合刻馬令陸游南唐書　五代史闕文
吳越備史　太平治迹統類
東都事略　隆平集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宋史記凡例
革書　唐百家詩全本
聲畫集　西崑集
江西詩派圖録　谷音
宋高僧詩　史邦卿詞



漁洋書籍跋尾卷上

新城王士禛阮亭

獨孤常州集

唐獨孤及至之毘陵集二十卷補闕安定梁肅所編肅後序稱門下生蓋其門人也集首有虔州刺史李舟序末有吳郡祝允明跋云是吳文定寬所抄東閣本予按皇甫湜諭業一篇歷評唐人文章稱獨孤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顛倒谿壑今讀其文殊不盡然大抵序記猶沿唐習碑版敘事稍見

情實仙掌函谷二銘琅邪溪述馬退山茅亭記風后八陣圖記是其傑作文粹略已載之權德輿議及謚曰立言遺詞有古風格㨖波瀾而去流宕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握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書而秉方策及之爲文可徵矣卒謚曰憲及位止牧守而得謚亦非常格

陳子昂文集

唐陳子昂文集十卷詩賦二卷雜文八卷與陳氏別傳及經籍志合子昂五言詩力變齊梁不須言其表序碑記等作沿襲頹波無可觀者第七卷上大周受

命頌表一篇大周受命頌四章曰神鳳曰赤雀慶雲
毗頌其辭諂誕不經至云乃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綱
建大周之統歷革舊唐之遺號在宥天下咸與維新
賜皇帝姓曰武氏臣聞王者受命必有錫氏軒轅二
十五子班爲十二姓高陽才子二八命爲十六族故
聖人起則命歷昌必有錫氏之規云云此與楊雄劇
秦美新無異殆又過之其下筆時不知世有節義廉
恥事矣子昂眞無忌憚之小人哉詩雖美吾不欲觀
之矣子昂後死貪令段簡之手殆高祖太宗之靈假

手乛之耳

權文公集

唐權文公德輿集五十卷集賢殿大學士楊嗣復爲序序云別有制集五十卷湖南觀察使楊憑爲序今不在編次之內此集故友穎川劉考功公献得之梁谿顧孝廉修遠宸辟疆園藏本考功子凡元款寫以見寄者凡丙辰進士今知河南孟縣

歐陽四門集

唐歐陽詹四門集八卷卷中偎道銘弔九江驛碑材

文最佳其自明誠論有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安得此離經畔道狂誖謬悠之論耶韓文公與之同時同年獨作原道原性諸篇不愧稱大儒矣

呂衡州集

唐衡州刺史呂温集十卷詩二卷雜文八卷温於詩非所長贊頌等時有奇逸之氣如史所稱凌烟閣功臣贊張始興畫像贊及集中三受降城古東周城望

恩臺成皐諸碑銘皆有可傳者惟武侯廟記持論頗謬同時劉禹錫柳宗元亟稱之温亦係文之冀八司馬之貶以使吐蕃獨免於禍嘗與竇羣羊諤共傾李吉甫而其父渭亦附裴延齡皆非長者蓋其門風如此

沈下賢集

唐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昔人謂其工爲情語善窈窕之思觀集中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詞歌者葉記等信矣然頗類傳奇小說姚鉉概不之錄毋亦以其

誕謾不經耶至以滄寇李同捷之誅朝廷與柏耆辜連同貶實以兩河諸將之譖姑謫罰以悅其心耳而晁公武遽以爲亞之狂躁輔耆爲惡愚矣哉吾讀下賢與鄭使君書而悲之

孫可之皮襲美集

余於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二家皮日休文藪陸龜蒙笠澤叢書抑其次焉一日偶讀震澤集其跋樵集後云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又書日休集後云予觀襲美與陸魯望倡和

跌宕怪偉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文數多感慨激昂文中子碑配饗昌黎請孟子爲學科又幾於知道者益歎前輩鑒識之允議論之公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余一知半解亦自有與古人暗合者錄其言以自信

## 徐公文集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徐鉉寶臣著宋都官員外郎胡克順所撰天禧中表進批答甚優五代時中原喪亂文獻放闕惟南唐文物甲於諸邦而鉉鍇兄弟與

韓熙載爲之冠冕常侍詩文都雅有唐代承平之風入宋與湯悅（即殷崇義）奉詔撰江南錄至金陵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爲言諉後主文尤極悱惻讀者悲之老學叢談記常侍入汴市一宅居後見宅主貧甚曰得非市宅虧價而至是耶吾近撰碑文獲潤筆二百千可以相濟其人堅辭亟命左右輦致之其厚德如此集外又有稽神錄若干卷予家亦有寫本

## 杼山集

唐釋晝杼山集十卷有湖州刺史于頔序首載敕浙西觀察使牒湖州當州皎然禪師集牒得得集賢殿御書院牒前件集庫內無本交闕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垂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十日牒都團練副使權判兼侍御史李元使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王緯按唐六典集賢殿學士掌刊緝古今圖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當時一衲子之集至敕觀察使牒本州寫送御書院其於文章之事可謂勤矣後世亦豈易得

哉此集爲吳郡馮舒鈔本詩七卷碑誌書序雜文二卷聯句一卷按張眉卿所編吳興五家集僅四卷篇目略同

## 白蓮集

僧齊己白蓮集十卷風騷旨格一卷有荊南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賜紫金魚袋孫光憲序嘉靖己丑柳僉跋云元書北宋刻傳世既久湮滅首卷數字當俟善本補完與皎然貫休三集並傳之

## 武夷集

宋翰林學士楊億大年武夷新集二十卷景德丁未大年在翰林所自編定也詩五卷雜文十五卷閩謝在杭寫本大年以西崑體擅名宋初其詩在同時錢劉諸公之上攬其全集箋策絕少文皆駢體大抵五季以來風氣如此而石介作怪說三篇刺之張皇其詞亦過矣介最推柳仲塗至擬之周孔尤妄予嘗於池北偶談辨之

## 林逋詩集

和靖詩特工五言如晝嚴松鼠靜春棧竹雞深水風

清晩釣花日重春眠何減昔人所舉草泥行郭索雲

木叫鉤輈耶若咏梅疎影暗香之句及雪後園林才

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一聯七言惟此可稱絕唱他

殊不類何也

河東集

宋如京使柳開仲塗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

張景所編亦名河東先生集其文多拗拙石守道極

推尊之徂徠集有過魏東郊詩一篇至上擬之堯舜

皐夔伊呂下擬之遷固通文中子愈又嘗作怪說三篇以詆楊文公比之狐媚梟鳴噫亦詩矣湘山野錄云景字晦之避辭通竄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景作柳集序首云一氣萬物之母也故云然

河南集

尹師魯爲古文在歐陽子前前乎師魯者又有穆修鄭條柳開輩開河東集予從溫陵黃俞邵氏千頃堂鈔得藏本穆修參軍集則代州馮秋水方伯順治閒

刻於金陵惟鄭條集未之見然二集文皆疎拙而石守道徂徠集尊開之學不啻李漢輩之於昌黎此不可曉也師魯河南集二十四卷詩一卷餘皆雜文前有范希文序蓋北宋人文章之傳於今日猶得見其全如此集者僅矣惜寫本多魚豕之謬恨不得別本讎對之姑校正其可知者餘則闕疑不敢妄有竄改云

武溪集

宋余襄公靖武溪集二十卷成化間邱文莊所得祕

閣本嘉靖中衡陽劉穩重刊之韶郡者有宋尚書屯田郎中周源序余過曲江秦令熙祚以此本見遺云購之一老儒家秦山西聞喜人其祖爲先太師門生有孔李之誼云康熙二十四年孟夏記於韶石舟中

## 趙清獻集

趙清獻集有劾陳恭公執中嬖妾殺婢一奏反復不遺餘力予竊不謂然一日讀范蜀公疏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臺省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因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

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不覺歎服如蜀公者眞可以爲宰相矣元祐之初獨高臥不起其風槪又出元祐諸賢之上

李泰伯集

李泰伯覯文章皆談經濟其本領尤在周禮一書范文正公薦之以爲著書立言有孟軻楊雄之風在北宋歐蘇曾王閒別成一家予嘗病其不能詩長夏借讀盱江集絕句乃頗有似義山者如王方平云五百餘年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靑蛾擗麟始擬窮歡樂不

奈閒人背癢何璧月云璧月迢迢出暮山素娥心事問應難世間最解悲圓缺祇有方諸淚不乾梁帝云凝旒南面總虛名廟祀何曾暫割牲但學禪心能忍辱莫羞侯景陷臺城送僧遊廬山云行非爲客住非家此去廬山況不遐要見南朝舊人物池中惟有白蓮花憶錢塘云當年乘醉舉歸帆隱隱前山日半銜好是滿江涵返照水仙齊著淡紅衫皆有風致此集乃正德乙亥南城令孫甫刊本有祖無擇及泰伯自序最爲完善予家藏本差不及

## 清江三孔集

江西巡撫宋牧仲寄三孔文集宋中書舍人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金部郎中平仲毅父也經父以范蜀公薦對策九千餘言力排安石觸其怒罷歸常父詆王氏學毅父以不行新法爲董必所劾安置英州皆元祐君子也史稱文仲集五十卷武仲集百卷平仲有續世說珩璜新論諸書今三孔集通僅五卷周益公序云慶元四年太守濡須王蓮訪遺文刻之存一二於千百則三公之文在南渡之初已多散

佚今所傳五卷又非慶元之舊矣三公以氣節重當世不甚工詩經父制科策首嚴王霸義利之辨劉切似劉賁其論李訓義不顧難忠不避死而惜其情鋭而器狹志大而謀淺足破羣瞽拍肩之論常父論唐憲宗相皇甫鎛逐裴度蓋爲安石惠卿輩而發蝗說謂新法之害鼠說謂熙豐用事之人雞說謂王呂之不終魯雞以喻安石蜀雞以喻惠卿也毅父文僅表啟無可觀蓋佳處不傳多矣惜哉

施注蘇詩

宋施宿字武子湖州長城人（即今長興縣）紹興間爲左司

諫又爲淮東倉曹言路與有嫌欲劾之無以爲罪宿

嘗以其父所注坡詩鋟板倉司因摭此事坐以贓私

右見西吳里語按坡在湖爲小人所譖興詩案之獄

至高宗朝正蘇黃詩文大顯之日而小人猶能爲祟

如此又在湖州尤奇牧仲中丞近刻此注於吳下因

錄緣起於後以備遺事云

施宿武子又嘗參諸家本訂以石鼓籀文刻於淮東

倉司辨正詳備見宋章樵石鼓文釋吹景集引之以

爲輿衍奇博可與鄭漁仲爭衡亦一博雅好古君子
也

陳后山集

陳無已平生皈向蘇公而學詩於黃太史然其論坡
詩謂如教坊雷大使舞又有詩云人言我語勝黃語
扶豎夜燎齊朝光其自負不在二公之下然予反復
其詩終落鈍根視蘇黃果位遠矣任淵云無已詩如
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恐未能然後數年乃得
宋刻正天社任淵注本也按天社新津山名淵新津

入此集乃弘治十二年南陽王文莊公鴻儒所刻有王雲及任端二序

## 唐眉山集

宋唐庚眉山集二十四卷詩賦十卷雜文十二卷三國雜事二卷紹興二十一年朝奉郎鄭康佐刊於惠州有鄭總呂榮義及庚弟庾予文若序徐㶿興公鈔自何元子家庚自記云詩最難事吾於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始能成篇史言其名治察言諸論爲時所稱予錄其古今詩爲二卷文賦二十

二首爲一卷雜事上下爲一卷都爲四卷庚生三蘇之鄉又前後與東坡貶惠州而集中無一字及之蓋庚起家爲張商英所薦其貶惠州亦以商英連染視韓子蒼異趣矣宜其不爲眉山之徒歟

## 道鄉集

鄒忠公浩道鄉集四十卷其子柄栩所編有李忠定公序邵文莊後序正德七年壬申重刊本也道鄉立朝大節在諫立劉后論章惇二事其立后疏古今仰之如泰山北斗至劾章惇三疏其二云元祐之朋黨

方絕後來之朋黨又熾其六二云悟在元祐初詆斥先帝保甲之法以爲非是其言甚力自陛下躬攬以來凡語及先帝者概從竄逐惟悟久置不問云云則是黨猶不分且躋悟於元祐諸君之列其言誖矣無怪蔡京立黨人碑而悟幸竄名其末也

永嘉二劉集

宋永嘉二劉文集九卷留元剛序安上字元禮安節字元承皆伊川弟子皆官御史安上廷劾蔡京安節追餞鄒浩葉水心題二劉集謂爲俊豪先覺之士者

也集中多經義大抵如訓詁不脫兔園冊子習氣蓋當時科舉之文如此其與詩賦飣餖之陋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 徐節孝集

節孝先生集三十卷附錄一卷湻祐間淮南轉運判官王夬亨序邱洗馬象隨季貞重刻其文率拙而碎殊不成章詩尤多笑柄坡公志林謂如玉川子蓋微辭也惟江端禮子和所錄問答語一卷多可觀然仲車獨行其人在仕隱間不必以詩文重也

歸愚集

葛侍郎常父諡文康勝仲之子諡文定邲之父也按國史經籍志有歸愚集二十卷此佚其半矣文定公南渡賢相史稱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不知傳於世否當訪之康熙壬申清明後三日前二日 經筵侍講 文華殿

雪溪集

宋王銍性之雪溪集五卷詩不能佳獨曉發石牛一絕云悤悤車馬出清晨日淡風微已仲春松竹陰中

山未盡梅花林外有行人寫景頗工性之別有默記若干卷今傳於世明淸仲言之父也

竹友集

宋謝邁幼槃竹友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有苗昌言呂本中二跋謝方伯在杭手鈔本也邁臨川人逸之弟江西詩派二十五人之一呂居仁稱其詩似宣城未爲篤論然亦清逸可喜而涪翁沉雄豪健之氣則去之遠矣顏魯公祠堂十八學士圖諸長句頗工近體如尋山紅葉半旬雨過我黃花三徑秋援莎蕉

葉展新綠從臾榴花開晚紅瘦藤拄下崗峯頂野鶴來歸千歲巢皆佳句又絕句靡靡江蘺只喚愁眼中何物可忘憂楝花淨盡綠陰滿纔見一枝安石榴甚有風致非蘇黃門庭中人不能道也顧安得無遜谿堂集及徐師川洪龜父諸人遺集一縱讀之耶

陵陽集

韓子蒼詩爲諸家詩話所取者如汴水日馳三百里落日同騎款段遊二首最佳頃借陵陽集急披讀之燭跋卷亦盡佳處乃無過此或曰子蒼不樂居江西

宗派中云我自學古人未必然也涪翁正法眼藏槩易夢見

## 青山集

郭祥正青山集閩謝氏寫本六卷古詩二卷近體詩四卷七言歌行僅二篇或有闕文也祥正多與王安石倡和之作而集中不及蘇黃一字李端叔晚居姑孰與祥正有隙至爲詩相排詆最力蓋各有所主也方安石當國祥正上言請以天下計專聽相公區畫罷一切異議者其人可知已

西塘集

一拂先生少隨父游宦金陵讀書淸涼山寺深爲王介甫所器鄱陽楊驥來學於介甫介甫命從先生學及調光州司法參軍讞疑獄四五事介甫在政府皆如所請任滿入京介甫勉令試法不應又令子雱胥黎東美諭意將辟爲修經局檢討皆力辭且曰丞相一旦當軸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天下士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三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介甫爲先生

第一知己至於義利之辨不稍詭隨如此若先生乃可以報知己矣

葉石林建康集

葉石林晁氏之甥學有師承筆力雄邁猶有東京盛時風氣非南渡諸人所及按經籍志石林集百卷今所傳止建康集八卷餘率湮沒幸避暑錄話燕語放言玉磵等書猶存說部中豈一人之身其著書傳不傳亦各有數耶石林之學尤邃於春秋觀集中答王從一教授二書可見

# 于湖集

宋張孝祥于湖集僅四卷門人謝堯仁弟華文閣直學士孝伯序之于湖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爲謫仙人天性倜儻勇於爲義眞西山曰于湖生平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義處直是不放過每作爲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何如而堯仁謂其水車詩活脫是東坡然較蘇氏畫佛入滅次韻水官韓幹畫馬等數篇尚有一二分劣又謂以先生筆勢讀書不十年吞東坡有餘矣觀集中詩亦是學步江西尚未到后山境界遠

欲上擬坡公妄矣在南渡之初亦下放翁遠甚

## 攻媿集

宋樓宣獻公鑰攻媿集八十五卷溫陵黃氏寫本詩僅九卷雜文七十六卷諸體中題跋最勝宋集多叢冗此集如表狀書啟之類刪去半部亦可宣獻與楊誠齋范石湖陸放翁同時詩亦石湖伯仲歌行學蘇黃氣或不遒格詩苦鈍然不為楊范佻巧取媚七字如行盡杉松三十里看來樓閣幾由旬一百五日麥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風水真綠淨不可唾魚若空行

無所依雖宋調亦佳句也

晁子西嵩山集

宋刻晁公遡子西嵩山集五十四卷公遡公武子止弟也古賦一卷神女廟賦最奇麗詩在叔用无咎之下間有警策如人生漢南樹風物劍西州一年風物倉庚報萬里鄉心杜宇知萬里艱難炊劍首十年流落夢刀頭又秋江水清不勝綠還與漢江顏色同望中白鳥忽飛去落日丹楓相映紅秋江折得寒香日暮歸銅餅添水養橫枝書窗一夜月初滿卻是小溪清

淺時（詠瓶中梅花）征衣消盡洛陽塵泣向東風拭淚痕不及青春歸有信一年一到樂游園（感事）不見罘罳闕於今已十春素衣不忍棄為有洛陽塵（感有）皆佳集中多與師伯渾倡和之作師渾蜀人見陸務觀集

白石道人集

宋姜夔堯章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盡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於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温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石遊於諸公間故其言如此其詩

初學黃太史正以不勝染江西派爲佳

玉楮集

安邱張貞杞園以明經需次翰林孔目博雅好古工篆刻喜交遊青州名士也以爲本宋岳珂肅之玉楮集相寄集八卷有嘉熙庚子自序肅之鄂忠武王孫霖子官戶部侍郎著書甚多如金陀粹編桯史愧郯錄皆傳於世又有東陲事略未及見此集乃衡府高唐王鈔本流傳絕少高唐王諱某號岱翁工篆隸癖嗜古書寫錄多秘本鼎革後散落市肆紙墨精好裝

潢工緻康熙乙巳予歸自揚州一日至青州與杞園觀書市中得劉貢父春秋權衡意林二書亦高唐府中物杞園云曾見岱翁家書入樂鏡一篇宿整茂密亦希有也

盤洲集

洪文惠适盤洲集十三卷有詩無文按經籍志集八十卷此非其全也文惠與弟文安遵文敏邁同登館閣文名滿天下號稱三洪此集十卷以下皆挽歌樂章詩餘無足錄八卷九卷皆雜詠盤洲山水草木擬

李衞公平泉諸詠史稱其家居十六年兄弟鼎立以著述吟詠自樂可想見其盛也其父忠宣公松漠紀聞及景伯隸釋景嚴泉志景盧容齋五筆夷堅志唐人萬首絶句今皆傳於世

臞翁詩集

臞翁詩集一卷宋長樂敖陶孫器之所著器之非江西詩派中人而詩深得江西之體其評詩最精當自云此評手書兩紙一貽莆陽劉潛夫一貽同舍朱仁叔其自貴重如此韓平原當國時題詩臨安酒家壁

弔趙忠定公云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
幾羅於禍亦奇男子也

翠微南征錄

宋華岳集十一卷名翠微南征錄第一卷開禧元年
上皇帝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語最伉直餘詩十卷
率麄豪使氣上侂胄詩云一朝英靈儼如在漫於宗
社作穿窬及誅侂胄議函首請和又有詩云反漢須
知爲晁錯成秦恐不在於期皆不肯附和浮議蓋陳
東一流人也然曹瞞不殺禰衡而黃祖殺之侂胄不

殺岳而史彌遠殺之彌遠又出侂胄下矣如岳詩不以工拙論可也吳興掌故云翠微集華廉字仲清著不知何據

## 癖齋小集

康熙己巳庚午閒在京師每從宋錫鬯黃俞邰借書得宋元人詩集數十家就中以長沙陳泰志同爲冠因抄其所爰遺稿一卷以周弼伯弜汶陽稾臨江鄧林性之臯荂曲金華杜旃仲高癖齋小集附之數子者名不甚著而其詩實足名家按吳正傳跋杜端父

墨蹟云杜汝霖仁翁學於胡安定爲李公擇所稱其孫陵陵五子旟伯高旃仲高斿叔高旞季高旝幼高伯高登呂成公之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開禧中兩以制科薦有橋齋稾仲高占湖漕舉首與吳獵楊長孺善著杜詩發微癖齋稾叔高嘗問道考亭與辛幼安諸公游端平中以布衣召入祕閣校讎季幼亦相上下幼有粹裘集葉正則爲序人稱金華五高伯高爲最旃子去輕此帖乃去輕手筆宋末士競舉子習而杜氏一門子孫獨

尙古文章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下至字畫亦異此紙深得山谷老人筆意要非不習而能也

劉後村集

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六十卷自四十六卷以後皆詩話詩餘有晉安謝氏家藏圖書印謝在杭鈔本也首有林希逸二序後村在宋末號文章大家其詩亦別有論說此集中題跋詩話最佳詩話新集多摭中晚唐人詩無所取裁可删也後村論揚雄劇秦美新及

作元后誄言天之所廢人不敢支歷世運移屬在新
聖云云蔡邕代作羣臣上表言卓黜廢頑凶援立聖
哲云云又論阮籍跌宕棄禮法晚爲勸進表志行掃
地皆詞嚴義正然其賀賈相啟略云像畫雲臺分漢
家九鼎之重手扶日轂措天下泰山之安昔茂弘歎
邱墟百年孔明欲宮府一體彼徒懷乎此志公克踐
於斯言賀賈太師復相云孤忠貫日隻手擎天聞勇
退則眉攢杜陵老之愁覩登庸則心動石徂徠之喜
再賀平章云屏羣陰於散地聚眾芳於本朝無官可

酬爰峻入虛之位有謀則就所謂不召之臣若諛詞諂語連章累牘豈眞以似道爲伊周武鄉之比哉抑蹈雄邕之覆轍而不自覺耶按後村作此時年已八十惜哉

後村云張易之昌宗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謝表及和御製皆依附者爲之所進三教珠英乃崔融張說輩爲之而易之竊名爲首（見詩話）予適觀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張昌宗粉面膏唇以媚女主其人疑優伶不齒然亦擅文翰之譽著三教珠英一千三百餘卷恐

亦未可以人廢也是以編著果出昌宗手矣何不考之甚耶亦愚矣

坡公之有斜川人豔稱之谷之甥徐師川洪駒父輩皆著名而不知其後人之盛後村云思陵尤重谷詞翰擢其甥至執政至茂陵而其後益蕃子邁子晔皆顯融伯庸尤貴重克昌者最後出爲名公所稱示予甲藁丙藁春風雜詠過秦詩字其名曰紹谷集曰後谷甲藁已有鼻祖熙豐氣骨丙藁而後則漸入元祐建中境界使加以年駸駸點宜晚筆矣坡谷後人南

渡以後皆昌大又能以文章世其家豈非天哉

黃四如集

宋末文弊甫有黃四如仲元耆文獨學檀弓公穀可謂豪傑之士其文多聱牙詰曲不諧於俗惜往往雜語錄腐習不加陶汰故不能追樵蜕於三百年之上亦可惜也

王厚齋集

門人陳庶常（汝咸）遺其鄉前輩王厚齋應麟文集寫本僅五卷明鄭真千之所輯厚齋宋末大儒常言今

之習舉業者苟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於典章制度漫不加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乃假館閣書盡讀之所著深甯居士集一百卷玉海二百卷通鑑地里考一百卷困學紀聞小學紺珠六經天文編詩考等又六百九十餘卷著述之富冠絕古今其集顧寥寥如此何也

鐔津集

鐔津集十五卷宋僧契嵩著嵩作非韓三十篇在集中其詩多秀句如習忍如幽草觀身類片雲桑柘雨

中綠人烟關外疎天岸日將出田家雞更號好山沿岸去縣雨落花來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湫明月出已滿白雲歸未多皆工夢粱錄云姓李字仲靈嘉祐中進輔教編賜號明教禪師林間錄嵩明教初至開先主者命掌書記笑云我豈爲汝之一杯薑杏湯耶乃去之西湖坡公所云契嵩禪師多嗔人未嘗見其笑者是也

牟氏陵陽集

陵陽集二十四卷元初牟巘獻之著詩有盛宋時坡

谷門風題跋亦如之雜文皆典實詳雅其九日詩序云陶公再為建威參軍劉裕幕府也忽棄去為彭澤令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已有異志劉穆之甯死不與九錫王弘自江北來首以此議諷朝廷裕遂移晉祚而弘為吏部尚書為江州刺史遂被心腹之寄既來江州柴桑近在境內於陶公時惓惓焉豈非內懷慚愧欲附高人勝士以自湔祓耶陶公未易致則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之庶幾一見斯已甚迫則亦可以見我胸懷本趣固有在豈端為一王弘哉

適乘籃輿足以自返其視華軒爲何物而卯欲以此榮其歸此又可一笑也云云此論前人所未發特錄之詩五言亦佳不具錄獻之蜀陵陽人清惠公存齋子寓吳興所遊與好者如劉會孟戴帥初仇仁近周公謹趙子昂兄弟皆一時名勝可以知其人已

吾汶稾

吾汶稾九卷安福王炎午鼎翁著炎午以生祭文丞相得名然他文乃似里社中慶弔卷軸之語晚以書干姚參政貫學士自比於爨下之焦尾若惟恐其不

已知者誌父之墓又必於當世顯者是求此數端皆所未喻集中惟張尉舊祠堂記頗佳不減羅鄂州社壇記存此一篇足矣

## 句章集

元任士林句章集十卷萬歷中鄞人孫能傳所鈔館閣藏本至正四年浙江行中書省舊刻也卷首有趙松雪撰誌銘王厚齋序士林字叔實與戴表元帥初齊名所作謝翱吳思齊二傳最佳程篁墩宋逸民錄載之他文或未稱是

所安集

所安遺集一卷元長沙進士陳泰志同著歌行馳騁筆力有太白之風在元人諸名家中當居道園之下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豈名位卑耶集中附載文信公青原詩云空亭橫蝃蝀斷碣偃龍蛇活水參禪筍眞香透佛茶晚鐘何處雨春水滿城花夜飲燈前客江西七祖家此詩甚工

吳禮部集

元吳師道禮部集二十卷詩九卷雜文十一卷師道

金華蘭谿人偕許白雲講明金仁山之學而與黃晉卿溍柳道傳貫爲友故其學問文章遠有統緒時稱其爲文淸勁善持論友人朱簡討竹垞常稱之此本乃崑山徐少宰果亭秉義寫以見貽者吳至治辛酉進士仕止國子博士致仕加禮部郎中故集稱禮部云

## 太虛集

元臨川何中太虛集吳草廬序吳與何中表兄弟也中善五言詩如聊隨碧溪轉忽與白鷗逢小雨十數

點淡烟三四峯落葉半藏路清風時滿溪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湖雪殘波岸船燈獨夜人西風一夜雨丹桂滿林花皆有唐風中自序有易類象三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通書問一卷吳才老叶韻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六書故三十二卷薊邱述遊錄一卷楮頤錄十卷知非堂稾十七卷外稾十六卷今詩止十六卷耳

石田集

元馬祖常伯庸石田文集十五卷至元五年江北淮

東道肅政廉訪司奉旨刊行弘治中都御史熊翀重刊本翀與祖常皆光州人也元代文章極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及趙世延孛朮魯翀康里巙巙辛文房薩都剌輩皆是也伯庸文五卷向僅從劉欽謨中州文表見之未睹其全且有文而無詩康熙己巳冬杪於竹垞太史寓齋得覯此本留旬日而歸之集首有肅政廉訪司牒趙郡蘇天爵太原王守誠閩陳旅三序

傅汝礪集

元傅若金汝礪詩集八卷有范德機揭曼碩序洪武壬戌刊本歌行頗得子美一鱗片甲七律亦有格調視南宋俚俗之體相去遠甚時借竹垞太史鈔本宋元人集十數種如行黃茆白葦間忽逢嘉樹美箭爲之眼明汝礪妻孫淑字蕙蘭亦工詩見陶南村輟耕錄集中湘皐煙草綠紛紛淚灑東風憶細君其悼亡之作也

余忠宣集

元余忠宣公青陽集五卷廬守張君某新刻本己卯

七月門人合肥王褱所貽讀其序記諸篇立說一本經術皆醇儒之言而忠義之氣往往鬱勃憤發於行墨之間公之大節與日月爭光夫豈襲而取之者耶若華州大甯宮記予謂不減羅鄂州世必有知言者

## 梧溪集

元席帽山人王逢梧溪集七卷壬申歲門人楊庶常名時所貽江陰老儒周榮起研農氏手錄本也書學鍾太傅稍雜八分終卷如一研農壽八十有七乃卒今歿才五六年耳其子長源字鄴侯予在廣陵來從

游甚久二女禧祜皆工畫禧名尤噪一時號江上女子予家有所畫惜花春早起詩意美人一幀又嘗屬江陰令陸次雲訪其所畫楚辭九章九歌聞陸已購得之付裝潢迄未見報云

梧溪集七卷乃景泰七年丙子南康府知府陳敏政重刻陳刻後序述原吉家世甚詳原吉有子掖洪武初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兼文華殿經筵事卒官掖子徠嘗以才德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子輅宣德中以秀才舉授南康府照磨未幾卒二子曰顏曰孟不

能歸遂僑居星子之東澗祖母黃母徐躬紡織以教二子俱有成云集首有至正間周伯琦汪澤民二序序言原吉初學詩於延陵陳虞卿虞卿與柯敬仲俱事虞邵庵得其傳與有元盛時楊范諸公齊驅惜未著其名俟再考之虞卿官東流尹亦序云

蛻菴集

元張翥蛻菴集四卷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洪武三年錫山郎成鈔本成不知何許人書法妍妙逼眞佛遺教經亦古物之可寶惜者蛻菴元末大家古今詩

皆有法度蒼辣不及虞道園而情致殊勝無論子昂伯庸輩即范德機揭曼碩未知伯仲何如耳

鹿皮子集

近日金華刻元陳樵鹿皮子集郡人盧聯所編刻於明正德戊寅令郃陽縣丞會稽董肇勳重刻於婺郡凡古賦十五首爲一卷詩三卷卷首載宋文憲公所撰墓銘董有序頗佳又云原刻有慈谿周旋序佚去不載甲申董自泰巾以卓異入京　陛見來謁以是書爲贄惜未暇晤其人

## 句曲外史集

句曲外史雜詩一卷元張雨伯雨著詩多拗體予最喜其絕句如凌波仙子塵生襪空谷佳人玉鍊容不奈天寒風露早日高猶傍錦熏籠 三香圖題句 介山南下幽人宅萬箇長松水一瓢月到三層樓上夢鯉魚風起駕春潮 萬壑松濤 雞犬茅茨接暝烟平林如薺遠連天急拔奇句無人賞已近飛鴻滅沒邊 黃子久畫卷 頗有拔俗遺風自題云乙酉歲自春徂夏霪雨時多日處幽篁中未有褁飯過予槃者閑弄筆研寫詩盈冊以自

料理耳詩凡五十五首子英過之持去勿示不知我者雨告

始豐稿

予於慈仁寺市得徐一夔大章始豐稿文十四卷無詩陳繼儒嘗稱大章宋行宮考吳越國考研檢精確予觀集中如歐史十國年譜備證錢塘鐵箭辨等篇皆極精核不獨二考也

東海生集

此集四卷梁溪浦源著康熙癸酉冬張夏秋紹所寫

寄也予與秋紹未相識然聞其以理學鳴東南數十年矣聞予訪長源集不靳藏本三千里鈔錄見寄予深愧之題數語以識緣起知古道猶在人間也甲戌三月三日侍　經筵於　文華殿歸邸書此

野古集

右野古集如干卷龔詡大章所著詡崑山人所謂金川門卒者也先生旣變姓名遁歸其後周文襄忱欲薦之力辭曰吾仕未傷於義恐負當日城門一慟耳以成化己丑卒年八十八歲靖難忠臣被禍最烈郎

或不死亦流離困阨終其身如先生晚節優游田里以壽終者一人而已

都玄敬楊君謙雜著

尤翰林悔菴寄都穆玄敬南濠文跋寫本凡六卷其後二卷即金薤琳瑯諸碑跋也又楊循吉君謙雜著寫本若干卷文曰燈窗末藝曰攢眉集詩曰齋中拙詠曰都下贈僧詩曰菊花百詠別有所謂金山雜志山在吳縣西三十里盧陽客記者客記最簡古有史裁其自序云盧守馬汝礪以舊約來迓遂赴之由夏涉秋始歸

於盧之風土頗能記憶暇日因載之筆札命曰盧陽
客記馬君名金蜀西充人予同年進士博敏好文惟
著書則鮮合云按馬嘗刻汪藻浮溪文粹於盧者亦
文雅非俗吏下晉記其前生事於皇華紀聞君謙又
嘗修吾鄉章邱縣誌稱善本南濠題跋極稱安福顏
德侔陝州誌得古人序事之體登封令李君新誌去
取甚嚴序述有法二誌予所未睹併記之以待訪

童子鳴集

余觀南宋錢塘人陳思所撰寶刻叢編歎書賈中乃

有嗜古雅尙如斯人者因憶隆萬間龍游童珮子鳴亦以買書有詩名公卿間與太原王百穀善會兵部主事楊祀與子鳴爲鄉人屬訪其遺稿得此集蓋吳郡黃河水清父所定粱谿談氏刻凡六卷康熙三十一年夏五記

# 漁洋書籍跋尾卷上

嘯園藏板

# 漁洋書籍跋尾卷下

新城王士禛阮亭

## 詩總聞

同年梁溪秦宮諭留仙 松齡 以寫本詩總聞相寄宋人汶陽王質撰其例曰聞南聞風聞雅聞頌又聞音聞訓聞跡聞事聞物聞用聞章聞句聞字而終以總聞其書援據亦博而好與毛鄭異亦絕與朱子不合如衛詩柏舟燕燕鶉之奔奔二子乘舟鄭詩狡童將仲子有女同車青青子衿之類甚多如云鄭忽言行

蓋多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所謂狡童非忽也又云文姜鄭忽所辭者也以爲賢而不娶識者更詳之此言最尤然於齊詩南山猗嗟諸篇皆無異詞後有宋人跋云右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櫝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者臨川貳車國正韓公攝守是邦念前輩著述不可湮沒乃從其孫宗旦求此書鋟梓以傳命工經始而日強分符來此公餘取讀之其刪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眞能寤寐詩人之意於千載之上斯可謂之窮經矣湻

祐癸卯季冬上澣吳興陳日强書此跋謂與晦翁合亦非也

未備五經注疏

近日士君子留心經學者頗有其人宋元諸儒撰述亦漸出餘姚黃黎洲宗羲晉江黃俞部虞稷聞見尤富此未備五經注疏一卷乃鈔自朱竹垞太史者太史手鈔經學書多至百種此蓋較西亭王孫授經圖所載而未備者然亦可謂博矣竹垞又著經義存亾考若干卷聞已成書惜未之見

郰世家

郰世家一卷雜采春秋及三傳國語爲之年表一卷起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終癸酉周元王八年魯哀公二十七年凡二百五十五年會盟戰伐之蹟具焉其自序以爲以郰繫魯以魯繫周以周繫天元末朱右作也右字伯賢臨海人洪武初預修元史官至晉府長史有白雲集

兩漢紀

古書固有晦於前而顯於後者聞見後錄云神宗惡

范曄之名欲更修後漢書求東觀漢紀久之不得後高麗以其本付醫官某來上神宗已厭代矣元祐中高麗使人言狀訪於書省無知者醫已死於其家得之藏於中祕予嘗寫本於呂汲公家亦棄之兵火中矣又予官長安時或云鄠杜民家有江表志英雄傳因為外臺言之委官以取民驚懼遽焚之世無此三書矣今荀悅漢紀與袁宏後漢紀嘉靖間吳郡雕板甚精流傳於世當是有神物護持之耳

兩漢刊誤補遺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宋河南吳仁傑南英著蓋因劉仲原父叔貢父刊誤而增補釐正之有汴人曾絳湻熙己酉序稱其的當精確如目擊東西都事者周益公遺人書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

唐鑑

范湻祖禹唐鑑二十四卷呂東萊祖謙注有湻自序及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太皇太后及哲宗表三通明弘治十年知武進縣鼓城呂鏜刻也此書凡三百六篇據自序及表本十二卷伯恭析為二十四

卷耳近有石門重刊本某以貽予者

合刻馬令陸游南唐書

唐庚三國雜事云先主父子相繼始終號漢未嘗一日稱蜀陳壽黜其正號徇魏晉之私意廢史家之公法改漢爲蜀猶五代稱李璟爲吳劉崇爲晉今五代史南唐北漢世家未嘗以吳晉名之也蓋宋人之論已以南唐爲吳王恪之後比於昭烈矣歐公五代史世家首南唐而胡恢陸游馬令之書層見疊出豈非有深意存焉乎近興化李映碧清廷尉取馬陸二氏

之撰爲經別作南唐書而雜采江南野史釣磯立談玉壺清話諸書爲緯殊爲有見予嘗謂五代中原之君史家所謂正統者皆盜賊僭竊無足比數惟唐莊宗雖以沙陀賜姓而能手除篡賊復唐社稷則君子引而進之不忍斥也其於南唐亦若是焉已矣以南唐爲正統不猶愈於朱温石敬瑭之流哉

五代史闕文

王元之五代史闕文僅一卷而辨證精嚴足正史官之謬如辨司空圖淸直大節一段尤萬古公論所繫

非眇小也如敘莊宗三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慷慨足爲武皇父子寫生歐陽五代史伶官傳全用之遂成絕調惟以張全義爲亂世賊臣深合春秋之義而歐陽不取於全義傳略無貶詞蓋即舊史以成文耳終當以元之爲定論也元之吾鄉鉅野人其小畜集三十卷黄俞邰千頃堂有傳本惜未及借錄

吳越備史

吳越備史五卷武勝軍節度掌書記范坰節度巡官林禹撰事止忠懿王俶戊辰年又補遺一卷明兵部

尚書王遴序予著五代詩話頗刺取之

太平治迹統類

太平治迹統類七十三卷宋眉山彭伯川叔融撰略用袁樞通鑑本末例前集四十卷中興後集三十三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趙希弁讀書附志此前集尚有譌闕秣陵焦氏本也

東都事略

王偁東都事略淹貫有良史才與曾子固隆平集頡頏上下然蜀志載偁父禮部侍郎賞著玉臺集東都

事略一百二十卷則此書亦如遷固之史記漢書本於談彪耶但未得此書全本不知果百二十卷否倘於父書之外有所增益否倘亦不當沒其父之名掩爲己有也俟更考之賞眉山人

## 隆平集

隆平集二十卷曾子固撰紹興十二年淄國趙伯衛序云子固爲左史日嘗撰隆平集以進自太祖至於英宗凡一百六年爲書二十卷當時號爲審訂頒付史館副存於家卷首有大德少陽印楊士奇印梅花

閣書畫印蓋楊文貞公故書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蜀井研李心傳伯微撰編首有國史院劄子行下隆州宣取高宗繫年要錄指揮孝宗光宗兩朝繫年要錄指揮公牒三通心傳自序二通此書於宋南渡後朝章國故大綱細目粲然悉備史家之巨擘也

宋史記凡例

汴梁王司空損仲刪正宋史為宋史記二百五十卷

錢宗伯受之謂大梁之亂損仲圖書盡沒於水吳興潘昭度家有宋史鈔本此或即吳興本也目錄列傳刪併塗乙甚多云是湯義仍手筆義仍亦刪宋史則此書或王本或湯本皆不可知康熙庚午石門某攜以入都秀水朱竹垞太史借鈔其副神物護持不與劫灰俱燼殆有天意予僅鈔凡例一卷而識其顛末聞吉水劉狀元晉卿亦刪宋史不知西江兵燹後猶有存否俟續訪之

革書

西亭王孫睦㮮所刻革書紀正統北狩事甚詳乃天順間劉某所述劉與袁彬哈銘同侍英宗於行在者塞外無紙書之於革故名革書黃俞邰千頃堂藏書有之

## 唐百家詩全本

王介甫唐詩百家選全本近牧仲開府寄來新刻乃常熟毛扆所得江陰某氏藏本計百有四人有乾道己丑蘭皐倪仲傳序略云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之門嘗見是書頃有親戚宦南昌得之臨川以歸惜其

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故鏤板以新其傳云余按其
去取多不可曉者如李杜韓三大家不入選尚自有
說然沈宋陳子昂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眘虛劉
文房柳子厚劉夢得孟東野概不入選下及元白溫
李皮陸諸家不存一字而高岑皇甫冉王建數子每
人所錄幾贏百篇介甫自序謂欲觀唐詩者觀此足
矣然乎否耶世謂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此選亦
然故物自可寶惜然謂爲佳選則未敢謂然請以質
諸後之善言詩者當知余言不妄

## 聲畫集

宋淳熙間孫紹遠稽仲纂古今人題畫詩八卷爲聲畫集因念六朝以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太白輩閒一爲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雖小有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刱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奧筆補造化嗣是蘇黃二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虞伯生尤專工於此學古錄中歌行佳者皆題畫之作也入明劉槎軒李西涯沈石田輩以迨空同大復皆擬少陵子美刱始之功偉矣如有好事廣而

續之亦佳事也

西崑集

宋楊億錢惟演劉筠西崑酬倡集凡五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七首屬和者十五人有楊文公自序和者翰林學士李宗諤戸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劉騭樞密直學士丁謂駕部員外郎直祕閣刁衎太常丞直集賢院任隨樞密直學士張詠恩州刺史錢惟濟職方員外郎祕閣校理監舒州靈仙觀舒雅翰林學士晁迥

左司諫直史館崔遵度右諫議大夫薛映鉞秉以上

止十四人乖匡英雄道院禪寂以及鶴相皆仿此體

然皆不及三公之神到予觀文忠烈趙清獻二公集

律詩皆擬崑體甚工而石介作怪說三篇獨苛於文

公何歟

唐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倡和漢上題襟集號西崑

三十六體和不解三十六體之義小學紺珠云三人

皆行十六也

江西詩派圖錄

牧仲中丞寄豫章張吏部泰來扶長所撰江西詩派圖錄人各爲傳其二十五人名氏次第遵王厚齋小學紺珠定本扶長云胡氏苕溪漁隱叢話與山堂肆考有何顒無高荷又列洪朋於徐俯之後豫章志有高荷何顒無何顒呂本中復不在二十五人之中予按劉後村江西詩派序云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三人袁顒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云云其次第則首山谷次后山韓子蒼徐師川潘

邠老三洪龜父駒父玉父夏均父二謝無逸幼槃二林子仁子來晁叔用汪信民李商老三僧如璧即饒德操祖可善權高子勉江子之李希聲楊信祖呂紫微合山谷爲二十四人王立之無傳袁顧則與今本作何顗迥異後村厚齋皆宋末人不知各何據依而異同如此張云梓於厭原山中者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今其書不可得而見矣張傳頗詳博而於後村傳無所稱引蓋未覩後村全集耳張康熙庚戌進士

谷音

谷音二卷皆宋末人詩上卷王澮以下凡十八人率任俠節義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遯世之流也番陽布衣瀟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其姓字要之皆宋之逸民也其詩慷慨激烈古澹蕭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時謝皋羽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於東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之遥為應和亦奇矣此書毛氏汲古閣本與月泉吟社合刻最工以友施愚山備兵湖西又嘗刻之淸江蓋杜淸碧其郡人也適見黃少司馬雪洲集記此書初得之臨淮顧

德光氏後又見江西刻本多帝虎陶陰之憾閒託南都博洽之士是正稍復其眞虞部主事吳時冕見而愛之遂刻諸直州分署以傳知弘正以來此書蓋不一刻矣集中諸人本末各有耿耿不沒者宜有神物在在護持之也黃名璜字公獻揚之儀徵人

## 宋高僧詩

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塘陳起編多近體五言予按前集即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所稱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希晝句也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宇

昭句也今具載集中當永叔時已云其集不傳世多不知所謂九僧者而此集更歷六七百年完好如此殆不可曉又按周輝清波雜志云昔傳九僧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峩眉懷古淮南惠崇名字與今本悉合又云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惠崇八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疑爲節本或即此本是也今亢序亦不載大抵九僧詩規橅大歷十子稍窘邊幅若河汾岡勢斷春入燒痕

青自是佳句而輕薄子有司空曙劉長卿之嘲非篤論也

史邦卿詞

史達祖邦卿南渡後詞家冠冕然考其人乃韓侂胄堂吏耳御史中丞雷孝友彈侂胄疏云蘇師旦既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檉董如璧三名隨用事言無不從公受賄賂共為姦利葉紹翁記蘇師旦周均等本末云師旦既逐韓為平章專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權炙搢紳侍從柬札至用申

昰有李其姓者嘗與史游於史几上大書曰危哉邦卿侍從申昰未幾致斃云其人品流又遠在康與之下今人但知其詞之工爾

## 笠澤叢書

康熙甲子春予在成均從溫陵黃俞邰借笠澤叢書係江西士夫家藏鈔本以甲乙丙丁爲次喜其古雅可寶惜錄而藏之然舛午甚多如乙集中寒泉子一篇脫落竟至十餘行頗取文粹補正又附錄小名錄序一篇夏五月端午後二日慊人顧湍自虞山來得

毛扆斧季書見寄此本蓋宋元符蜀人樊開本而都穆重校刋者二本編次篇目略同惟耒耜經江西本分耒耜數另爲一篇而蜀本甲集有樊序丁集末有王益祥陸德原及玄敬三跋又有續補遺賦四篇皆江西本所無又紀錦裙在丙集迎潮詞在丁集築城詞在補遺中與黃本次第小異耳予舊藏皮襲美文藪舊版本獨恨不得叢書合爲一函今一旦獲雙璧快何如耶因揮汗志之時陪　祀方澤齋宿國子監東廂書

## 白孔六帖

白樂天作六帖本當時科舉之書通典載唐制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微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蓋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故曰六帖

## 文苑英華辨證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宋嘉泰中廬陵鄉貢進士彭叔夏撰一卷曰用事用韻事證二卷曰事誤事疑人名三卷曰人名官爵四卷曰郡縣年月五卷曰年月名

氏六八卷曰題目門類脫文七卷曰脫文同異八卷曰離合避諱異域鳥獸草木九卷十卷雜錄援據經史最爲閎博自序云文苑英華一千卷字畫魚魯篇次混淆比他書尤甚曩經孝宗皇帝乙覽付之御前校勘官轉失其眞益公既退老邱園命以校讎膚見淺聞甯免謬誤然考訂商推用工爲多散在本文覽者難徧乃會粹其說以類而分小小異同在所弗錄勒成十卷名曰英華辨證云爾

山谷精華錄

予與李中麓太常爲鄉里後進嘗購其藏書目錄累年不可得僅於京師慈仁寺市得小冊西漢文鑑一種朱印宛然後數年聞其書盡捆載歸崑山徐司寇矣康熙戊寅司寇次子章仲爲工部郎中以宋槧本山谷精華錄八卷見貽視其卷首即中麓印記在焉與文鑑無異此書藏濟南李氏二百年而歸於江南又十餘年而復歸濟南似亦有數焉因感而誌之

宋名臣奏議

宋趙忠定公汝愚撰皇朝名臣奏議數百卷有淳祐

庚戌王孫希瀞眉山史季溫二序忠定乞進奏議劄子一通時淳熙十三年也溫陵黃氏所藏宋刻本其自序略云伏覩建隆以來諸臣莫盛於慶歷元祐之際莫弊於熙甯紹聖之時方其盛也朝廷庶事微有過差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皆得盡言極諫無所諱忌其論議不已至於舉國之士咸出死力以爭之然而聖君賢相卒善遇而優容之故其治效卓然士以增氣及其弊也朝廷有大黜陟大政令至無一人敢論議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終無以感

悟人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爲内外安靜若無一字可言殊不知禍亂之機發於所伏萬幾餘閒幸賜紬繹惟觀慶歷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效如此熙甯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則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可以鑒矣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蓋進書在孝宗時也及慶元紹熙閒何澹劉珏輩僞學之説起入黨籍者五十有九人而忠定爲之首遂貶永州紹聖之事不幸再見可深歎哉此書載北宋名臣讜論敍議略備然如丁謂邢恕李清臣秦檜

之流亦黜其間豈不以人廢言之意歟

中州名賢文表

中州文表三十卷明成化中河南提學吳人劉昌欽謨所集元許文正衡姚文公燧馬文貞祖常許文忠有壬王文定惲魯文靖翀六家之遺文皆河南產也馬與魯邑目人一居光州一居南陽遂著籍足徵元時之寬大許魯齋馬石田王秋礀三集余皆及見其全餘則多賴此書以有傳於後世欽謨名士嘗撰吳先賢讚其風流好事概可想已昔曾假此書於黃俞

郘氏未及鈔錄庚辰十二月於慈仁寺市覩此本乃
兼金購之

## 長短經

長短經十卷總六十三篇唐梓州郪縣長平山安昌
巖草莽臣趙蕤撰其文亦申鑒論衡之流蕤自序云
大旨在乎寗固根蔕革易時弊興亾治亂具載諸篇
此書流傳絕少徐健庵過任城得之市中者宋刻也
按楊天惠彰明逸事云瀧江趙蕤任俠有氣善爲縱
橫學著書號長短經

摭言足本

摭言足本十五卷從朱竹垞翰林借鈔視稗海所刻多什之五唐人說部流傳至今者絕少此書洎封氏聞見記皆祕本可貴重當有好事者共表章之

唐闕史

唐闕史上下二卷三十一則視京兆家藏本也枝山自跋云得之丈人李太僕太僕得之海虞錢允言氏唐人小說家故自斐然此書與鑒戒錄乃似措大所爲視李肇國史補相去遠矣

文昌雜錄

文昌雜錄單父龐文英著宋人說部之佳者予家有寫本文英官禮部郎官丞相潁公之子也后山集有贈舅氏龐大夫詩云傳家聲烈三公後貯腹平生萬卷餘謂文英也后山爲潁公外孫又有龐謙孺字祐甫南渡後客吳興著白蘋集見吳興掌故

東觀餘論

宋雲林子黃伯思長睿東觀餘論上下卷秀水項氏校刻大字本彷彿宋槧後附李忠定公撰墓誌銘末

有子訥紹興丁卯後序嘉定中樓攻媿序訥云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閣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二卷槧本流傳忠定稱其有東觀文集一百卷又序其校定杜工部集云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尤篤喜工部詩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自開元至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歷干戈亂離之際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游又得逸詩數十篇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

御府定本校讎益號精密非世所行者比忠定此序作於紹興六年丙辰距長睿之歿十有七年雲林博雅擅宋代編校必精今其書不知尚傳否錢牧翁注杜詩極駁梁權道魯訔黃鶴之徒而獨取樊晃吳若本即無一字及長睿當是未觀其書吳若本自序雖引樊晃開運二年官書王介甫宋景文黃魯直陳無已晁以道諸家亦無一語及長睿按若序作於紹興三年而長睿書刊於紹興六年則未見此書明矣惟胡仔所見八本有長睿校定杜工部集記之俟訪於

藏書者

揮麈錄

王仲言揮麈前後四錄著宋賢前言往行最悉又嘗疵碧雲騢江南野錄二書不可信而其書極述曾布相業之賢蓋仲言父雪溪名銍乃布孫壻也布與京惇輩同列奸臣傳錄之云云又可信哉銍有默記雪溪集各若干卷亦名士

卻掃編

宋代官制最淆亂難稽徐度卻掃編三卷專詳累朝

官制沿革同異之故往往與王明清揮麈四錄足相參考有用之書也度爲宰相處仁子處仁靖康初拜中書侍郎不附京貫其在東京之末亦鐵中錚錚者歟

玉堂嘉話

此書頗多舛謬如錢文僖跋鍾繇議事表佝父云云惲云佝父謂忠懿王鏐忠懿乃俶謚李北海毒熱帖後題觀者黃山谷以下六十九人並列張浮休張舜民不知浮休即舜民也又云柘枝舞本柘拔舞金人

曲有栢枝輭舞曲以名不佳改之按樂府雜錄健舞曲有栢枝輭舞曲有屈栢樂苑羽調有栢枝曲商調有屈栢枝又雜見教坊記諸書唐沈亞之賦云栢枝信其多妍薛能有栢枝詩溫岐有屈栢詞栢枝自唐世已盛傳烏得云金人改名耶又云宋高宗善書擇諸王命史彌遠教之孝宗其一也彌遠甯宗時人安得云教孝宗凡此皆紕謬之甚者不可以不正

西溪叢語

右西溪叢語宋姚寬撰鵠鳴館舊刻康熙壬申秋七

月望日得之慈仁寺市上下卷各闕二紙乃取汲古閣本讎對補完裝潢而藏之陶詩讀山海經第十二篇云鴟鴸見城邑其國有放士經云柜山有鳥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其鳴自號見則其國有放士此書首尾無序不知刻者誰何其云鴸鳴殆正嘉間朝士之被放逐者歟

蘭亭博議

宋桑世昌蘭亭博議予庚午歲曾借之朱竹垞太史舊刻甚精按葉水心集云世昌事事精習詩尤工其

云翠添林塹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

研北雜志

研北雜志上下二卷說部之佳者卷末有陳仲醇跋而正續祕笈不載此本在京師假之朱竹垞太史太史以余愛之既歸禾中三千里外馳書相寄開緘撫卷重念故人憮然者久之

說楛

焦澹園太史以博雅名萬歷間所表章古逸書最富子周著說楛七卷標新領異亦錦機之緒餘也澹園

山東日照人以軍籍居金陵故序有幾領東省解額之語蓋爾時尙存南北兩籍云此本金陵門人張景載仍渠所貽

蹈海錄

陸右丞蹈海錄一卷京口丁元吉撰首宋史陸秀夫列傳次熊開傳次輓詩有龔序五言方回曾微一坏土魚腹葬君臣龍仁夫無地參黃鉞終天慘玉衣仇遠甘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方鳳鰲背舟中國龍胡水底天七言湯炳龍人心自感興元詔天意難同建

武時盛彪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數聯最警策末載吳萊桑海遺錄序右丞遺文丹陽館記一首

## 元故宮遺錄

元故宮遺錄一卷工部郎中廬陵蕭洵撰有洪武丙子松陵吳節序洵文筆不甚雅馴然有元一代大內規制瞭然可見與楊奐汴宋故宮陳隨應南渡行宮二記皆足備考據云

## 禁扁

禁扁五卷起甲訖戊元東平王士點繼志著虞集歐陽玄序士點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康鶚之子士熙繼學最以古文著名士點其兄弟也

## 蒠菴二書

此書乃程工部正夫家鈔本卷首題蒠菴者其自號也前一卷曰大內窺觀者山陰王應遴著程跋中所謂中書舍人王雲來者也後一卷曰大內規制宮劉若愚所著載勺中志略第十七卷合二書觀之有明大內規模如指掌矣予讀南村輟耕錄見所載楊

與汴宋故宮記陳隨應南渡行宮記不禁黍離麥秀之感盛衰興廢何代蔑有此二書亦何可少乎

## 汗簡

郭忠恕著佩觿汗簡二書並載宋史藝文志而汗簡不傳於世今秀水朱氏有鈔本六卷吳門新刻逼古可寶也首有李建中題云汗簡元闕著撰名氏因請見東海徐騎省鉉云是郭忠恕製復舊曰字部末郭字註腳趙字下俱有臣忠恕字驗之明矣後有天禧二年七月十七日開封府判官虞部員外郎李直方

序又庚寅六月所南鄭思肖爲山礀葉君題汗簡後

是書所援據自古文尚書以下凡七十一家

## 集古錄

順治癸巳之歲予兄弟過章邱故大司徒謝僖敏公招飲出所刻金石錄人贈一本且云欲刻集古錄以成雙璧苦無善本歐集校對先考功兄因言家有藏本當奉佐讎校蓋謀梓此錄緣起如此康熙丙子予以戶部左侍郎祭告西嶽江瀆還朝過里索之公嗣孫琮得此本其版已多殘闕回憶癸巳舊事倏已四

十有五年而僖敏公洎先兄皆下世已久感愴移時因記其刻梓本末如此丁丑歲重九前五日漁洋山人書是日餞彭羨門少宰歸浙西愴恨移日

金薤琳琅

都玄敬在成弘間號博雅著書甚多金薤琳琅其一也其書在歐曾呂趙之閒頗稱精核予購之有年矣康熙二十四年張子石宗始爲予得之吳郡予時自東粵祭告歸復　命京師天津舟中與坐臥者累日近人所撰如趙崡之石墨鐫華郭景昌之金石史予

弈正之金石志葉封之嵩陽石刻集記皆嗜古之士其書予家皆有之今得此書四部書庫中爲不寂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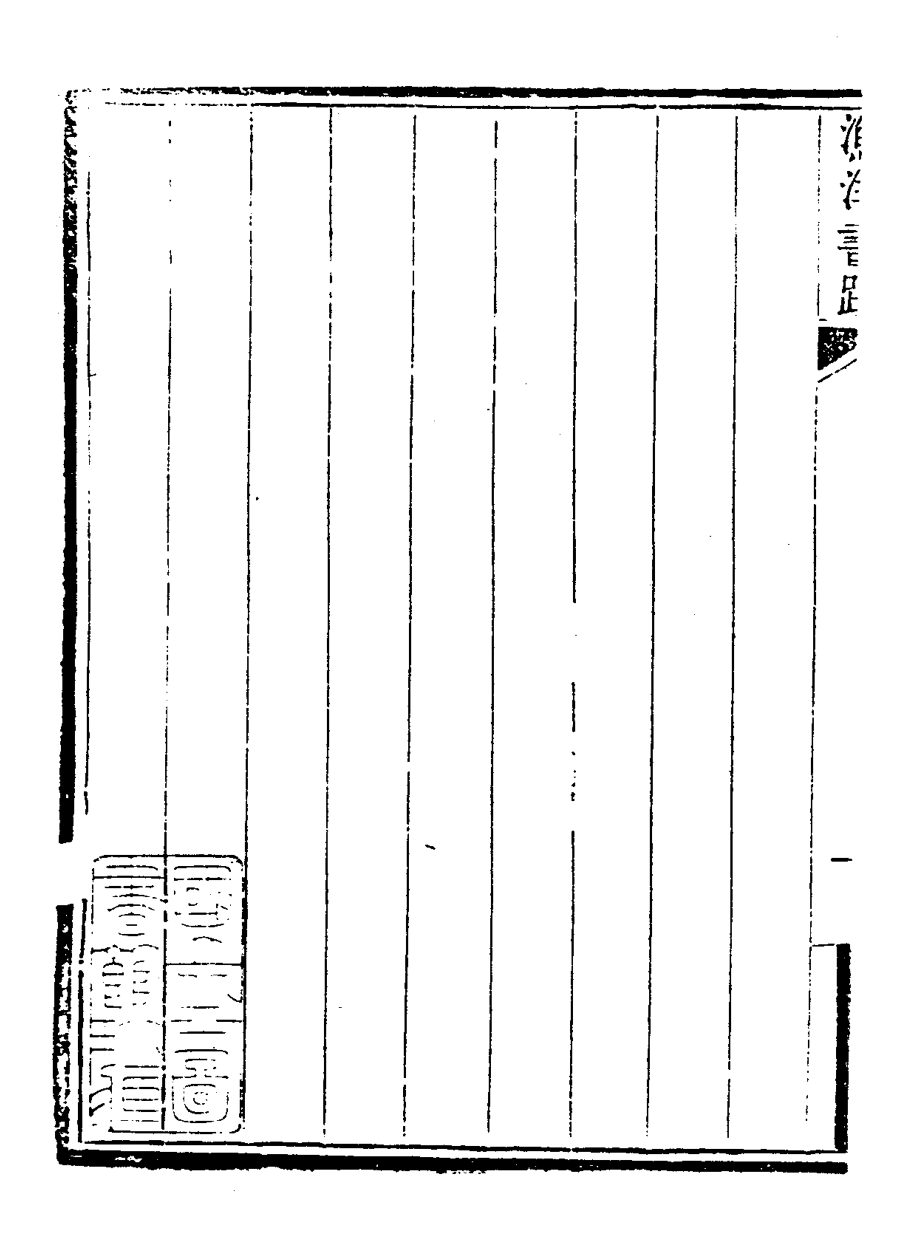
向從禾中朱翰林竹垞所見南昌王孫厭原山人所刻古鐘鼎款識乃自石本臨摹以授棃棗者古雅不滅宋槧若得之以成雙璧可敵十五城矣年已知命書癖尙爾佛家所謂結習者非耶

漁洋書籍跋尾卷下

嘯園藏板

新城尚書一代作者於書無所不讀讀則必有所題久而久之自然成帙此書跋二卷所由昉也識者謂雖短篇尺幅味外酸鹹仿佛坡公小品誠知言哉近從包子冉廣文處覓得原本適余方重刊尚書古夫于亭雜錄既成爰再將此本踵而刊之諒亦有目者所共賞也時在

光緒四年歲次戊寅季冬月仁和葛元煦理齋氏識



## 經序錄序

歸有光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嘗得李唐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爲諸經序錄凡爲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敎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絶遭秦燔書漢儒存亾繼絶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尚書之

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穀漢儒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至啖助以己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

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晃命神州之一示始祖之祭不及群廟也洪範以後金縢召洛二誥之[illegible]非夫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絕與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尊學也則王柏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汸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正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讀震川先生經敘敘朿其原本不可得見因竊取其意而采集焉見聞淺尠自慚疎漏西亭之書其蒐羅必廣詮次必精湊以無力購訪爲恨他日得原書而改正刋布以公同好則幸甚矣

吳承[illegible]識

跋

十三經之典冊百代昭垂廿一史之辭章千秋炯鑑誠學士所當攷究儒生奉爲師資者也乃以卷帙實緐購置匪易學者往往白首不得披閱全書

業師吳先生欲倣西亭之意合刊經序史序爲一書

命詒孫排纘而鈔錄之淺愧藏書不備不能廣蒐旁求以資博覽然是編之所指葢欲其自畧而求詳由近以至遠固無俟泛求於序之外也因幷以薛氏之甲子會紀及歷代國都攷附鐫焉未及睹全書者讀

茲編面可得其著作之大旨其奇說由是而進求焉豈曰小補之哉

門人江詒孫拜識

# 經史序目錄

卷上 經序

叙錄　唐庚

節錄范曄本傳　南史

上三國志注表　裴松之

本傳　晉書

節錄裴松之傳　宋書

晉書載記序　唐太宗

節錄沈約本傳　梁書

節錄蕭子顯本傳　梁書

上南齊書表　曾鞏

本傳　姚思廉

梁書目錄序　曾鞏

姚思廉傳　唐書

經序錄

天都吳承漸公儀纂輯　門人江詥孫仲謀　男楷端人　仝較



周易畧例

明彖　王弼

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

[illegible]

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爲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爲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彖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

於此。故觀象以斯。義可見矣。

## 明爻通變

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僞之所爲也。夫情僞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歷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爲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爲之乎豈在夫大哉。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近不必比。遠不必乖。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故二女相違。而剛柔合體。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故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彊致。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

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明爻者乎故有善邇而遠至命宮而商應脩下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是故情僞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推見情者獲直往則違故擬議以成其變化語成而後有格不知其所以爲主鼓舞而天下從見乎其情者也是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無體一陰一陽而無窮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是故卦以存時爻以示變

明卦適變通爻

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無常道

事無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終始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為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辯逆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外內近遠終始各存其會辟險尚遠趣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闇豐尚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

忌非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侮妻子。用顏色。而不可易也。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觀爻思變。變斯盡矣。

## 明象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

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也

辯位

案象無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

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爲陰位邪。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也。若以上爲陽位邪。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故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无位。未有處其位而云潛。上有位而云无者也。歷觀衆卦。盡亦如之。初上无陰陽定位。亦以明矣。夫位者。列貴賤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應貴賤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陰陽。尊者。陽之所處。卑者。陰之所履也。故以尊爲陽位。卑爲陰位。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謂之陽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謂之陰位。初上者。體之終始。事之先後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陰陽定也。尊卑有常序。終始無常主。故繫辭

但論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無終始。卦不可無六爻。初上雖無陰陽本位。是終始之地也。統而論之。爻之所處則謂之位。卦以六爻為成則不得不謂之六位時成也。

總論

乾坤成列。震巽始出。坎離居中。艮兌在末。制用之名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逮。寫載之形也。形以寫載為象。名以觀象為義。故象者意之跡。而名者象之為也。夫卦以應時治亂時也。爻以適時變通時也。世有解蹇旋功有利害。時有濟否。故業有變通。是以大人君子。虎豹其變。而通之以盡利也。靜則象潛龍以遁世。動則定在田以見德。巨則彌綸天地之外。細則曲成秋毫之內。物無不

麗乎理事無不由乎道道義之門於斯乎存故二五多功三四多凶違世惡變適時貴中大畜尚積明夷好昧豫損在進謙益在退為之有方用之有時得失有地進退有司不誣也夫動得所感雖獨不懼靜得所恒雖雜不著故卦有幽明治亂之象也爻有內外貴賤之象也位有剛柔靜躁之象也感不以義雖邇而不可懷也應必以理雖遠而不可棄也剛未必勝失所據也柔未必危得所御也夫適時之變不在多算合世之功不待博救統之有宗理之有主善從事者司契而已故言易知行易從也

夫彖者何也統其二象之材以言乎卦斷者也卦有晦明則爻有陰陽之義位有剛柔故才有靜躁之宜二五多譽卦之宗也三四多懼爻失宗也苟獲其中雖弱必治苟非

其正雖強必災是以大有六五柔非其體在卦之宗雖柔
猶吉同人九三剛得其位非爻之中雖剛猶危強而失正
則強不足安弱而得中則弱不足患東鄰百勝而亳社斯
表周雖陶穴而有汝墳自此觀之斷可識矣知其斷者明
乎象者也是故上天下澤謂之履此稱物而言者也見險
而止謂之蹇此度時而言者也是故義有通塞則事形于
出處才有躁靜則言見其語默若困之有言不信乖於特
者也節之不出門庭違於出者也違世之怨怨不在細乖
時之宜咎不在大匪言之難處言難也匪行之易知行易
也是故雖物之雜而中爻備其義焉雖象之衆而斷辭具
其材焉必材之具名不患寡必義之備爻不待衆卦之德
乾名雖約也而六龍爲之御天品物爲之流形位之在五

爻雖一也。而天下爲之感應。羣體爲之致用。靜言其要。要在乎象。明者以之大觀其思。豈云故哉。
夫象者何也。總言一卦之體。因外物以設名者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其形容。大則包天地以貞觀。下則備萬物以取類。是故言不足多。言有遺也。象不足異。象有外也。迹跡者。行之適也。合物者。神之全也。外其象以求志。而理可見矣。遺其言以觀象。而事可察矣。夫責言者。則以文害志。而有象者。則以物妨情。情之所適。若循環之無窮。理之所生。若轉圓之無方。千變可爲之圖。萬物可爲之容。觸類而長之。備物而象之。斯可以觀意爲足。不可以審象爲善也。故或相傾以辯。或相危以亂。此貴口者之累也。不爲月辰錯順之候。正求星暦妖異之占。此存象者之貴

也獨不聞聖人之言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聖人之言旣自如斯分別明白可謂無外矣而好事者方始爲之辭焉卦有震坎之象爻又有離雷震百里諸侯上公之位也積爻累象有似高墉坎爲弓輪又爲隱伏離爲龍鳥又爲戈兵兵而隱伏藏器之象兵及飛鳥獲之之義難者猶嫌其濶畧射必假手而艮象於類不通專自疑惑則彼說滋章聖人攻乎異端而誣罔始興迷誤後昆其游孔門不覩其議也

夫體義者在乎象變通者存乎爻大人者形與萬物接神與造化偕故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遠以觀道邇以贍器

其數無軏而不可旣也。君子者健以行志非以神明變通者也。故自強不息以行其志。君子之道也唯可與於健之體義而未可與於健之變通也。故於象稱君子舉其體義者也。於爻稱大人敘其變通者也。或有在爻而稱大人者義則盡於象故也。若離之爲明其何不照變而通之無所不造故其象云大人繼明照于四方也。或有在爻而稱大人者義有待於變故也。若否卦全說君子避難不榮於祿與時通塞可以適否而安其身未足以兼善天下在否而休也。惟大人爲能休天地之否達濟凝滯開闢幽門斯謂變否而亨者也。故六二云大人否亨而九五云大人休否也。夫象贍而爻不足者離卦之類是也。義盡於象而不待于爻也。爻備而象不具者否卦之類是也。象所未盡而待

爻以備也。故象以體示、而爻以變明。存斯以考其義、則窮
通之旨顯。而開塞之塗見矣、
夫象者。全論一卦之體而象者。各舉一爻之義。一卦所無、
世之遺也。爻或有焉。才之所生也。故才生於世所不足。觀
其逆順。以定得失之占、察其乖合。以明休咎之徵。若小畜
卦稱密雲不雨。而上九爻云既雨既處、在於不雨之時、而
獨以能雨爲德者。存乎物之所欲也。若履卦稱履虎尾不
咥人亨。而六三爻云履虎尾咥人凶。在于履亨之時、而獨
以見咥爲凶者、存乎衆之所忌也。夫負世之才、雖小無易。
適時之望。雖大無難。是以君子洗心。知終將有爲也、問焉
而動每居其適、斯可以旁通而無際矣。
夫神以知來。來無方也。智以藏往。往有常也。物有常然。猶

方之有所止，數無常體，借圓之無所窮，故蓍之變通以設神之象也。卦別爻分，辭有典常，智之類也。智有所止，可以多識前言往行。神無所窮，可以逆照來事之會。故蓍圓以象神，卦方以象智也。

#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

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
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
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
氏非為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
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為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
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
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
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
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
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
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
尼之緯分明輔嗣之註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註

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又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既奉敕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馬嘉運守大學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

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等對
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
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畧附之卷首爾

第一論易之三名

正義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爲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

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

簡之義。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變易者。謂生生之道。變而相續。皆以緯稱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明是易簡之義。無爲之道。故易者。易也。作難易之音。而周簡子云。易者。易音亦也。不易也。變易也。易者。易代之名。凡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不易者。常體之名。有常有體。无常无體。是不易之義。變易者。相變改之名。兩有相變。此爲變易。張氏何氏竝用此義云。易者。換代之名。待奪之義。因於乾鑿度云。易者。其德也。或沒而不論。或云德者。得也。萬法相形。皆得相易。不顧緯文不煩不擾之言。所謂用其文而背其義。何不思之甚。故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易者。易也。音爲難易之音。義爲簡易之義。得緯文之本實也。蓋易之三義。唯在於有。然有從无出。理則包无。故乾鑿度云。夫有形者

生於无形。則乾坤安從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沌。渾沌者。言萬物相渾沌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是知易理備包有无。而易象唯在於有者。蓋以聖人作易。本以垂教。教之所備。本備於有。故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即无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有也。故以无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以變化言之。存乎其神。以生成言之。存乎其易。以真言之。存乎其性。以邪言之。存乎其情。以氣言之。存乎陰陽。以質言之。存乎爻象。以教言之。存乎精義。以人言之。存乎景行。此等是也。且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鑿度云。

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犧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斷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爲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

第二論重卦之人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犧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竝云。伏犧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犧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

正。然後畫卦。伏犧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犧畫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犧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

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犧用蓍即伏犧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犧結繩而為罔罟則是制器明伏犧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

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犧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犧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即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不具敘伏犧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故作繫辭以明之

## 第三論三代易名

案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无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爲文質之義。皆煩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

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雖欲无所遐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无以言也。

## 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

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竝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

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案禮稽命徵曰。文王

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其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蓋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文王也。

## 第五論分上下二篇

案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為上下。而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為上篇之終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繇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之主。故為下篇之始

而貫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愼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緯以釋其義也。

第六論夫子十翼

其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故今亦依之。

第七論傳易之人

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已後，傳授不絕。案儒林傳云：商瞿子木本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

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燔書易爲卜筮之書獨得不禁故傳授者不絕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及雒陽周王孫梁人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菑川楊何字叔元叔元傳京房京房傳梁丘賀賀授子臨臨授御史大夫王駿其後丁寬又別授田王孫孫授施讎讎授張禹禹授彭宣此前漢大畧傳授之人也其後漢則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等及王輔嗣也

第八論誰加經字

但子夏傳云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案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其篇題經字雖起於後其稱經之理則久在於前故禮記經解云絜靜精思易教也旣在經解之

篇是易有稱經之理。案經解之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竝合稱經。而孝經緯稱易建八卦。序六十四卦。轉成三百八十四爻。運機布度。其氣轉易。故稱經也。但緯文鄙僞。不可全信。其八卦方位之所。六爻上下之次。七八九六之數內外承乘之象。入經別釋。此未具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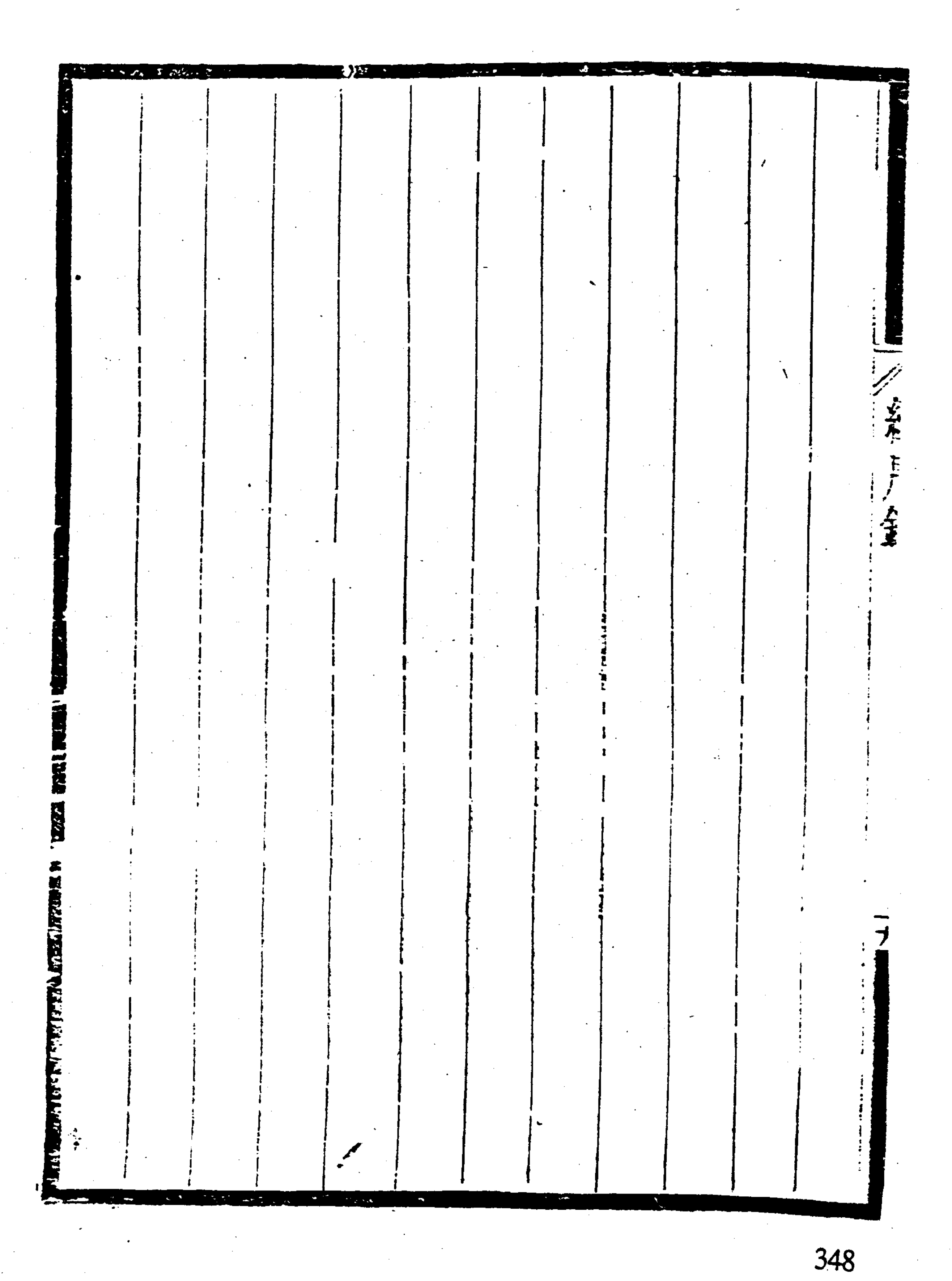
# 尚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

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

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 尚書正義序

孔穎達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述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詞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歷代書類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蓋荊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

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以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具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蚤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怗釋註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

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義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飈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畧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奬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驍騎尉朱長才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畧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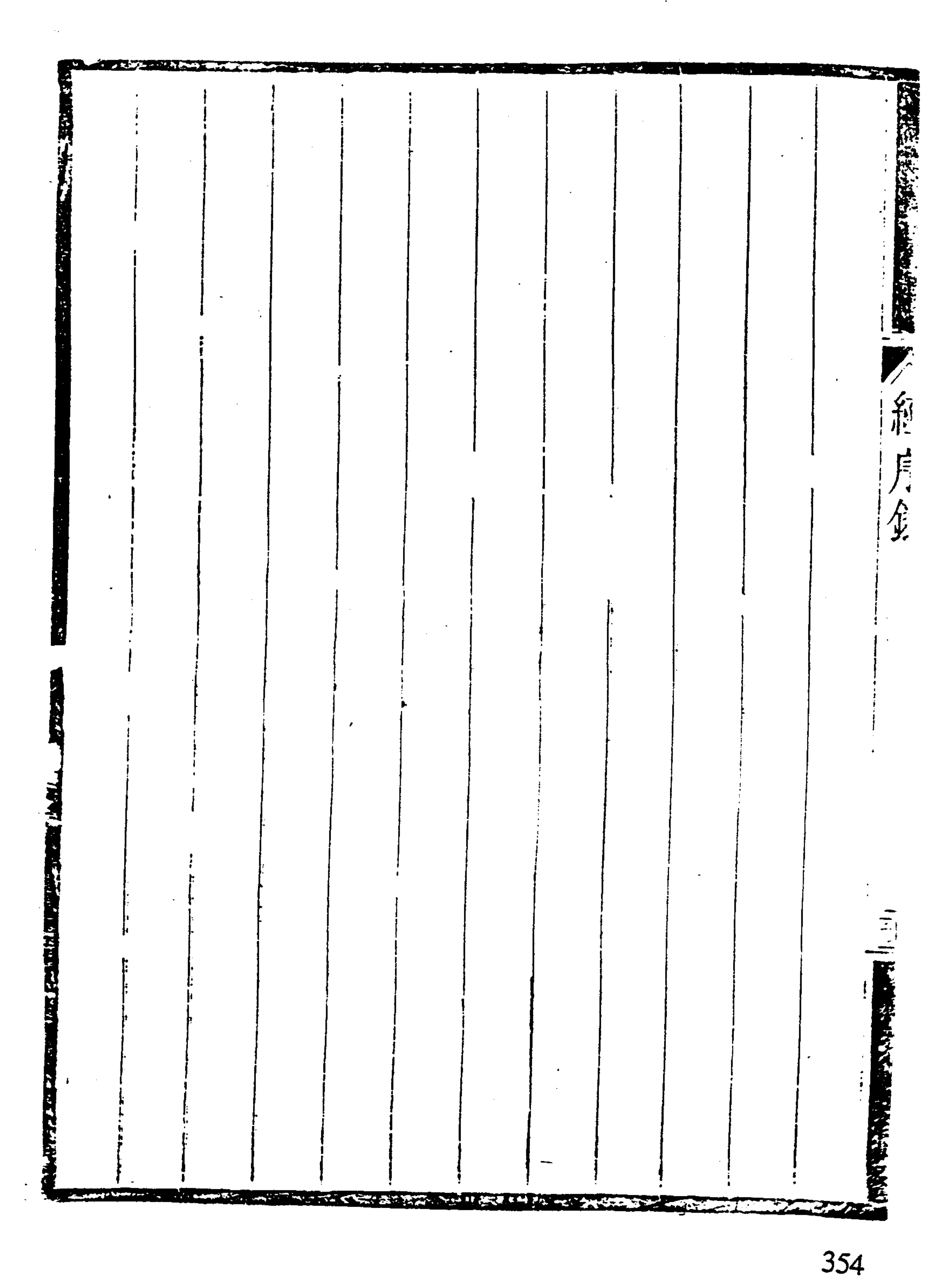
其事敘之云爾。

## 書傳序

蔡沈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又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
商受亾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亾
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
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
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
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
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葢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
本先生所命故先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
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
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
詁亦可得其旨意之大畧矣



## 毛詩正義序

孔穎達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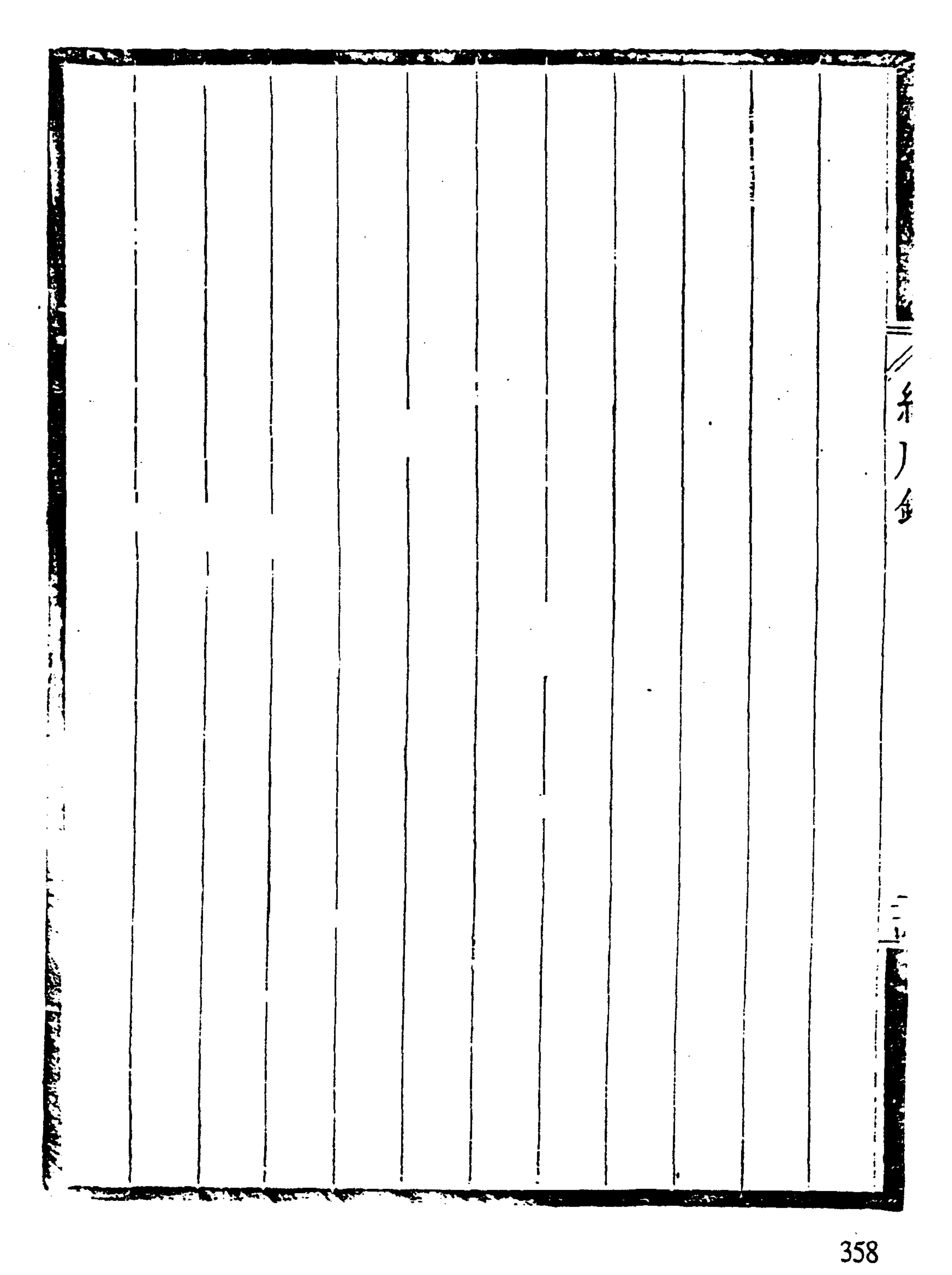
始下及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

敕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

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辯詳得失。十六年又奉

勑。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 毛詩集傳序

朱熹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

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復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

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大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

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詩大序　　卜商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 詩序辯

朱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衞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竝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

注文而道作經字不爲嫡辭而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大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

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啻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太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瞽爲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小序〕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情性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楊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而傷始亂。杜欽亦曰。

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儀禮不爲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爲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爲風化之首乎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其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衞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

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栢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冒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宣以上。

衞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譴。然後加以此謚。以此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眞不知而啟其淺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説。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辯。

桑中。刺奔也。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
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
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爲刺
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
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爲刺也哉。此說
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
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
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
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
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
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

殆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惘惜而遂幡然遽有懲
創之心耶以是爲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
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
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
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
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
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
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
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
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
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
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

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人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詩。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

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

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爲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爲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爲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爲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

誤必欲假煉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從欲以徇說詩者
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
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辨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昭公嘗爲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
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
猶在位也豈可忽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
公之爲人柔懦疏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
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
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
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指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
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

原书缺页

薄賦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爲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辯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爲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

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爲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皆謂此耳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辯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

厲王之所以爲失者。史記衞武公卽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愼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爲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旣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肆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旣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二而

其得者亦未足爲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疎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胷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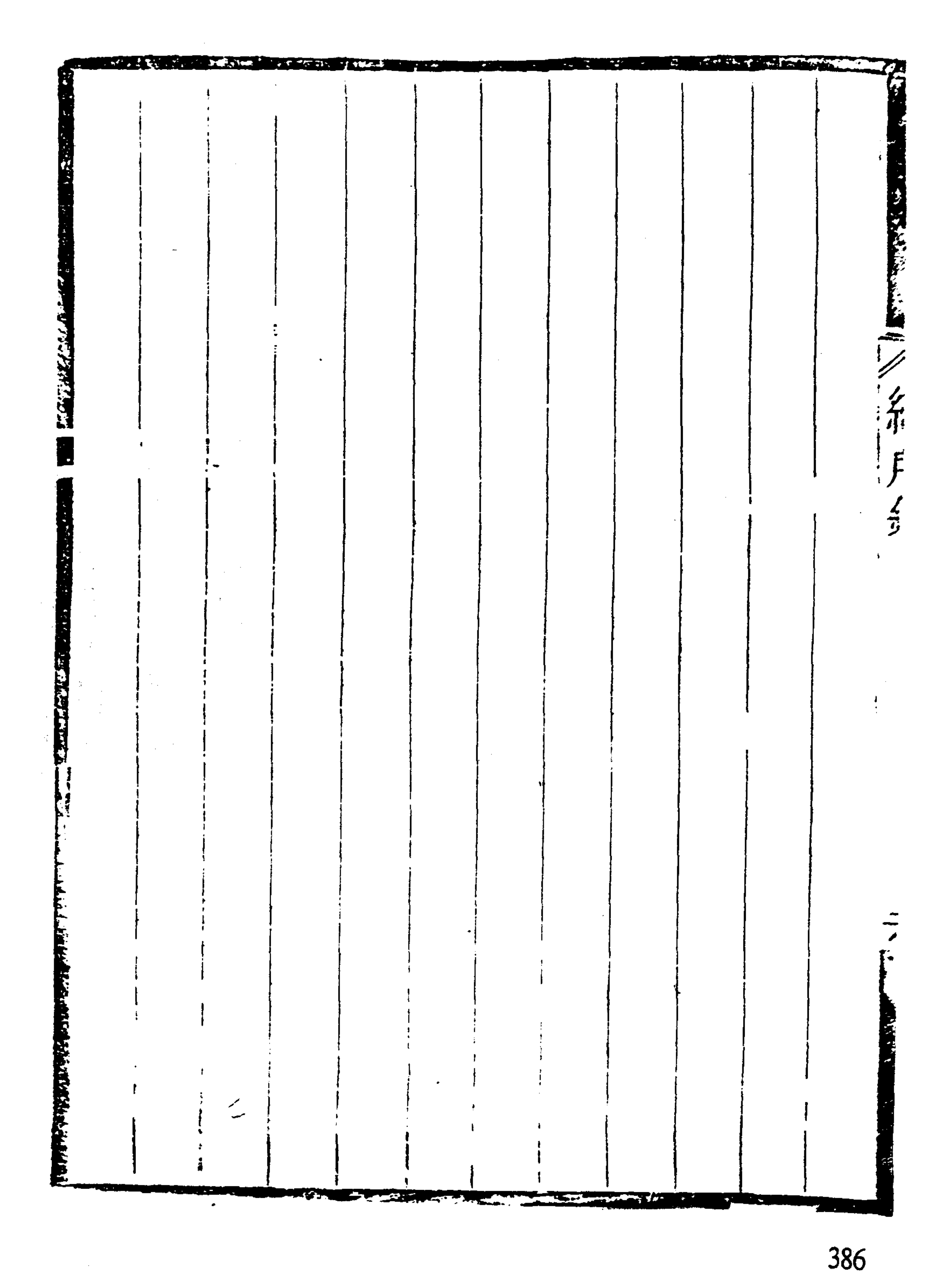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以附己意。其迂滯僻澀。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辯明矣。然讀者狃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謬。殊不知其首言

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爲祀天地而爲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昔聖王制爲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旨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爲王誦之謚。而韋昭之注。大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

成王之所以爲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
爲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空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
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爲王誦之謚乎。蓋其爲說。
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乎
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最爲不
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爲周公制作所定。後王
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王。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
又何耶。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
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
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
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豈有周公之後。十乃獨不得
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爲嫌耶。甚者。非必造

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太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爲說亦不得而通矣况蘇氏所以爲此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忿今固不得而取也



# 禮記正義序

孔穎達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為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覂（方用切）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

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為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為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竝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門錯綜為衆以

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

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

至十六年。又奉

敕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 周禮正義序

賈公彦

夫天育蒸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寘其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注云拒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别長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案論語撰考云黄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黄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厯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别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有官

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案左傳昭十七年云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杜氏註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註云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註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註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註云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又

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九扈五雉並爲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是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畧如上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畧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註云窮桑帝少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犂爲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案鄭語云。重犂爲高辛氏火正。故堯典註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犂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註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時之官。唯有重犂及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犂之後。重犂之後。即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註云。高辛之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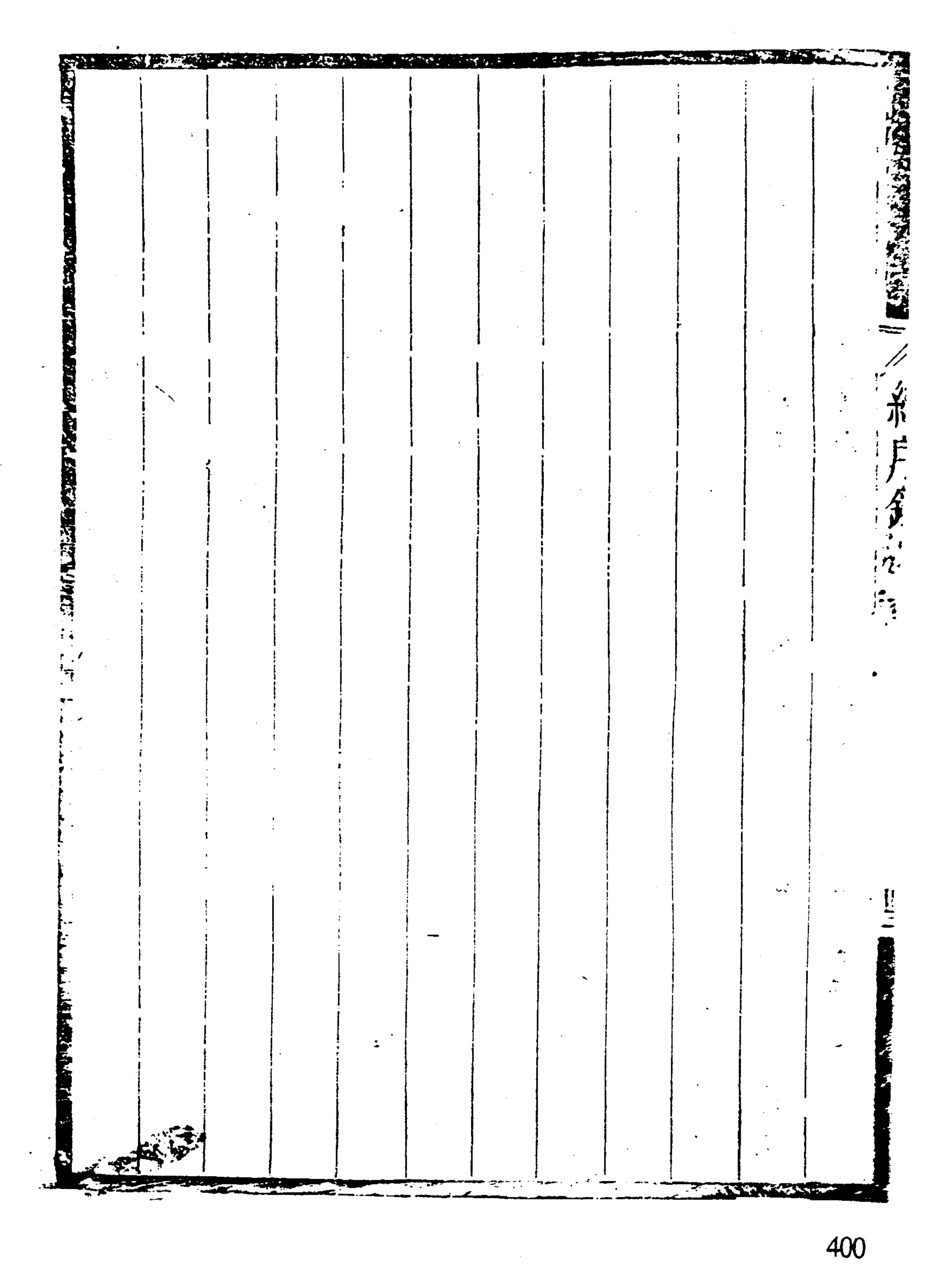
命重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堯育重犂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盖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註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甲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案下驩兜曰共工註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禹讓稷契暨咎繇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註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咎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下文云舜命伯夷爲秩宗舜時官也以先後參之唯無夏官之名以餘官紀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後代況之則羲叔爲夏官是

司馬也故分命仲叔注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玄分陰陽爲四時者非謂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爲四時但分高辛時重黎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其日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案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注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作乂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

其衆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肱
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
初天官為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即真之後
命禹為之即天官也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
注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為六卿春夏秋冬者并
掌方岳之事是為四岳出則為伯其後稍衆驩兜共工求
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即真之年九州言八伯者
據畿外八州鄭云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
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云有
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
如此記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

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聞。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陽已前官名畧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畧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案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蔑云。爲案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顧命。大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衞侯爲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

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即官號沿革。粗而言也。



# 儀禮註疏序

賈公彥

竊聞道本沖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註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竝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註者則有多門儀禮所註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日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註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略大經註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按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

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按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衰以表心絰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注黃之謬也其李之謬略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為本擇善而從兼增己義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去瑕取玖得無譏焉

# 春秋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

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

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亾，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亾，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

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
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
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
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
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
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
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
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
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
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
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
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

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衞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

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矣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

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春秋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三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縣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

代神器將移。鄭伯取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員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

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
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按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
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
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疏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
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
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註
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
矜伐性好非毁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
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
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黄雀在其後按僖公三十
三年經云晉人敗狄於箕杜註云郤缺稱人者未爲卿劉
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殽戰同按殽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

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負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
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
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
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註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
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
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
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
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
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經傳可考說况其餘錯亂良可
悲矣然此諸義疏猶有可駭云奉
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
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

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
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
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
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
騎尉臣隨德素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諸學
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
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

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

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揚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 春秋胡傳序

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

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
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
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
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
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
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
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
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
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
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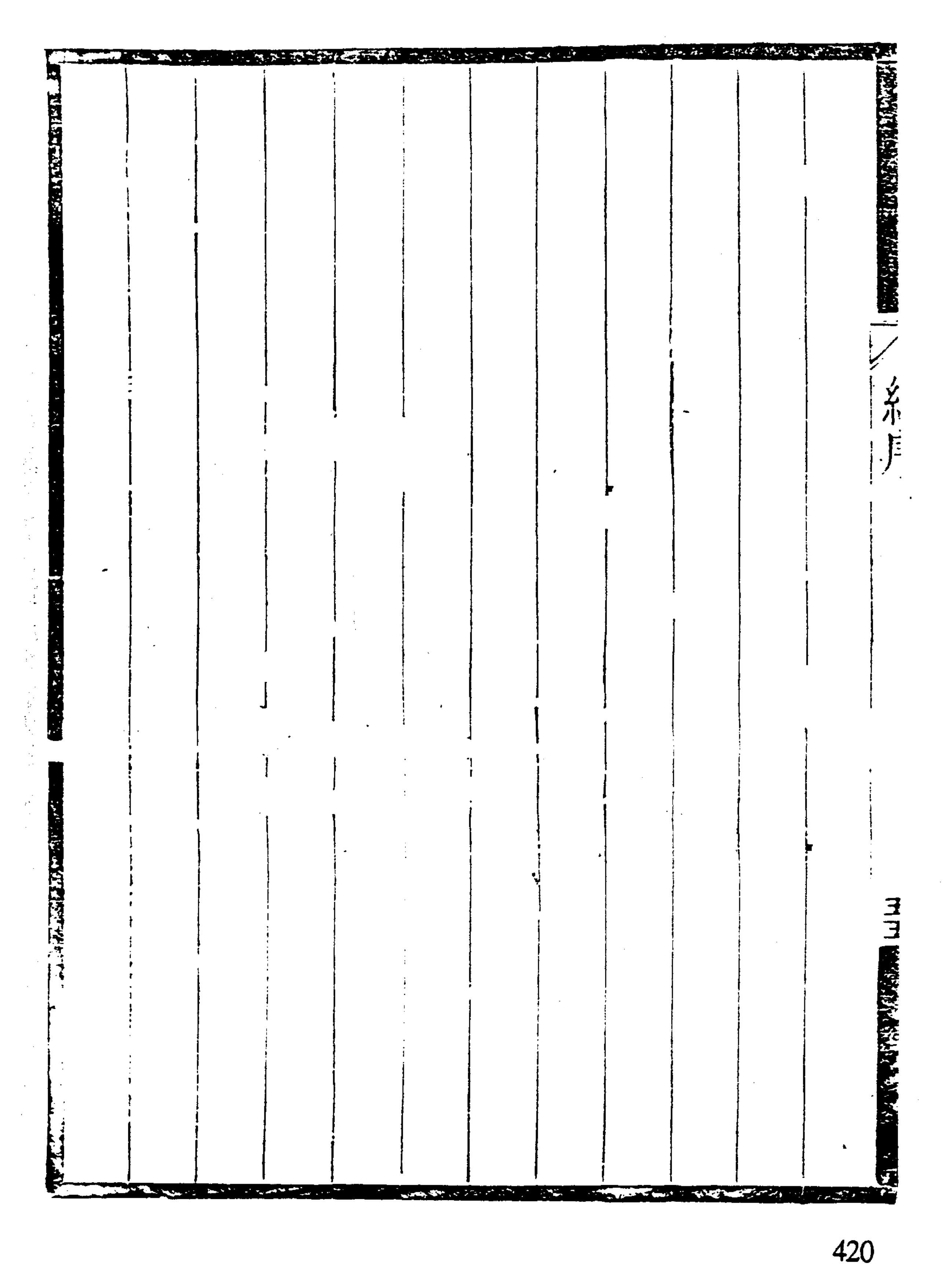
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竊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

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 公羊傳序

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畧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 穀梁傳序

范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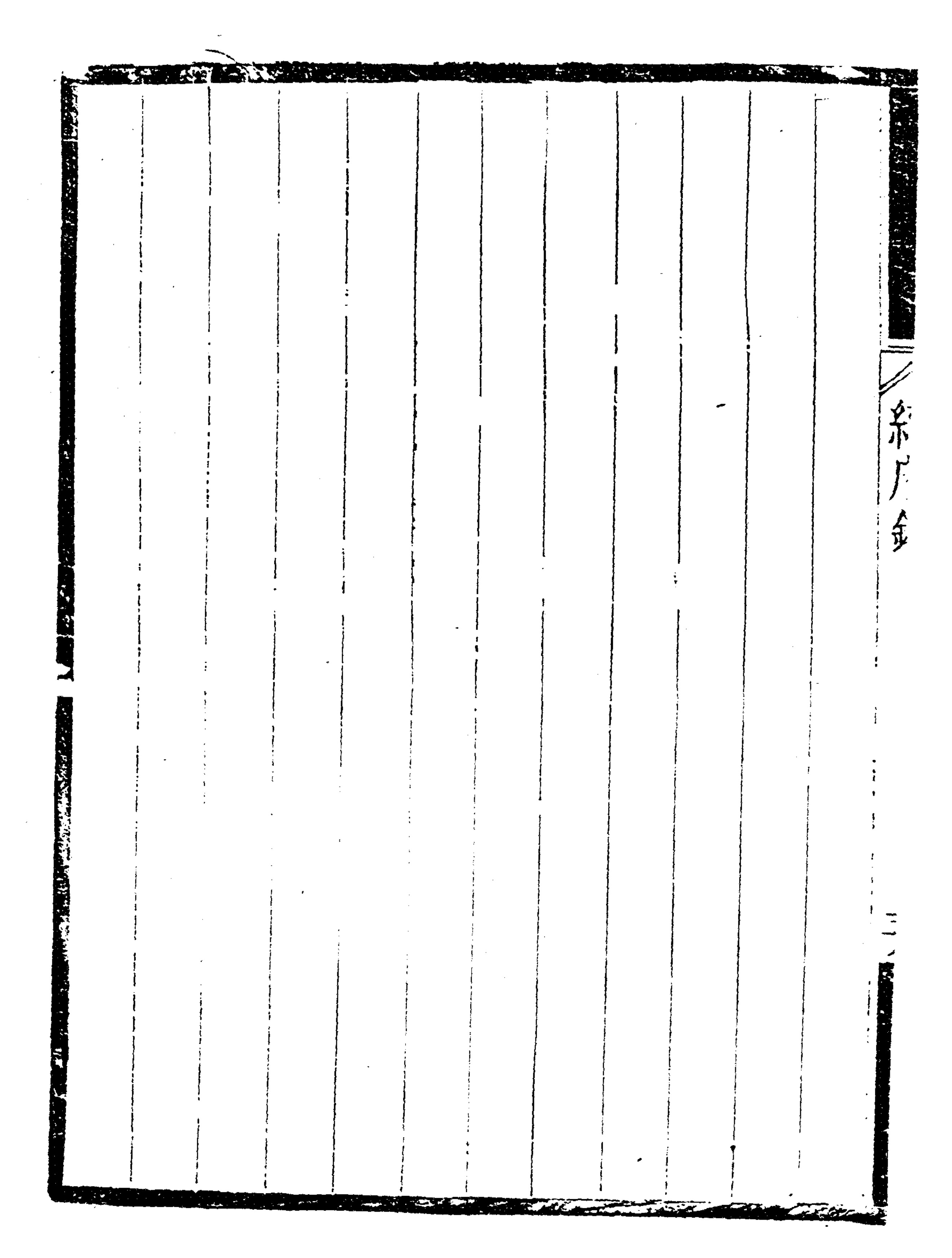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

迺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

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衞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敎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

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
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
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
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
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
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
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
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
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
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士諸儒同
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
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

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淪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集解



# 孝經註疏序

邢昺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註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

## 孝經序

傳注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襃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

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荅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顔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于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辯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

明皇遂於先儒註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又

唐明皇

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

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教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 爾雅註疏序

邢昺

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註之濫觴爲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醨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爲鑽仰繇是聖賢閒出詁訓遞陳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寖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辯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爲註者則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註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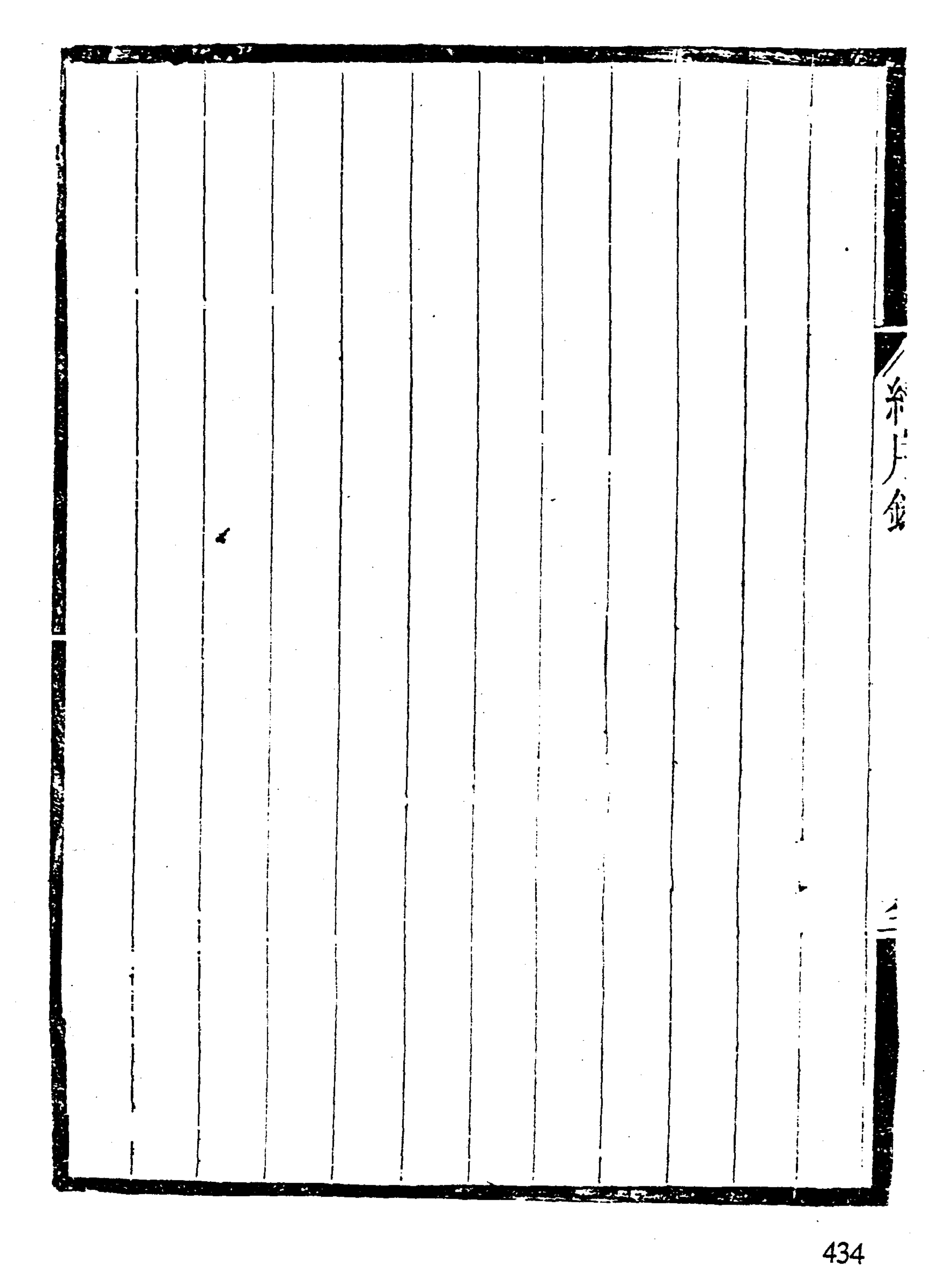
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旣奉勑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爲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爲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謹與尚書駕部員外郎直祕閣臣杜鎬。尚書都官員外郎祕閣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孫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太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臣王煥。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崔偓佺。前知洛州永年縣事臣劉士玄等。共相討論。爲之疏釋。雖上遵睿旨。共竭於顓蒙。而下示將來。尚慙於疏畧。謹序。

## 爾雅序

郭璞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

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辯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沉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 論語註疏序

何　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篇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

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 孟子正義序

孫奭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

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前奉敕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監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題辭解　　孫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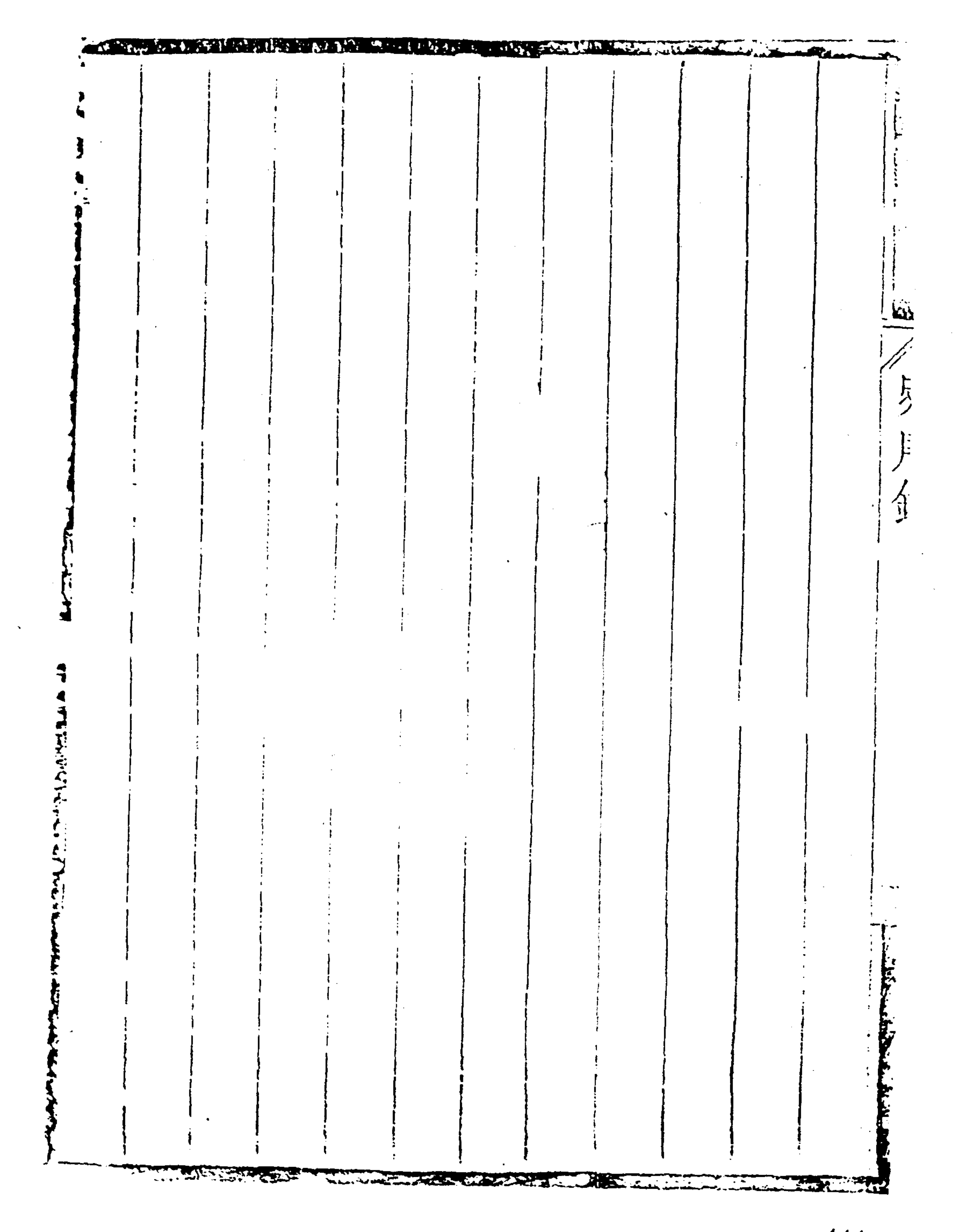
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横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竝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

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

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亾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

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剿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縕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

亦空乎



# 史序錄

天都吳承漸公儀纂輯　門人江韵孫仲謀

男　楷端人　仝較

## 史記正義序　張守節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都。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旣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裴駰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揚雄。皆稱良史

遂才況墳典湮滅簡冊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爾漢文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理蒼雅銳心觀採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濟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秘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厥子孫世疇茲史于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

## 史記索隱序

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襃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

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屬稿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錯綜隱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矣比於班書微爲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臥良有以也逮至晉末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宋外兵參軍裴駰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合爲八十卷雖粗見微意而未窮討論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作音義三卷音則微殊義乃更略爾後其學中廢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達學宏才鉤深探賾又作音義二十卷比於徐鄒音則具矣殘文錯節異音微義雖知獨善不見傷通欲使後人從何准的貞謏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

改更舛錯裨補疏遺義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採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云

## 索隱後序

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閒殘缺蓋多或旁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既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采衆賢羣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

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舊俗風謠，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詁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一十卷，唯記諸本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駰，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注本，合爲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尚奇，義則罕說。隋祕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敕於弘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二十卷。音及

周備義則更畧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秘寶故其學殆絶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覩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鄙禇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唯曰千載古良史難更然因退撰音義重作贊述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轅於司南也凡爲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 補史記序

小司馬氏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爲史官親掌圖籍憫春秋之絶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撰人臣之故實爰自黄帝迄於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

例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敘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爲書表題目。莫不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誡。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未有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鄒許春秋次國。畧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竝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

用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衞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爲蓋闕伯陽淸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殊今爰在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粗疎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然其網絡古今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揚榷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謝顓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陞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並更申而述之附于衆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史具條于後至如徐廣唯略出音訓

兼記畢屬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駰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羣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為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也今輒按今古仍以裴為本兼自見愚管重為之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並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既補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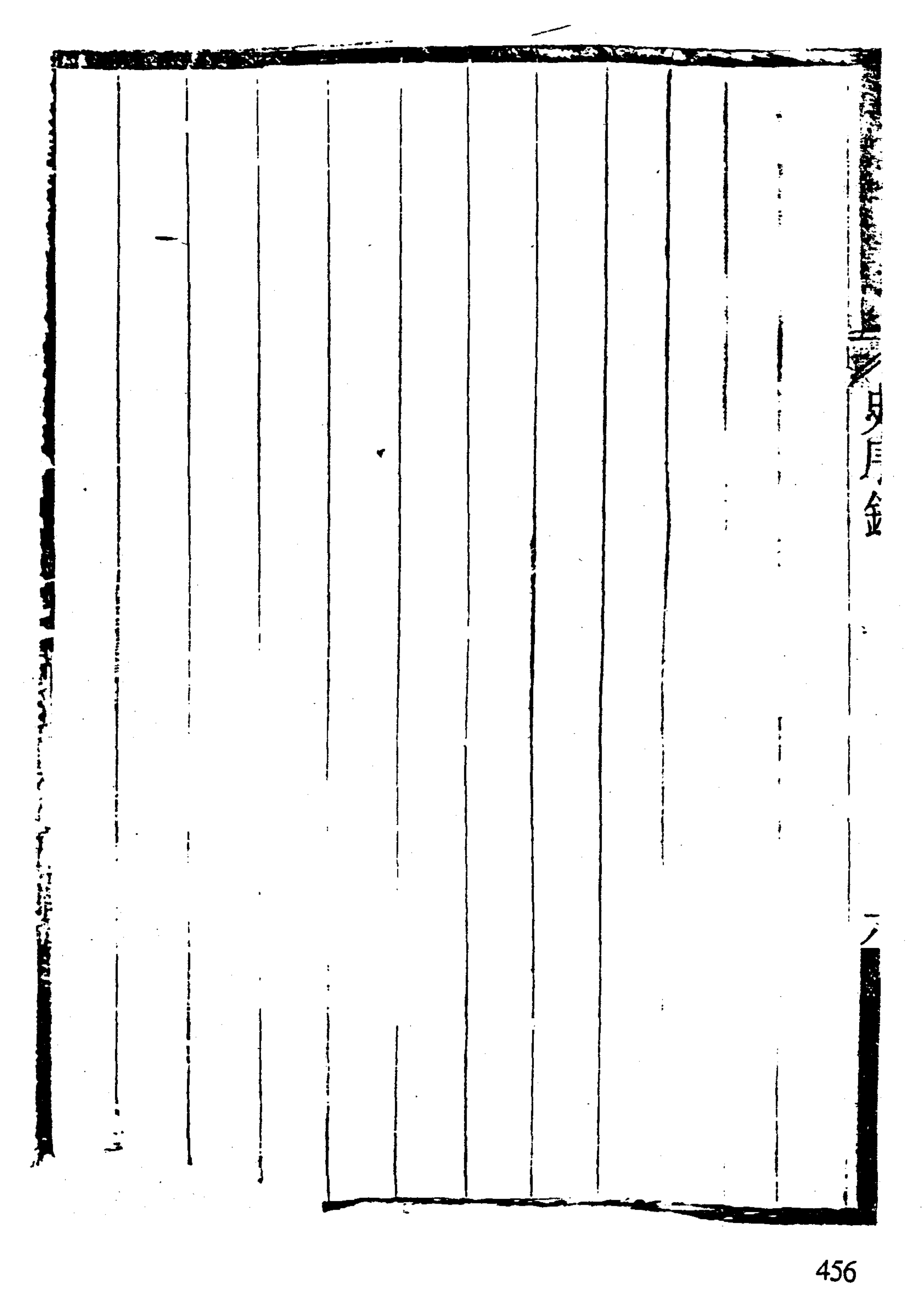
## 史記集解序

裴駰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

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爲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眞僞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嘒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

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畧抵捂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 漢書敘例

顏師古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爲服應曩說疎紊尚多蘇晉衆家剖斷益尠蔡氏纂集尤爲抵捂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召幽庸俾竭劣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喻胄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啟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慚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榷

漢書舊無註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

辨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及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知。所見續厠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爲兩秩。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所。錯亂實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三兩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弘益。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眞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遯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脩短有節不可格以恒例讀者茲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韞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畧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理亂眞匡而矯之以祛惑蔽若汎說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爲煩冗秖穢篇籍盍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

詳釋。無不洽通。上考典謨。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
六藝殘缺。莫覩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
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
可追駮前賢。妄指瑕纇。曲從後說。苟會局塗。今則各依本
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亦猶康成註禮。與其書
易相借。元凱解傳。無係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爰
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綜緝斯廣。所以經傳表志。時
有不同。常由筆削未休。尚遺秕稗。亦為後人傳授。先後錯
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波討源。搆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卷。
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手如常用可知。
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近代註史。競為該博。多

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掎摭利病。顯前脩之紕僻。騁己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讐。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之註解。冀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岐路。

敘錄　唐　庚

前漢書。班固所作也。固字孟堅。後漢章帝時人。初太史公作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父子。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孝山褚少孫段肅韋融。相次撰續。迄于哀平。猶名史記。至後漢明章間。固父彪續其書。未就而卒。

按後漢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

遺事作後傳數十篇以譏遷史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郡而不縣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彪卒子固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顯宗名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書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十二帝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凡百篇一百一十有八卷

按後漢列女傳曹大家班彪女一名昭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成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之所以致論於目睫也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上三國志注表　讀三國志遺書

裴松之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里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

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繢事以衆色成文。蜜蠭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絶藻繢。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畱無成。祗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

本傳　　晉書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宦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

其末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

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太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于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並傳于世

## 節錄裴松之傳　宋書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

拜殿中將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使湘州。稱指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後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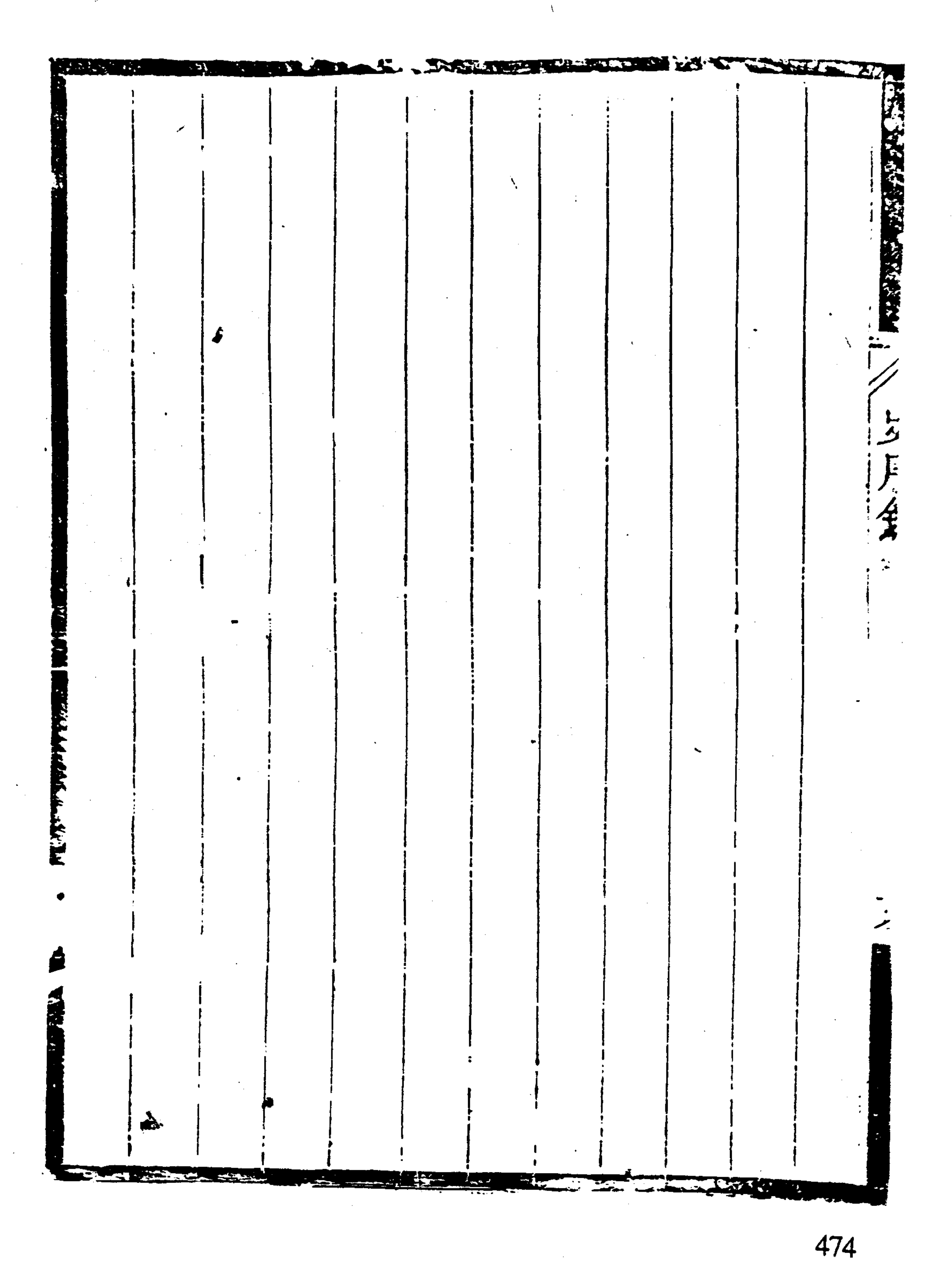
# 晉書載記序

唐太宗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餐膻飲湩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紀絕一作地脈苞玄菟款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

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爲魏處戎夷。雜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豪氂。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廻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効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符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符健後一年也。儁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沖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

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



## 節錄沈約本傳

梁書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嘗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高祖

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婚家相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此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云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

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惵惵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 節錄蕭子顯本傳

梁書

蕭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給事中天監初降爵爲子累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尉錄事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啟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累遷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宗正卿出爲臨川內史還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

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曰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所製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啟撰高祖集幷普通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學遞述高祖五經義五年領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之然太宗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出爲仁威將軍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時年四十九詔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今便舉哀及葬請謚手詔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畧

云余為郤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則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 上南齊書表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

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出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幷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

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歿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剏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

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臣恂臣寶臣穆臣藻臣洙臣覺臣彥若臣鞏謹序目錄昧死上

姚思廉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也幼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六歲誦書萬餘言弱不好弄博弈雜戲初不經心勤苦厲精以夜繼日年十二便能屬文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除南郡王行參軍兼尚書駕部郎值梁室喪亂於金陵隨二親還鄉里時東土兵荒人饑相食告糴無處察家口既多並採野蔬自給察每崎嶇艱阻求請供養之資糧粒恒得相繼又常以己分減推諸弟妹乃至故舊之絕者皆相分卹自甘唯藜藿而已在亂離之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即位授察原鄉令中書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吏部尚書徐陵時領著作復引爲

史佐太清初補宣明殿學士除散騎侍郎左遷尋兼通
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
沛國劉臻竊于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析皆有
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所叙事
甚詳使還補東宮學士于時濟陽江總吳國顧野王陸瓊
從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縡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
察每言論製述咸爲諸人宗重儲君深加禮異情越羣僚
宮內所須方幅手筆皆付察立草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
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
梁史事固辭不免後主纂業勅兼東宮通事舍人將軍知
撰史如故初梁季淪没父僧坦入于長安察蔬食布衣不
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

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勑申專加譬抑尒後又遣申宣旨誡喻曰知比哀毀過禮甚用爲憂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憂懷既深故有此及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居憂服兼齋素日久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名見見察柴瘠過甚爲之動容乃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既蔬菲歲久可停持長齋又遣度支尚書王瑗宣旨重加慰喻令從晚食手勑曰卿羸瘠如此齋菲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示甚爲佳也尋授度支尚書領著作並如故

察既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婣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且澄鑒之職時人久

以梓匠州許攺遷選部雅允朝望初吏部尚書蔡徵移中
書令後主方擇其人尚書令江總等咸共薦察勅答曰姚
察非唯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選難才今得之矣乃
神筆艸詔讀以示察察辭讓甚切後主曰選衆之舉僉議
所歸昔毛玠雅量清恪盧毓心平體正王蘊銓量得地山
濤舉不失才就卿而求必兼此矣且我與卿雖君臣禮隔
情分殊常藻鏡人倫良所期寄亦以無慙則悊也陳滅入
隋開皇九年詔授祕書丞別勅成梁陳二史又勅於朱
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別日乃獨召[illegible]殿賜菓菜乃
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illegible]唯得此一
人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
中有白鳩巢于戶上年七十四大業二年終于東都遺令

薄葬。曰。吾意歛以法服。並宜用布。松板薄棺。纔可周身。王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鹿車即送厝舊塋北。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菓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察性至孝。有人倫鑒識。沖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終日恬靜。唯以書記為樂。於墳籍無所不覩。每有製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且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抄撰。無時蹔輟。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悉窮該博。并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察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文帝開皇之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今在內殿。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誡約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泣涕奉行。思廉在陳。為衡陽

王府法曹參軍轉會稽王主簿入隋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閒郡司法大業初內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陳二代史自爾以來稍就補續。

贊

史臣曰。史臣先臣禀茲令德。尤斯百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畧之書。名山石室之紀。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奇奧。遍探妙幷。故道冠人師。搢紳以爲準的。旣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斷決焉。

# 梁書目錄序

曾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吾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內哉言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辯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

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合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

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足以覆露乎
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
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
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爲失
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
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
聖人所以兩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
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
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
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
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
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

此而易彼也。

姚思廉傳　　唐書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寡嗜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貲。仕陳會稽王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事，以父喪免。服除，補河閒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歿，以屬思廉，故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眙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閤，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

者隋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爲皇太子遷洗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炅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賜雜綵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以藩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亦展盡無所諱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即頓劇豈爲游賞者乎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謚曰康陪葬昭陵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與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孱王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

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宏太宗之尊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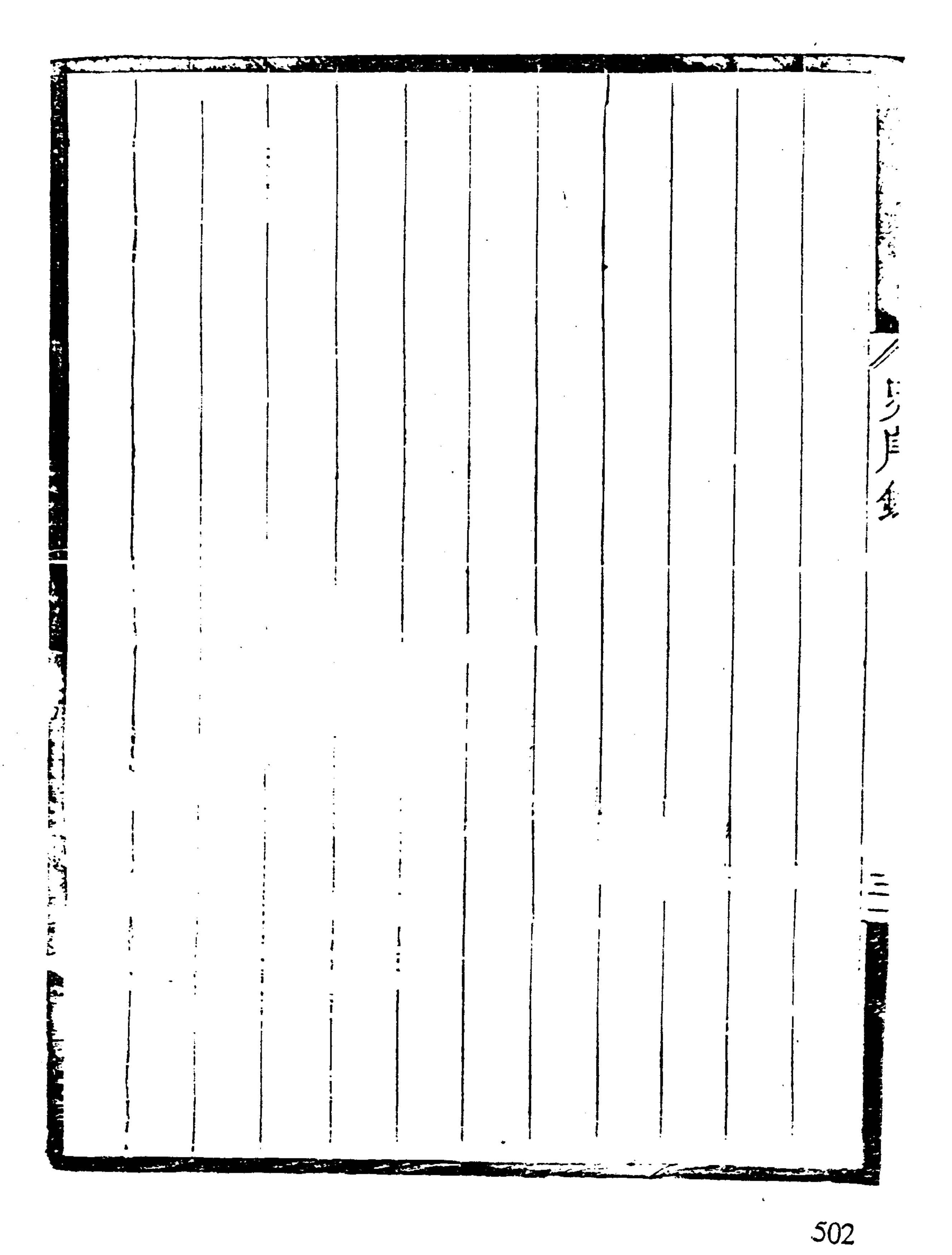
陳書目錄序

曾　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亾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歿察之將歿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

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
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
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
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
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
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
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
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
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感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
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亾與亾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
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
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

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刑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槩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旣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卒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 魏收本傳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少機警不持細
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
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
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之鋭減而精力不輟
以文華顯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
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
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
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
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
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
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

才時孝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舅崔孝芬怪而
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
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
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
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
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人
稱其才而鄙其行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
求修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
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啟收兼散騎常侍修國
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國史自魏梁
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
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

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

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
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
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辯
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
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
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
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列
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
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
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
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
分爲十二袠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

表一啟。皆獨出於收。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為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以群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諠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為直置祕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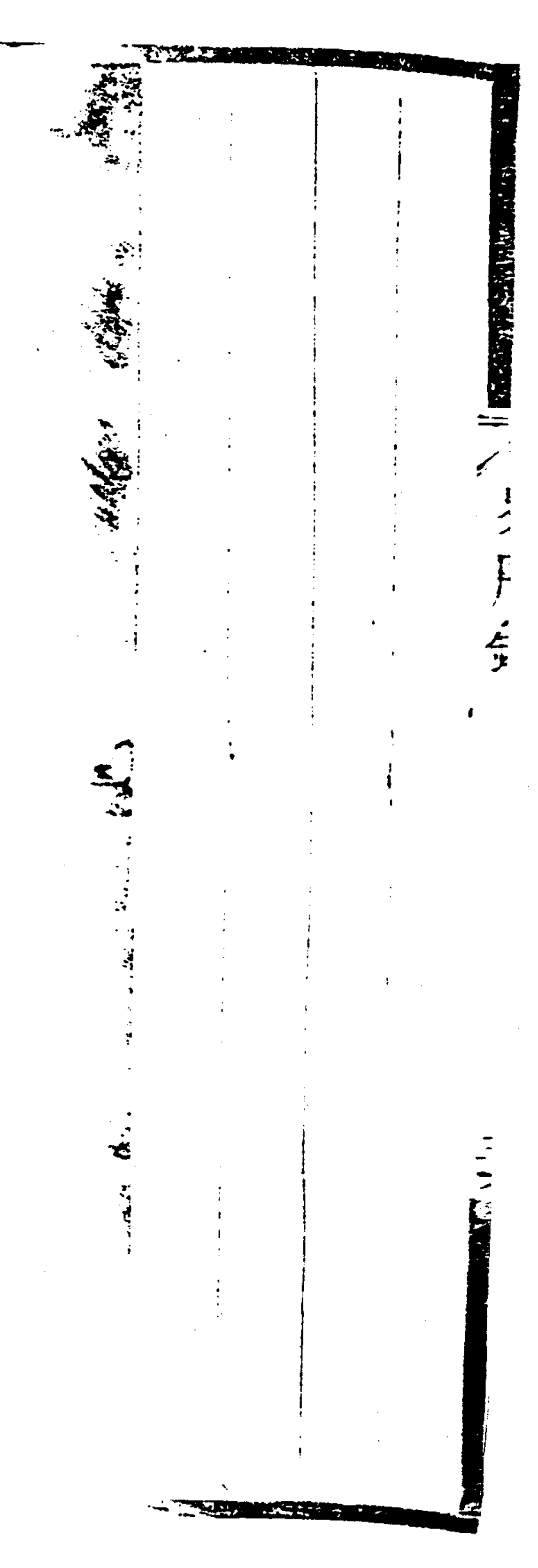
一本付并省。一本付勑下任人寫之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敬畏恐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也。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亾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於外。先養弟子仁表爲嗣。

## 李百藥傳　　唐書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郲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引蔭補三衛長。乃性疏俛。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被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宮。襲父爵安平公。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律令陰陽書。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揚州。召不赴。銜之。及即位奪爵。爲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戍會稽。會崇亂。城守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宜斥隴處。乃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與李子通杜伏威更相

彧。百藥轉側寇亂中。數或為盜。卒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illegible]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伏[illegible]之為王雄誕保護得免。公祏反。授吏部侍郎。或譖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祏書。乃解。猶貶涇州司戶。太宗至涇州。召與語。悅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明年。除禮部侍郎。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媟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遷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為子。久之固乞致仕。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

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爲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者累年。好獎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沈鬱。詩尤其所長。樵廝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姓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爲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起兵立總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秘書丞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耶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秘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中書

令蕭瑀。舍人顏師古。孔紹安。魏徵。姚思廉。陳叔達。庾儉。及德棻。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譔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更與祕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祕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脩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脩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廢。坐除名爲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曾修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東凡十有八人。德棻爲先進。故類例多所諏定。除祕書少監。永徽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遷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館學士坐中華殿。問何修而王若霸。又當孰

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為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為而要對曰古者為政清心簡事為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為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亾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亾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亾也帝悅厚賜以荅其言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為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謚曰憲

贊曰德棻等之才猷纚謬皆治世華采而澌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亾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亾成敗陳諸前而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

誠知治之本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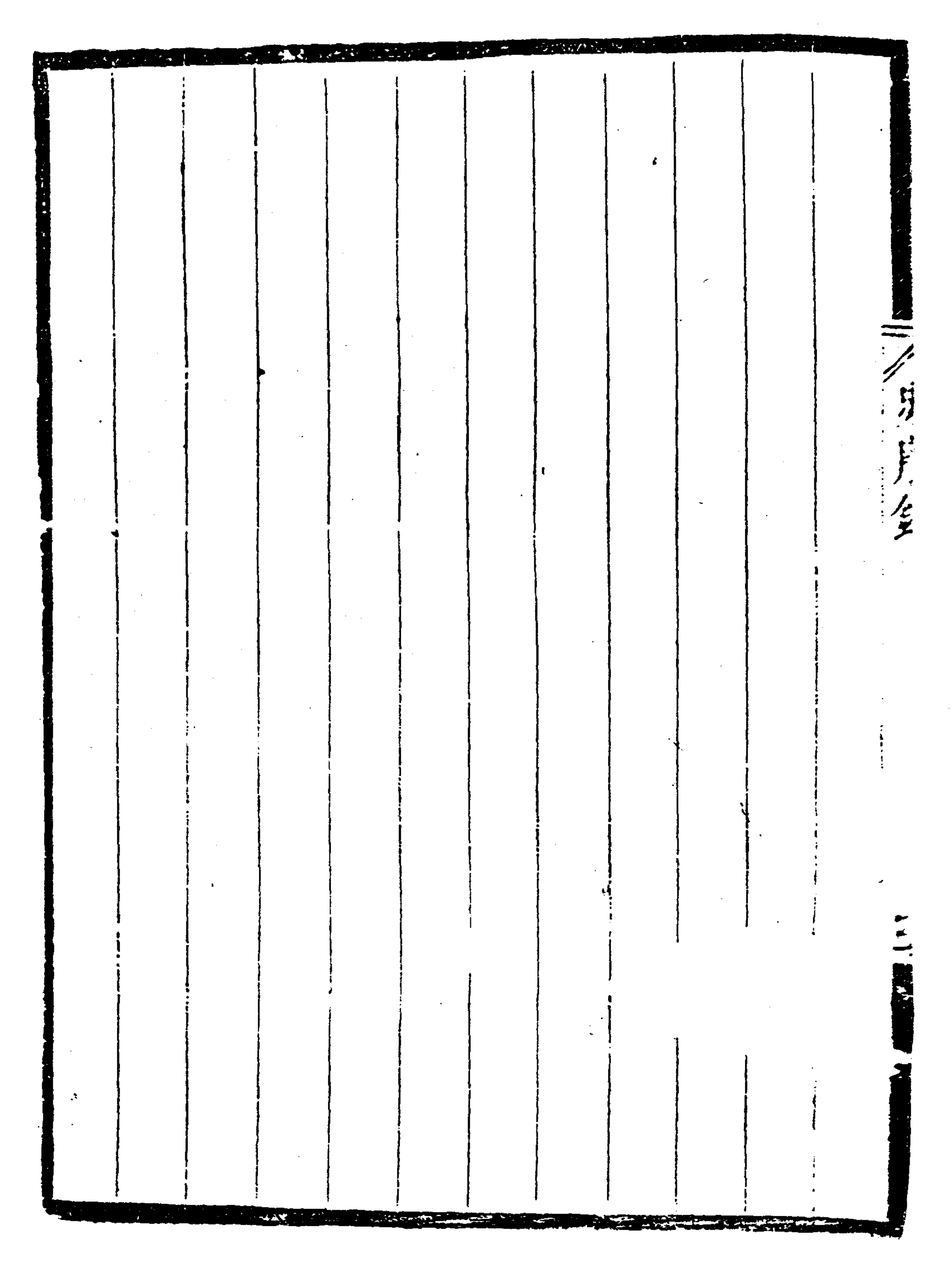
上周書表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特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刑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及予之言。既當其意。遂起拜晝夜論訓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訓已以聽之。考於書。惟府兵之設。歛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已就其事而

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己。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己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精粗兩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內不欺其心。則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撰天下之理。御人

之言。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何忠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無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倣以新法度。而令能者馳騖於下。有忠信之守。而無傅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怫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勢則甚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安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

豈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徙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効。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臣燾臣安國臣希昧死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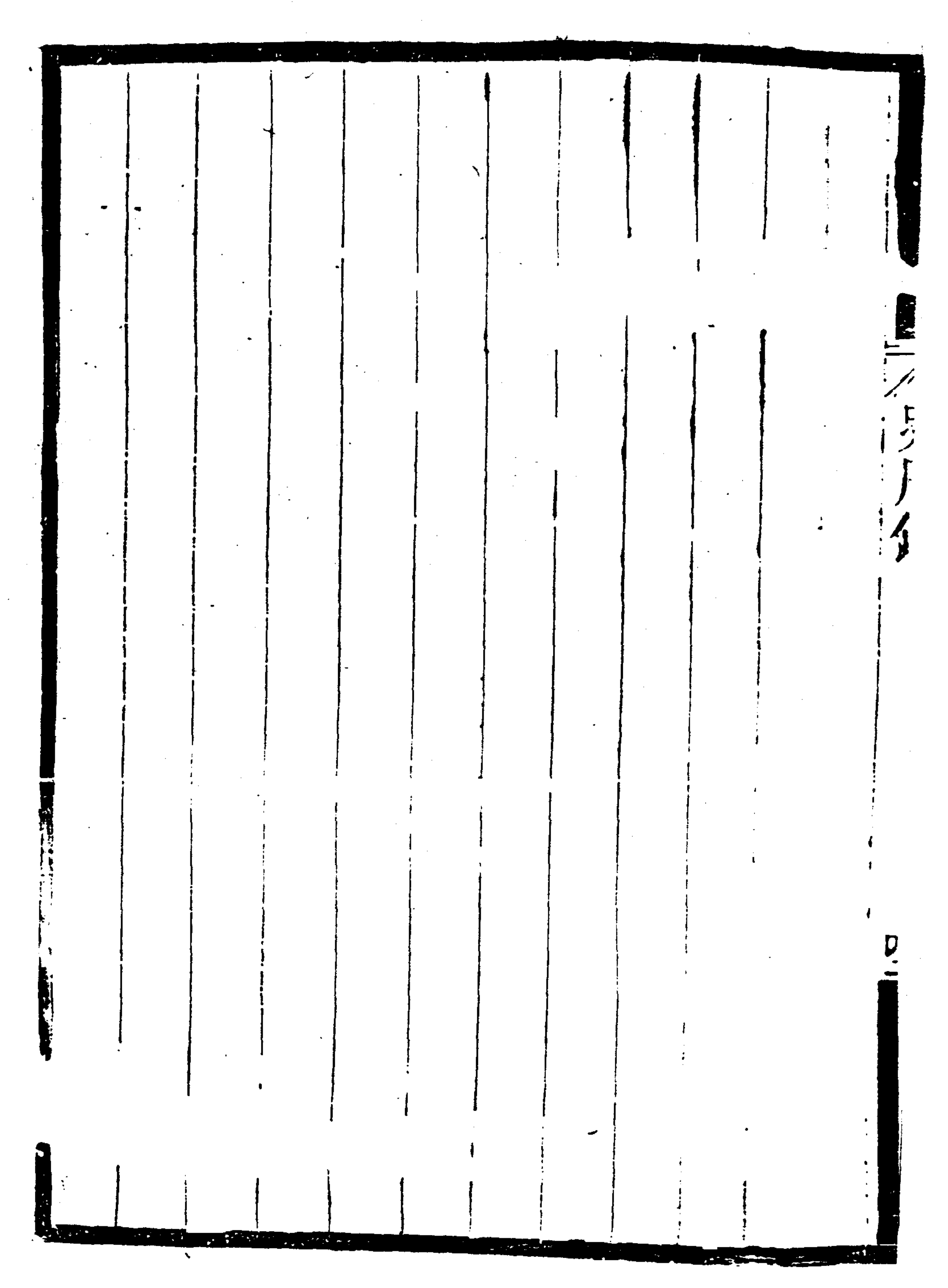
# 敘傳輯畧

李延壽

李大師字君威幼而爽悟神情警發標格嚴峻人並敬憚之身長七尺五寸風儀甚偉好學無所不窺善綴文備知前代故事若指諸掌商較當世人物皆得其精弱冠州將賀蘭寬名補主簿寬當時位望又與大師年事不侔初見言未及終便改容加敬曰名下故無虛士尋除冀州司戶參軍大業暮年王塗弛紊府官者率多侵漁皆致潤屋大師獨守清戒無所營求家產蕩致窘迫郡丞鄭孝稜並相歎服曰後於歲寒此言於公得之十年遷渤海郡主簿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

以備南北。家本多書。因編緝前所修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焉。所製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延壽。延壽與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緝之暇。晝夜抄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從官蜀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所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東宮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啟延壽修晉書。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時以諫議大夫奉敕修隋書十志。復準敕召延壽撰錄。因此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家素貧罄。又不辦雇人書寫。至

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竝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七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宋凡八代爲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



本傳　唐書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

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祕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

上南史北史表

臣延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言必資良直是以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誥誓斯陳殷周之烈彌顯暨書有作鹿門貽鑒於臧孫晉乘無隱桃園取議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誡之方率由茲義逮秦書既燼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條流且異綱目咸張自斯

以後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微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曰名家並已見重前修無俟揚榷洎紫氣南浮黃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則總歸諸晉若述之士家數雖多泛而商畧未聞盡善太宗文皇帝神資睿聖天縱英靈爰動沖襟用紆玄覽深嗟

蕪穢。大存刊勒。既懸諸日星。方傳不朽。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汙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說短書。易爲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貿遷。日失其眞。晦明安取。二則至人高跡。達士弘規。因此無聞。可爲傷歎。三則敗俗巨蠹。滔天桀惡。書法不記。孰爲勸獎。臣經生多幸。運奉千齡。從貞觀以來。屢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爲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爲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爲二書。一百八十卷。以

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陳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懷慕尚又備得尋聞私爲抄錄一十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故淹時序迄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次別代共爲部秩除其冗長捃其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見雖則疏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盡其南史刊勒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既撰自私門不敢寢嘿又未經聞奏亦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謹言

隋書序

武德初，令狐德棻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闕畧。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憑，一易世，事皆汩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高祖以爲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顔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秘書丞魏徵主齊，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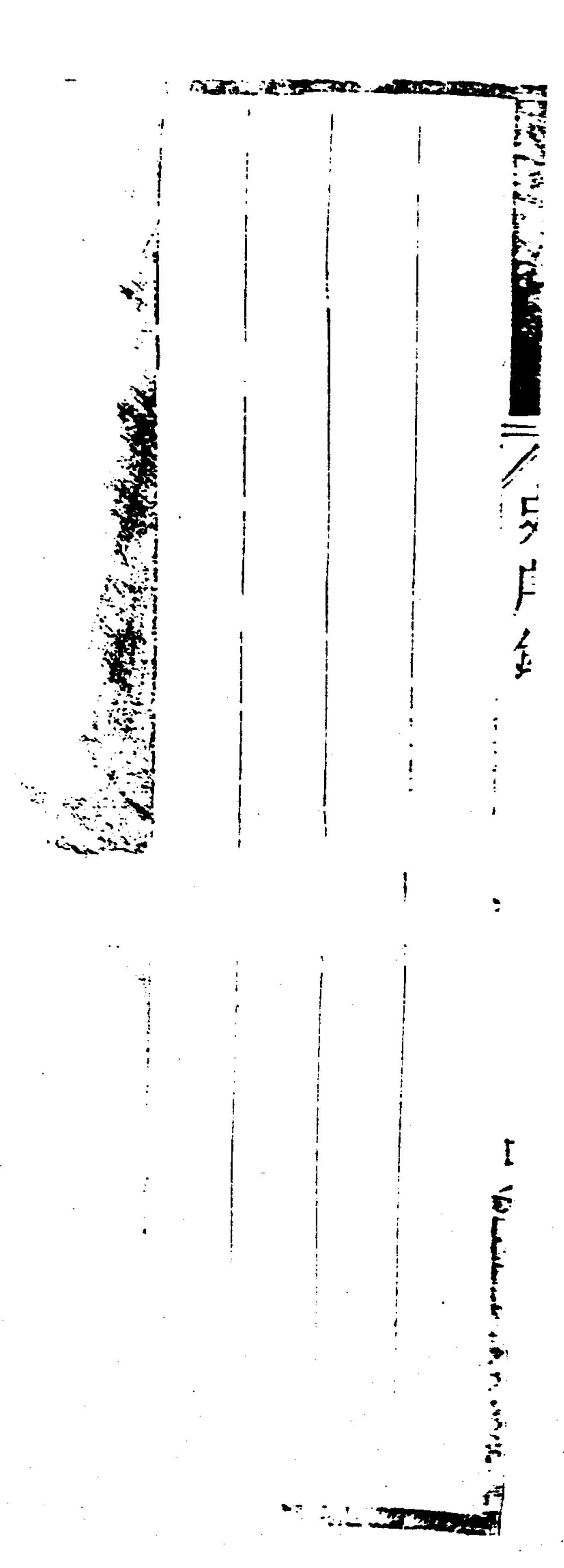
立。乃以左僕射房玄齡總監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殿中侍御史崔仁師祕書郎岑文本中書舍人令狐德棻次周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而祕書監魏徵次隋史。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化李延壽敬播趙弘智等同撰。書成奏上。凡世紀五。志三十。列傳五十。合八十五卷。

## 通志畧

鄭樵

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之書是矣。然亦隨其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隋二

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進新唐書表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沬。補緝闕亡。黜正偽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公亮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

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

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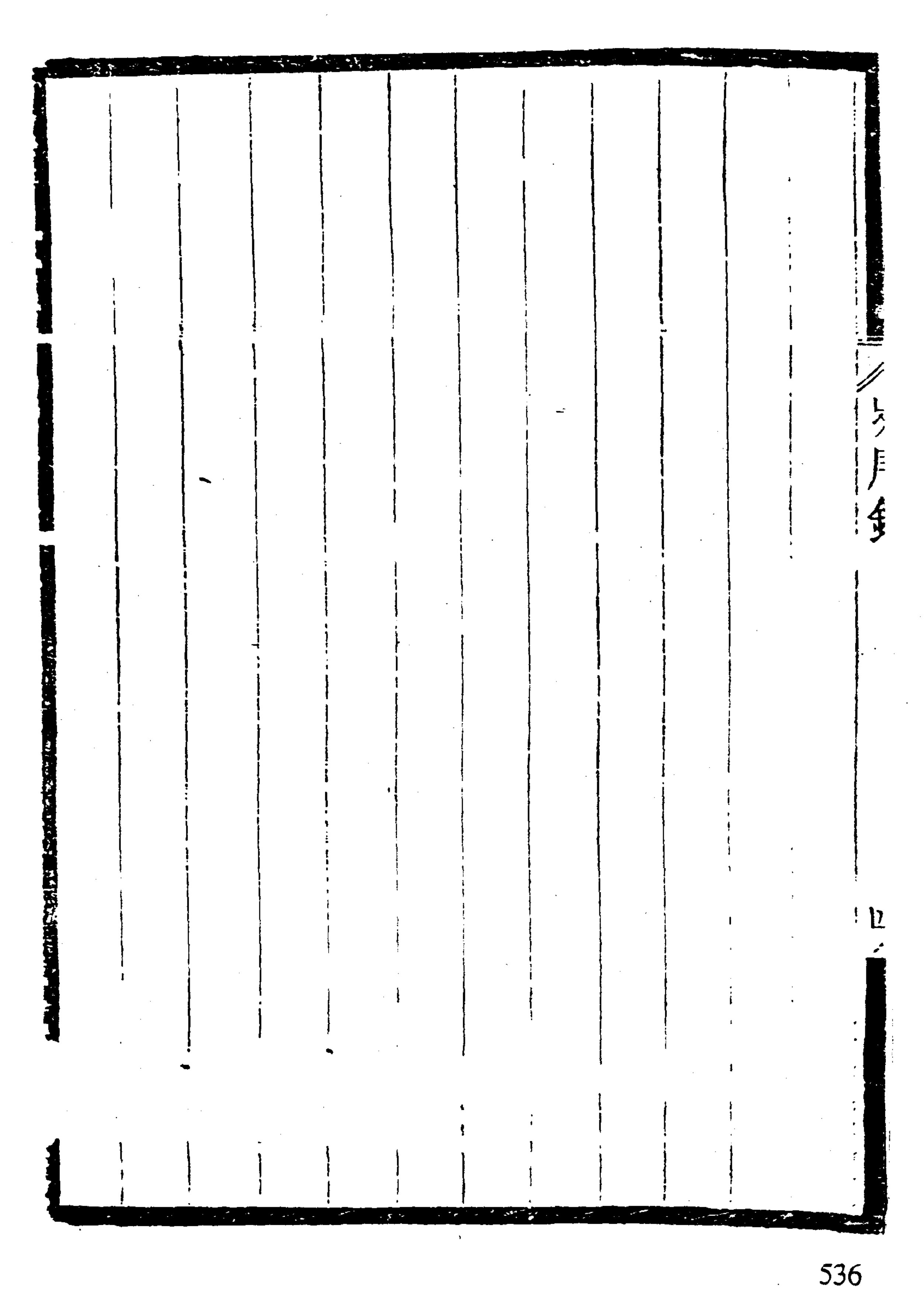
講誦六經。

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
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
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
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
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
上心之所閔。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
中知制誥臣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
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與編修官禮部郎中知制
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羲叟等。並膺
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
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

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

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臣公亮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嘉祐五年六月　日提舉編修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臣曾公亮上表



# 五代史記序

陳師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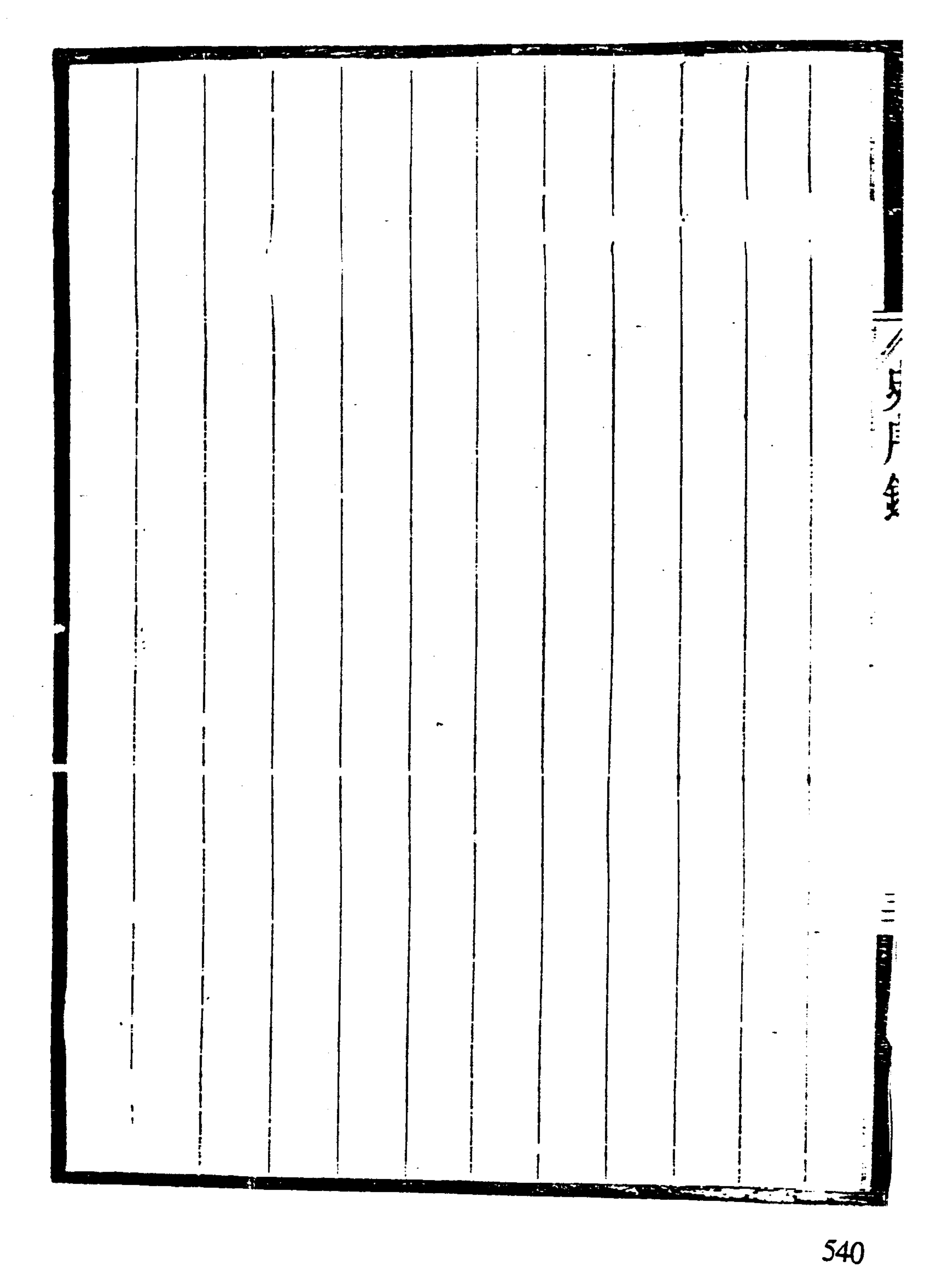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仁而興。積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剝喪之威。亦其效耳。夫國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時。上之人以慘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滅構禍。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賊。如髦薙草木。幾何其不胥爲夷也。逮皇天悔禍。眞人出寧。易暴以仁。轉禍以德。民咸保其首領。收其族屬。各正性命。豈非天邪。方夷夏相蹂。兵連亂結。非無忠良豪傑之士竭謀單智以緩民之死。乃埋沒而無聞矣。否閉極而泰道升。聖人作而萬物覩。指揮中原。兵不頓刃。向之滔

天臣滑。挾毒煽禍。以害斯人者。蹈鼎鑊斧鑕之不暇。豈非人邪。天與人相爲表裏。和同於無間。聖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歸。國之所恃以爲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堯舜之盛。漢唐之興。秦隋之失。魏晉之亂。南北之亂。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有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迹。奸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考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蓄潛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迹實錄。詳於舊記而襃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至於論朋黨宦女。忠孝兩全。義子降服。豈小補哉。豈小補哉。

凡例中

徐無黨注

徐無黨曰。凡諸國名號。梁本紀。自封梁王以後始稱梁。唐本紀。自封晉王以後始稱晉。自建國號唐以後始稱唐。各從其實也。自傳而下。於未封王建國之前。或稱梁稱晉稱唐者。史官從後而追書也。唐嘗稱晉而石敬塘又稱晉。李昪又稱唐。劉龑已稱漢。而劉旻又稱漢。王建已稱蜀。而孟知祥又稱蜀。石晉自爲一代。不待別而可知。唐漢蜀則加東南前後。以別其世家。梁初嘗封沛。東平南唐初嘗稱齊。三號當時已不顯著。故皆畧而不道。五代亂世。名號交雜而不常。史家撰述。隨事爲文。要於理通事見而已。覽者得以詳焉。



## 進宋史表　　脫脫

伏惟周公念先業之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覩趙氏隆替之由。足見皇元混一之績。欽惟世祖皇帝。初由宗邸。親總大軍。龍旂出指于離方。羽葆歸登于乾御。櫛風沐雨。詎辭跋履之勞。畧地攻城。咸遵稟授之算。揚舲而平江漢。卷甲而克襄樊。龔行弔伐之師。昭授寵綏之寄。及夫收圖書于勝國。輯黼冔于神京。披宋臣而列政途。載宋史而歸秘府。然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惟均。示一統之無外。樞庭偃武。既編戡定之勳。翰苑摛文。尋奉纂修之旨。事機有待。歲月易遷。累朝每切於繼承。多務未遑於制作。欽惟恢弘至道。紹述丕謨。往行前言。樂討論于古訓。祖功宗德。思揚厲于耿光。惟我

朝大啓基圖。彼異會後歸版籍。視金源其未遠。紬石室以
具存。及茲累洽之時。成此爾文之典。命臣編劘分局。彙粹
爲書。起自東都。迄于南渡。紀載餘三百載。始終繼　再朞。
考夫建隆淳化之經營。景定咸平之潤色。慶曆皇祐以忠
厚美風化。元豐熙寧以聰明紊憲章。馴致紹聖紛紜。崇寧
荒亂。治忽昭陳於方冊。操存實本于宫庭。若乃建炎紹興
之圖回。乾道淳熙之保乂。正直用則人存。政舉邪佞進則
臣辱主憂。光寧之朝。僅守宗社。理度之世。已蹙封疆。顧乃
拘信使以渝盟。納叛臣而侵境。由奸權之擅命。啓邊釁以
召兵。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卧面說王蠻。乃存秉節
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載惟貞元之會。合屬
當泰道之熙明。衆言殺亂于當時。大詖昭宣於今日。矧先

儒性命之說。賚聖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彝倫賴是而匡扶。雖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逃司馬寡識而輕信。至若論其有奬。亦惟斷以至公。大槩薛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繁簡以時。而文之今古以時。舊史之傳述既多。雜記之蒐羅又廣。於是參是非而去取。權豐約以損增。事嚴敢討於疾徐。日積亦虞于玩愒。臣等忝司當撰。猜預提綱。周洵在局之言。靡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有限。而報效之志無窮。倘垂清燕之觀。尚助緝熙之益。曰若帝堯。曰若帝舜。惟聖心稽古之功。監于有夏。監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謹撰述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裝潢四百九十二帙。隨表塵獻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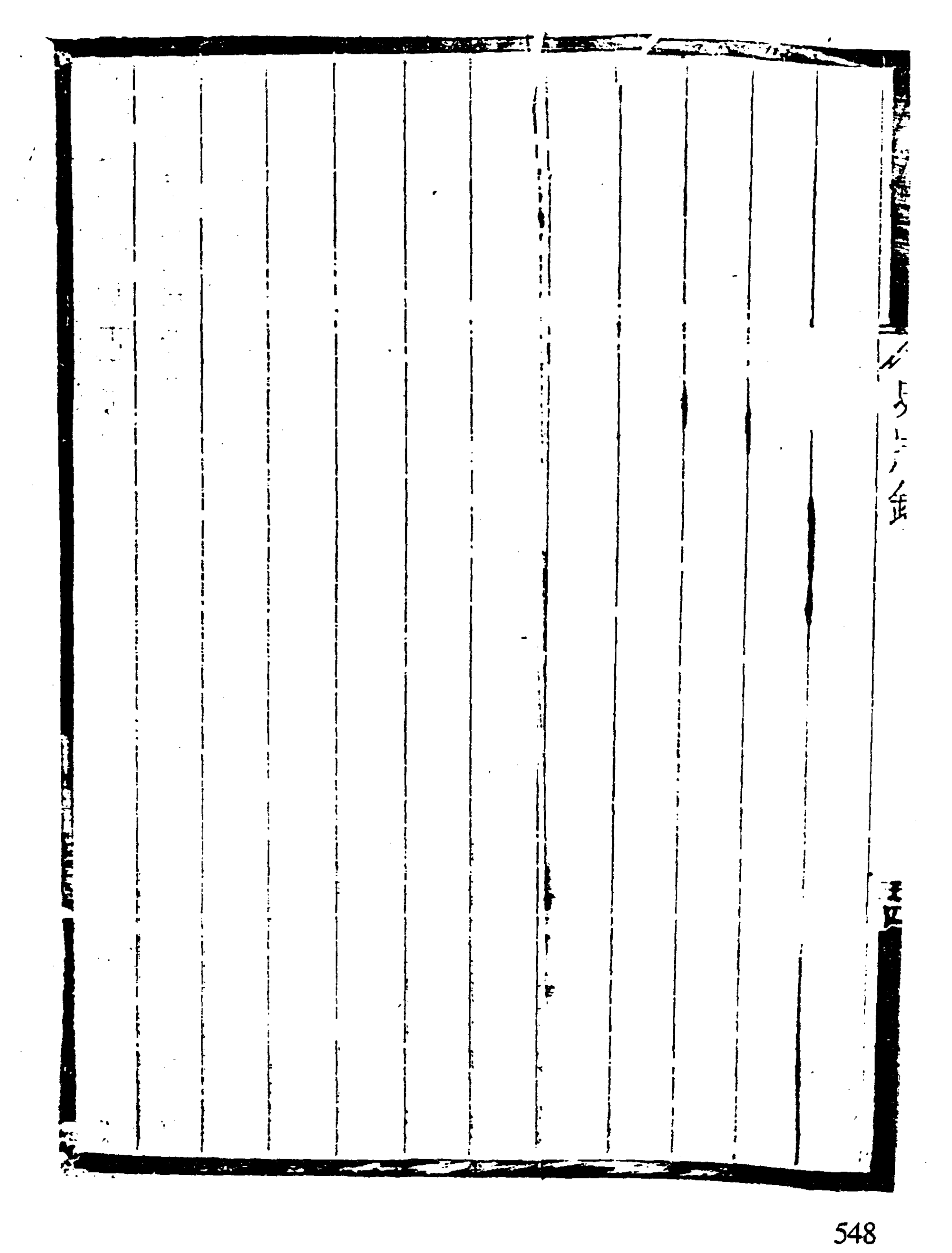
聞。

進遼史表　　　　　　　　　　　　脫脫

竊惟天文莫驗於璣衡人文莫證於簡策人主監天象之休咎則必察乎璣衡之精監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太史之稱然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者吉凶之兆敬怠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述前代之設施天意有助人君之鑑戒遼自唐季基於朔方造邦本席於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善鄰而和戰以定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斂吏課每嚴於芻牧歲儀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罪則脗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遵三歲之制享國二百一十九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釁隙生讒賊興而根本

感變強爲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天祚自絕大石苟延國
既丘墟史亦蕪穢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辭乏精詳五
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記予奪各徇其主傳聞況
失其眞我世祖皇帝一視同仁深加愍惻嘗勅詞臣撰次
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歲月因循造物有待臣脫脫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如堯稽古而簡寬容衆
若舜好問而濬哲冠倫講經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乎往
牒茲修史事斷自宸衷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
起於是命臣等分撰遼史起至正三年四月訖四年三月
發故府之積藏集遐方之匭獻蒐羅剔抉刪潤研劘紀志
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是非不逃千載之實臣脫脫叨
承隆寄幸覩成功載宣日月之光華願效涓埃之補報我

朝之論議歸正。氣之直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
喜而惡者懼。所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
四十六卷。各著論贊。具存體裁。隨表以聞。



## 進金史表

阿魯圖

漢高帝入關任蕭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徵以作隋書蓋曆數歸真主之朝而簡編載前代之事國可滅史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矧夫典故之源流章程之沿革不披往牒曷蓄前聞維此金源起於海裔以滿萬之衆橫行天下不十年之久專制域中其用兵也如縱燎而乘風其得國也若置郵而傳令及熙興於禮樂乃煥有乎聲明嘗循初而汔終因考功而論德非武元之英畧不足以開九帝之業非大定之仁政不足以固百年之基天會有吞四海之勢而未有一四海之規明昌能成一代之制而亦能壞一代之法海陵無道自取覆敗宣宗輕動曷濟中興迨夫浚郊多壘之秋汝水飛煙之日天人屬望久有在矣

君臣守義益足取焉我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以有名之師而釋奕世之憾以無敵之仁而收兆民之心勁卒搗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扼其吭指顧可成於雋功撫綏莫窺於廟算懲彼取遼之暴容其涉河以遷太宗英文皇帝席卷雲朔而狗地并營囊括趙代而傳檄齊魯滅夏國以蹴秦鞏通宋人以偪河淮睿宗仁聖景襄皇帝冒萬險出饒風長驅平陸戰三峯乘大雪遂定中原太陽出而爝火熄正音作而衆樂廢爰及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恢弘至化勞來遺黎燕地定都撫武靈之舊址遼陽建省撫肅慎之故墟於時張柔歸金史於其先王鶚輯金事於其後是以纂修之命見諸敷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曆推行而非竟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欽惟皇帝

陛下緝熙聖學紹述先猷當邦家閒暇之時治經史討論之務念彼泰和以來之事蹟涉我聖代初興之歲作太祖受帝號於丙寅先五載而朱鳳應世皇毓聖質於乙亥踰一歲而黃河清若此貞符昭然成命第以變故多而舊史闕耆艾沒而新說訛弗折衷於大朝恐失真於他日於是聖心獨斷盛事力行申命臣集衆技以責成書佇奏篇以覽延監臣等仰承隆委俯竭微勞紬石室之文誠乏司馬遷之作獻金鏡之錄願攄張相國之忠謹撰述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目錄二卷裝潢成一百三十七帙隨表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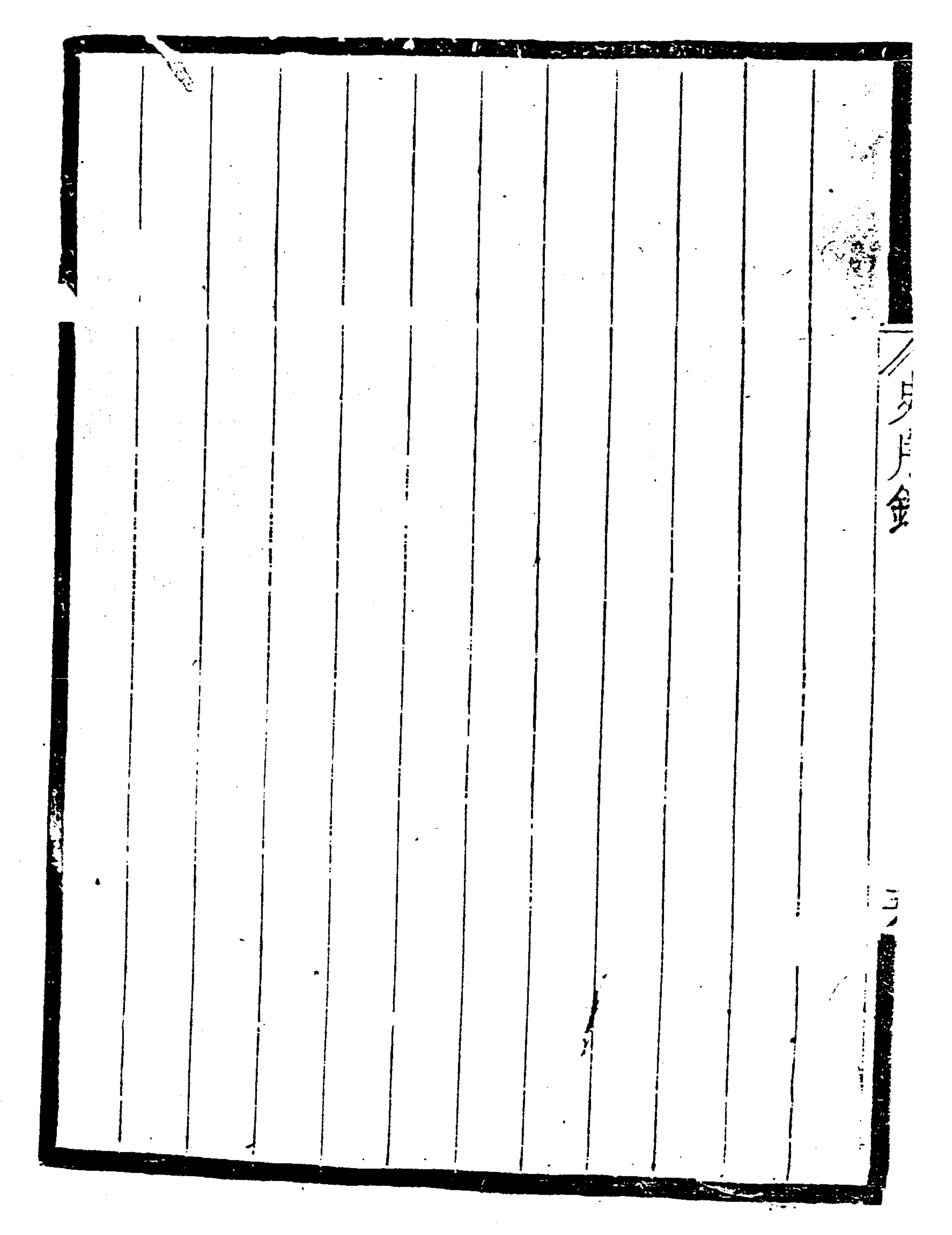
## 進元史表

宋濂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鑒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干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而爲食。擴推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惟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事號隆平。豈亨豫大之言。鼓倡于天曆之世。離析渙崩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嬖倖蠱惑于中。權奸蒙蔽於外。漢綱祇因於疎濶。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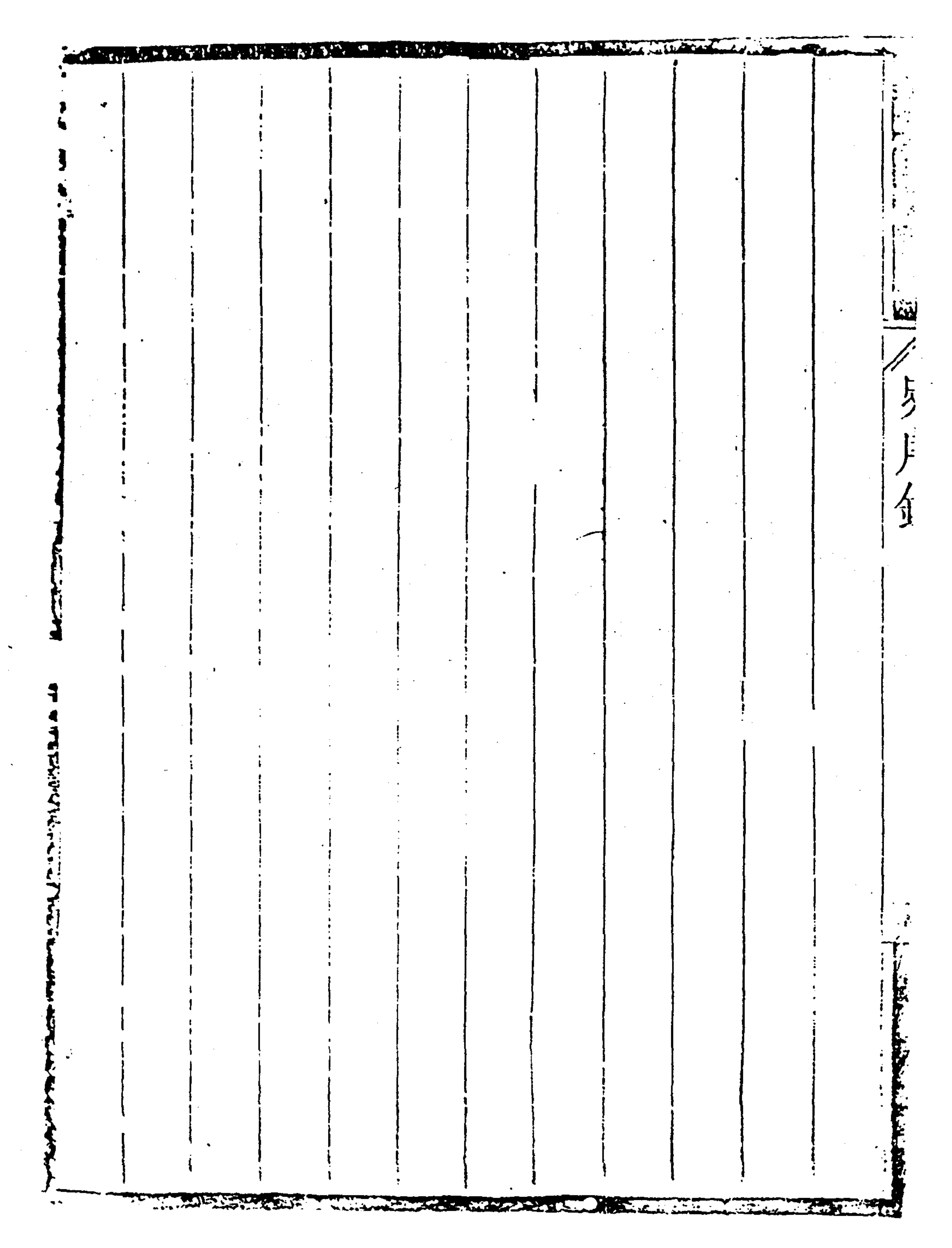
綱遠見於陵遲風憲皆爲不捕之猶將士盡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于重溟海岳竟歸于眞王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卽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旣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致于艱深事迹務令于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于人此皆天誥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于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協恭刊裁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汸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篪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

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一朝之史。况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叅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以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某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本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一百二十策。隨表上進以聞。



元史目錄後記

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輸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禕實爲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有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壎臣朱右臣貝瓊臣朱世廉臣王廉臣王彝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



序

己卯余從兄選君曙山
先生以母憂在籍欲遍
輯經史集傳諸子百家
原序彙成一書謂余曰
凡讀書必先讀序提綱

挈領元元本本皆于是乎在是書也余始得而閲之俄而先兄即世其書不果成後亦不復別見有是書者金谿王仁圃先生與余有姻誼學

问淹博工著述學者多
師事之戊戌成進士銓
例註縣尹先生曰一行
作吏與事遂廢乃自以
廣文改請庚子之盱江
教授任余亦以司訓繼

至貳其官朝夕得請益先生出讀書引十二卷示余是書也余始得而見之初先生以是課諸子余謂此書有經天緯地之文修己治人之學

盡性至命之要明體達
用之功宜以課諸生公
之于世先生乃作自序
以闡其書義標凡例目
錄以定其體裁其中有
附補附錄文以類聚三

玆意焉壽諸梓氏命之
曰讀書引欲讀其序文
者引而伸之以讀其全
書則此十二卷雖惠子
之五車張華之三十乘
李鄴侯之插架三萬軸

不是過也引之時義大矣哉是書也余先兄惜不及見余見之雖耄矣尚將得而讀之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夏五上浣日巳亥年家姻

眷寅弟曾字先頓首拜

譔拼書

# 自序

我

國家久道化成儒術日盛海內士無窮達莫

不知以通經好古爲有體有用實學而謨

獨資性愚魯不能強記及苦家貧無藏書

聞見益以寡尠比得備員建昌郡學博恭

檢

皇上頒發書籍經傳史鑑煥然大備竊幸典守之暇庶幾得以從容鑽仰少闚萬一而年力就衰恐無及矣二三學侶或不諒謏固陋而相從以問學為事自顧此中實無可以告人者第念平生頗有書癖諸所涉獵猶略能通知大意亦似有一得焉蓋自孔子贊易刪書始制為序於是左邱明傳春

秋發凡起例七十子後學者記禮具有目
錄目錄以詮次篇章凡例以標舉體要而
序則以發明述作本旨三者皆全書要領
誦讀者之先資也而序尤切要古之作者
不必皆自著書或因訓詁或因校讐要於
經傳註疏之異同得失紀傳編年之因革
離合與夫諸子百家眞贗邪正已各探其

闡奥辨其門徑其人往往好學深思信道彌篤或父子相承師弟授受講論切磋爲專門名家之學其用力最深其立意最精其所序述不待煩言已能發揮其所以然而折衷於一是正如善遊覽者與人談五嶽四瀆之高深三都兩京之壯麗且爲指示其水陸之亐旅舍之程一一道其所目

驗親歷故有味乎其言之也雖其議論文

辭不無高下淺深之殊精粗詳略之別而

是書之綱領旨趣條理節目所不存焉者

亦寡矣學者誠能徧取諸序參攷而切究

之則於其所已讀之書固可由是博觀約

守融會貫通而取之逢其源卽其所未讀

之書亦將以告往知來望表知裏而得其

趨向之正且讀漢唐諸儒之序而擷其英
華掇其膏液固足以爲學問之根柢經術
之模楷讀有宋大儒諸序而并有以契夫
天人性命之原仁義中正之歸卽於古聖
賢修齊平治之道格致誠正之功亦庶幾
有合焉蘄其切要爲何如哉惜其文多散
佚或以書屬稀秘及卷帙繁重不盡得見

其習見者又或以爲無益而不之省故未

有采而輯之者而讀衡幸少承庭訓每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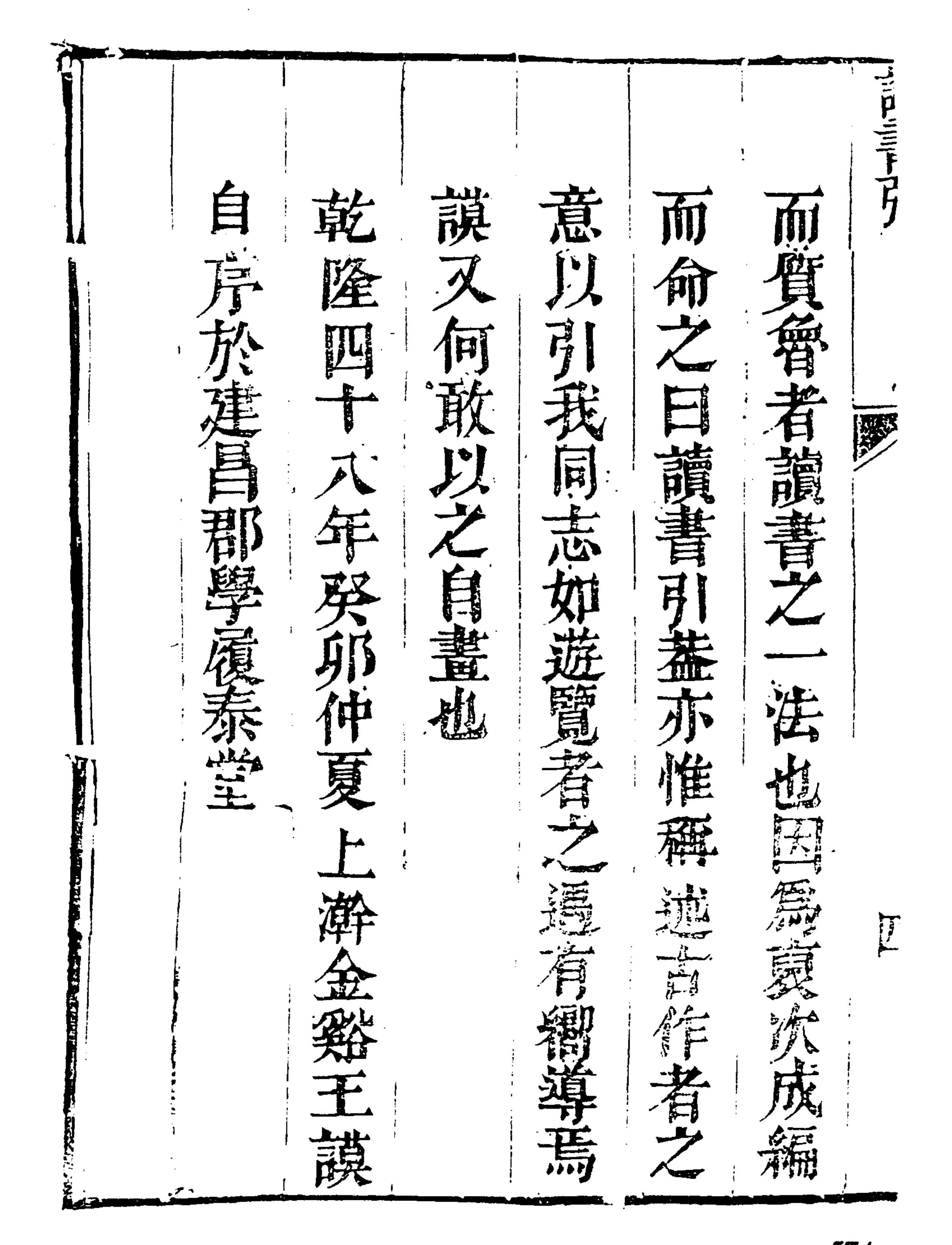
一經必令先讀序言自是粗識爲學之方

觸類蒐羅積有年歲凡所鈔集序文幾二

百篇藏之巾笥時時省覽用是稍窺要領

略通大意且書可借鈔則閱見易爲博文

不多讀則記誦易爲精是亦或可爲家貧





而質曾者讀書之一法也因爲裒次成編

而命之曰讀書引蓋亦惟稱述古作者之

意以引我同志如遊覽者之適有嚮導焉

謨又何敢以之自畫也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仲夏上澣金谿王謨

自序於建昌郡學履泰堂

# 讀書引凡例

一十三經注疏原序坊刻四書五經多從刪削惟錫山秦氏所刻九經以漢唐註疏宋儒傳註兩家序文並列卷首學者參考最爲有益玆實據以爲本

一葉石林謂古書叅有無序者皆繫之篇末以總其凡書序孔子作自安國遷之逐篇之首詩序子夏作亦自毛公遷之逐篇之首至太史公史記揚子法言皆其遺法乎考班固漢書淮南鴻烈及汲冢周書亦莫不然自是古書體例今惟取其全篇首

尾有結搆者登之其各篇小序概弗采錄

一是編十二卷略依經史子集編次用文獻通考體例惟宋儒性理諸書舊列儒家我

朝頒發學宮與四經三禮並行故另編為一卷次於經後

一廿一史中惟馬班范沈四家書有自序齊梁陳魏周五書經曾鞏范祖禹王安國等校定亦有序餘並未見無從采錄惟掇取諸史大略各以近附見諸序後而新唐書則以陳振孫解題元史則以宋

濂後記補焉

一遹考二十四門小序統論制度典章沿革最爲淹貫自應具錄故與三通大序釐爲二卷

一子書流傳不過數十種其專家註釋及經劉向校定者多有原序可采無原序者則以晁氏高氏序略補之存其目也

一漢魏叢書中小說傳記流傳本古原序文多雅馴故不忍删若唐宋以後說部諸序概芟擷拾

一詩文別集自離騷至茅鹿門唐宋八家文鈔所采

諸序皆以其有關古今文章氣脉及各朝文運盛衰也各家專集茲則未暇若玉臺新詠一序於本書似覺不倫存之以備一時體格且便附錄李諤論文體書也

一書有前序後序前序或稱引或稱題辭後序或稱跋或稱記後名目不同實皆序體也若韓柳集中讀某子辨某子亦題跋之意故並收入

一本書有兩序莫適爲主者既各自爲篇而他書序文反用附錄爲以類屬取便省閱且在所略也若

本序外别體文字亦從附錄

一各序後節采文獻通考略具各書始末及作者出處如通考未備則以他書補焉其他攷辨論說兹概不取以非體要所居也

一凡後人刻書作序以志緣起跋事年月概置勿采惟其書少行世賴序以識流傳所自者亦間錄焉

一是編意主萃薈無關選政故祇就文界畫段落分别句讀其議論精切處俱未標出讀者當自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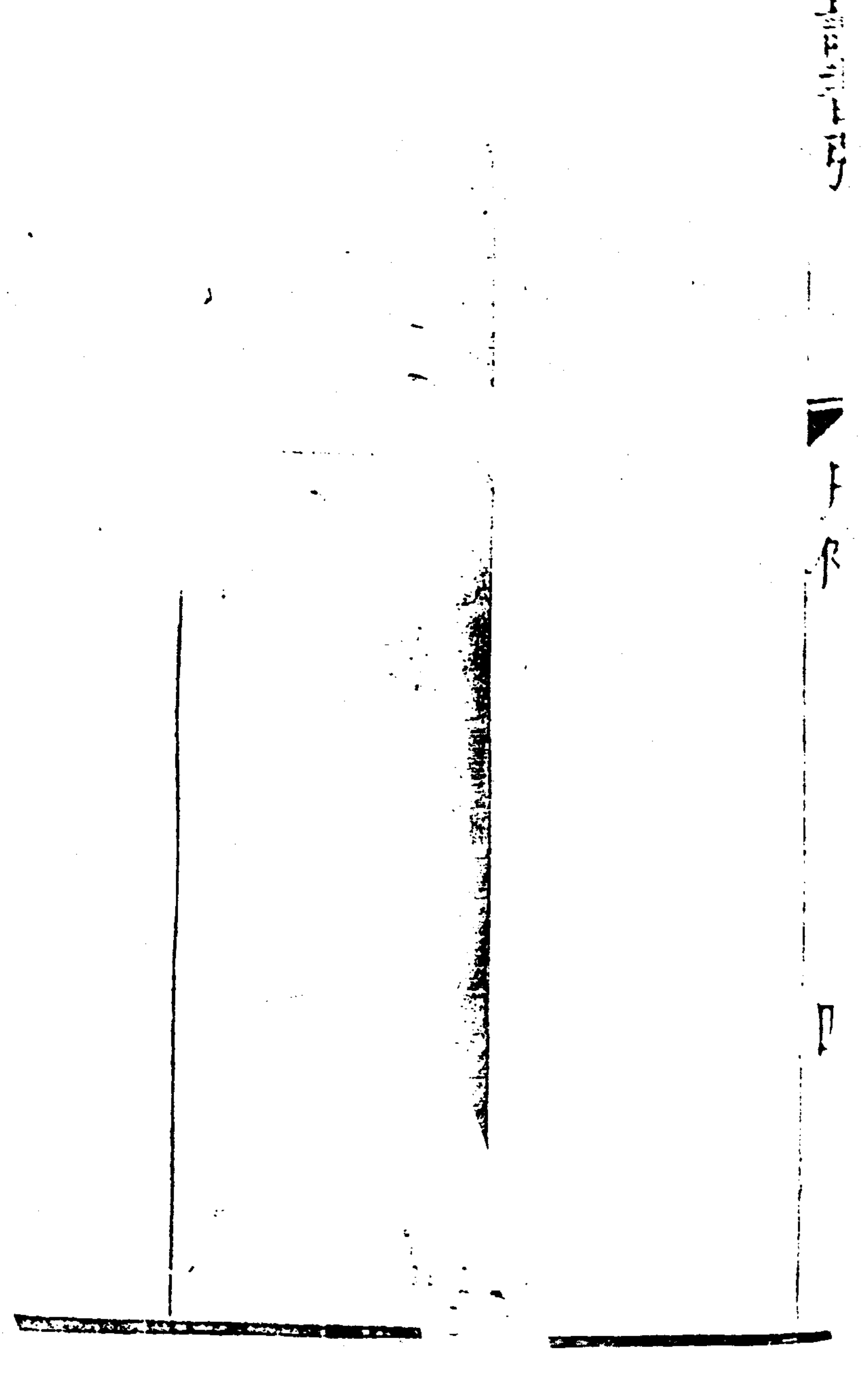
一所採諸序多係借鈔或不免訛謬亦有古本原文

脫誤者既未得善本校勘又不敢意爲改訂姑仍
闕疑惟冀覽者垂諒焉

一元明後人序文或由鄙見去取但古書舊序尚有
存名而未見其文者既自愧見聞寡陋未能廣爲
蒐羅所望博雅君子更加采輯以補其闕失云

一是書輯稿已久未敢問世西昌曹集少先生尋姻
好過此復同事得以此書就正諸凡義例多所裁
定且述令兄曙山先生往嘗欲[illegible]是書不果爲力
贊其事予以先生昆弟先得我心必有同好遂不

揣冒昧付之剞劂焉



讀書引目錄

卷之一

卷之四

卷之五

附錄宋庠國語敘錄

漢劉向戰國策序

宋曾鞏戰國策序

附錄鮑彪國策序略

漢司馬遷史記自序

唐司馬貞補史記序

附錄司馬貞史記索隱序略

宋裴駰史記注序

附錄張守節史記正義序略

附錄資治通鑑事蹟

宋胡三省資治通鑑音註序

宋朱子通鑑綱目序

宋朱子袁機通鑑紀事本末序

唐劉知幾史通序

宋羅泌路史序

卷之七

唐杜佑通典序

宋鄭樵通志序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卷之八

文獻通考二十四門小序

田賦考序

錢幣考序

戸口考序

職役考序

征榷考序

市糴考序

土貢考序

國用考序

選舉考序

學校考序

職官考序

郊祀宗廟考序

王禮考序

樂考序

兵考序

卷之九

卷之十

宋高似孫尹文子序
宋高似孫鬼谷子序
附錄柳宗元辨鬼谷子
宋高似孫孫子序
宋高似孫吳子序
宋朱子子華子辨
宋洪邁范子計然辨
漢高誘呂氏春秋序
漢高誘淮南子序

元歐陽元補正水經序

附錄朱謀㙔水經注序略

宋曾鞏劉向列女傳序

晉皇甫謐高士傳序

晉葛洪神仙傳序

晉張華博物志序

附錄李石續博物志序略

漢郭憲洞冥記序

梁蕭綺王嘉拾遺記序

元陳旅元文類序

宋眞德秀文章正宗序

明茅坤唐宋八家文鈔序

讀書引卷之一

新建曹孚先集少

金谿王　謨仁圃輯

同懷弟　諮文圃校



周易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兩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

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元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浮誕原夫易理

難窮。雖復元之又元。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爲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

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註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註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

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註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註妄作異端今旣奉敕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馬嘉運守大學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等對敕使趙宏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

四卷。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略附之卷首爾。

文獻通考曰昔伏犧氏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為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為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焚書周易獨以

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邪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元元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

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邱施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遂傳至今、陳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元。自弼輩倡之。又孔穎達正義十四卷、本唐貞觀中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贊、後改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等、考正增損、書

始布下。其實非一手一足之力。世但稱孔疏耳。其說專釋一家注文爲正。

附錄唐邢璹王弼易略例序曰。原夫兩儀未立。神用藏於視聽。一氣化矣。至賾隱乎名言。於是河龍負圖。羲皇畫卦。仰觀俯察。遠物近身。八象窮天地之情。六位備剛柔之體。言大道之妙有。一陰一陽論聖人之範圍。顯仁藏用。貫三元之胎祖。鼓舞財成。爲萬有之蓍龜。知來藏往。是以孔邱三絕。未臻樞奥。劉安九師。尚迷宗旨。臣舞象之年。鼓篋鱣序。

漁獵墳典徧習周易研窮耽玩無舍寸陰是知卦之紀綱周文王之言略矣彖之吉凶孔仲尼之論備矣至如王輔嗣略例大則總一部之指歸小則明六爻之得失承乘逆順之理應變情僞之端用有行藏辭有險易觀之者可以經緯天地探測鬼神匡濟邦家推辟咎悔雖入非上聖亦近代一賢臣謹依其文輒爲注解雖不足敷宏易道庶幾有裨於教義亦猶螢爝增輝於太陽涓流助深於巨壑臣之志也

# 周易序

宋程子撰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无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

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文獻通考曰：伊川易傳十卷。朱子曰：自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宏通簡易之法，談

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
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
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晁氏曰朱震言頤之學
出於周敦頤敦頤得之穆修亦本於陳摶與邵雍
之學然攷正叔之解不及象數頗與胡翼之相類
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
其後武平傳其學於家茂叔則授二程與震之說
不同按伊川之學出自濂溪此先儒通論也而晁
朱之說以為濂溪所師本於希夷及一僧則因老

釋之宗旨矣此論未之前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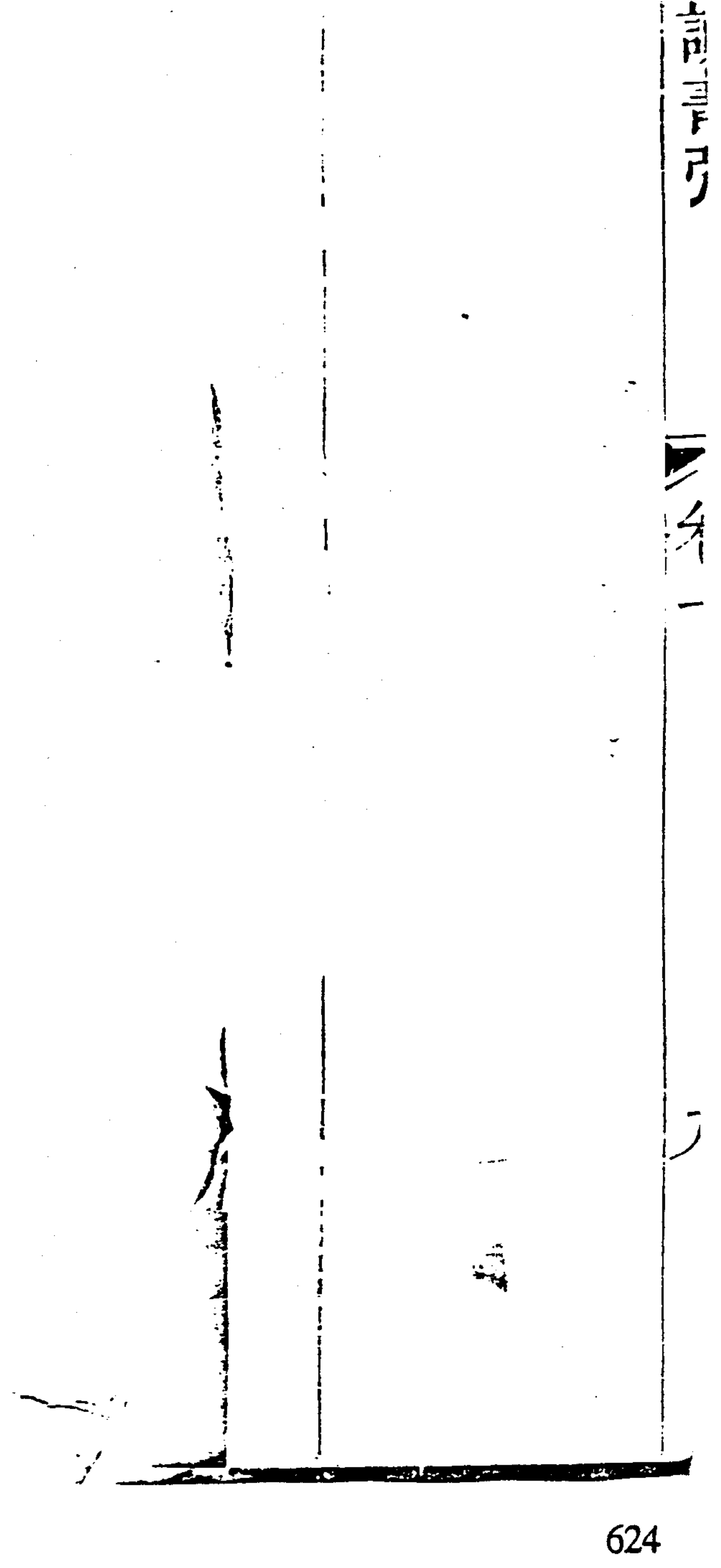
# 周易序

宋程子撰

易之爲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无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緼交感。變

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

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 尚書序

漢孔安國撰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

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

儒雅。以聞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

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文獻通考曰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爲作傳以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

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註、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唐貞觀詔孔穎達作正義、宗孔傳、而孔傳獨行、

附錄李巽巖汲冢周書序略曰、隋唐經籍藝文志、

皆稱此書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鼂注解或稱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按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邪篇目比漢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爲名孔子亦未必見章句或脫爛難讀更須考求

别加是正云。

# 尚書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生。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

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
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
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
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
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
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
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
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
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實遭巫蠱遂寢

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恭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怗釋註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

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飈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

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勑使趙宏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文獻通考曰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晁氏曰穎

達因梁費甝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

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贊

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

無謬冗馬嘉運駮正其失永徽中于志寧張行成

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藝文志云穎達與李

子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融隋德素王士雄

趙宏智審覆長孫無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刊定唐

史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爲尤甚所記撰著人姓氏

往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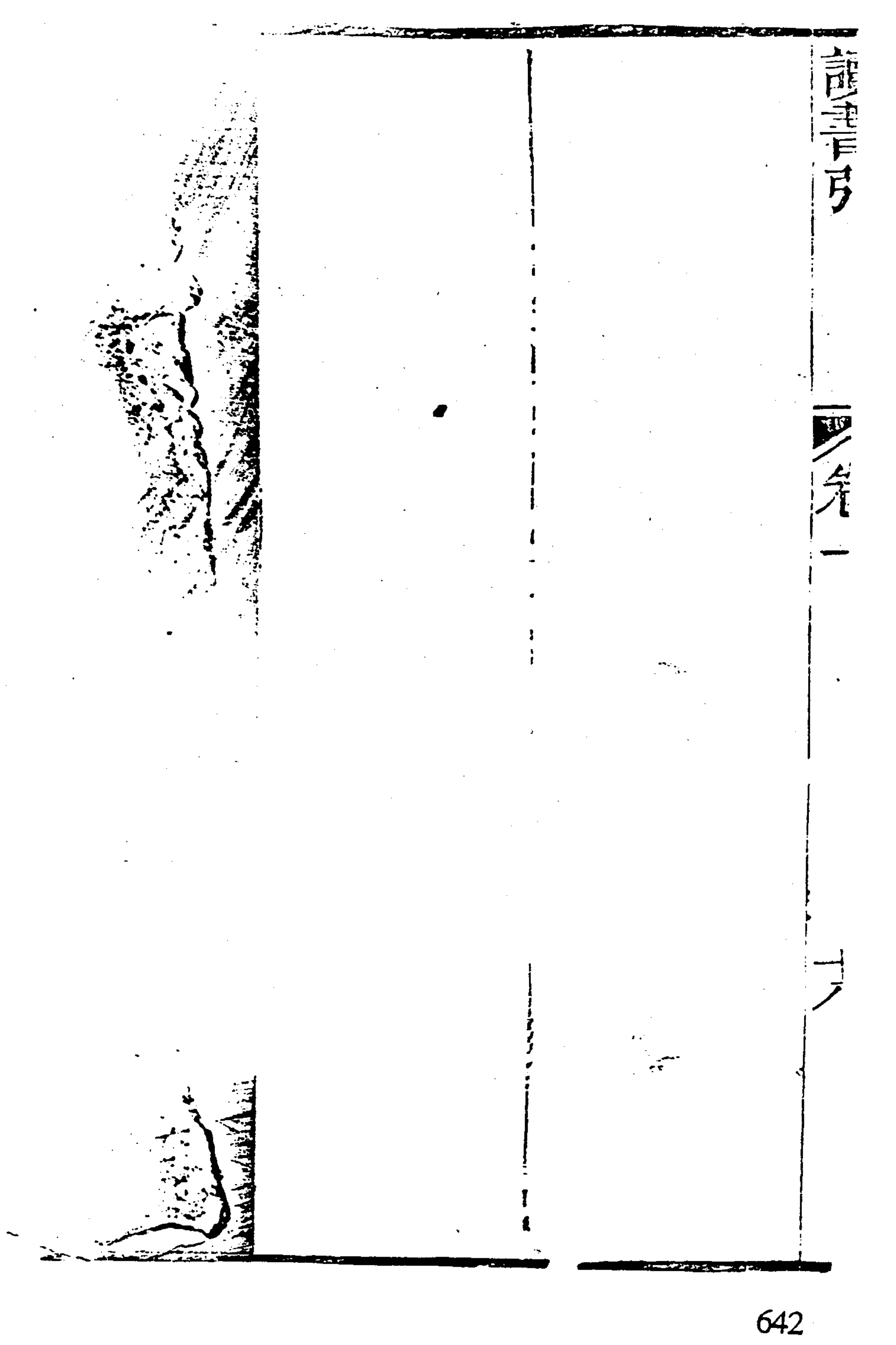
# 書經集傳序

宋蔡沈撰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殁。又十年始克成編、若千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奥。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

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

貫通迺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尙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 詩大序

周卜子夏撰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

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

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文獻通考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

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傳詩是爲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

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附錄陳明韓詩外傳序曰、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無定。惟載道者可貴也。外此蕪焉爾。六經之文。渾涵如天。萬象森列。不可尚已。至孔孟繼六經而作。其文廣大淵宏。中間每取易詩書中之要語而推廣之。闡幽微顯、以盡其蘊、則道從此出矣。夫

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絕學之餘。廼能衍詩作傳。命意布詞。一倣孔孟之文。凡諸詩言約旨遠者。悉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物之情。以盡其意。文則嚴整簡古。厲世範俗。皆順於道宛然聖門家法。豈漢世人物之所遽能邪。然生在當時以詩名。與魯申培齊轅固二詩並列於世。亦嘗以易作傳授人。今已不傳。而其詩亦亡。又因以慨歎天下之遺書於無窮也。

## 毛詩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

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

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瑗劉執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頗纇。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其討論。辯詳得失。

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勑使趙宏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文獻通考曰毛詩正義四十卷孔頴達據劉炫劉焯疏撰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頴達始著義疏合南北之異焉

# 詩經集傳序

宋朱子撰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

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

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閭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

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
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
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
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
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
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
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
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
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

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
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
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
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
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
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附錄王應麟詩攷序略曰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
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釆三家
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

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闓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

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

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

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

文公之意云爾。

讀書引卷之一　終

讀書引卷之二

新建曹學先集少參
金谿王謨仁圃輯
同懷弟詢春林校

周禮疏序

唐賈公彥撰

夫天育蒸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寘其

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註云。拒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案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歷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案左傳昭十七

年云。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杜氏註云。少皥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註云。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註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註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皡後。亦受

水瑞以水名官也。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註云。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九扈五雉。並爲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是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卽司徒司馬

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略如上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略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註云窮桑帝少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

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犂爲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案鄭語云。重犂爲高辛氏火正。故堯典註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犂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註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時之官。唯有重犂及

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
改楚語云。堯復育重黎之後。重黎之後卽羲和也。是
以堯典云。乃命羲和。註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
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
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
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
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註
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
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

六官。案下驩兜曰共工。註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禹讓稷契暨咎繇。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註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咎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平文云。舜命伯夷爲秩宗。舜時官也以先後參之。唯無夏官之名。以餘官約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後代況之。則羲叔爲夏官。是司馬也。以分命仲叔。註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元

分陰陽爲四時者。非得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爲四時。但分高辛時重黎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共曰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案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註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

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爲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卽眞之後命禹爲之卽天官也案尚書傳云惟元紀巡狩四岳八伯註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

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卽眞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據畿外八州鄭云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註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記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聞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

自高陽已前官名略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略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案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蔑云焉案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也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

伯爲宗伯衞侯爲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卽官號沿革粗而言也

文獻通考曰周禮十二卷鄭元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攷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於錄略爲羣儒排弃歆獨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衆鄭興亦嘗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

云。又周禮疏十二卷。唐賈公彥撰。

# 儀禮疏序

唐賈公彥撰

竊聞道本冲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註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註者則有多門儀禮所註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註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略大經註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

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按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元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按鄭註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絰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衰以表心。絰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註。黃之謬也

黃李之訓略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敢恣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已義仍取四門助教李元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元瑕取瑜得無譏焉

文獻通考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爲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爲又儀禮疏五十卷唐賈公彥撰

附錄韓文公讀儀禮曰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嗚呼盛哉

禮記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覂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為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為

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辨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途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門，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

端漸廝。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註。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

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敕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閤祭酒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元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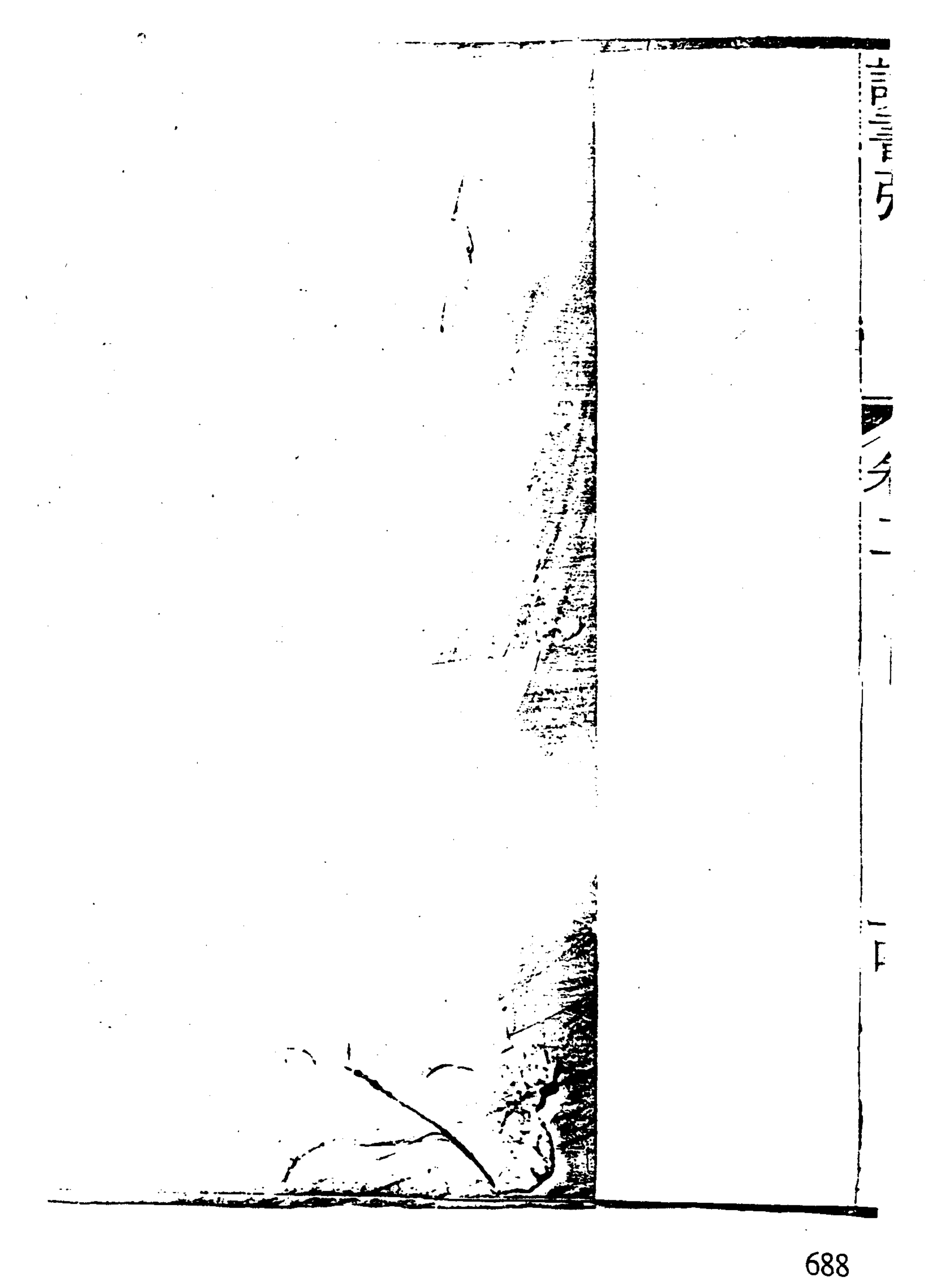
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敕使趙宏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文獻通考曰。禮記二十卷。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卽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又禮記

正義七十卷唐孔穎達等貞觀中奉詔撰又大戴
禮十三卷漢戴德纂亦河閒王所獻百三十一篇
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煩
重爲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
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
七十四葢因舊闕錄之
附錄宋韓元吉大戴禮序曰右大戴禮十三卷總
十四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别爲卷唐
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别矣崇文總目則

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兩篇七十三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邪其缺者或旣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

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有。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



# 禮記集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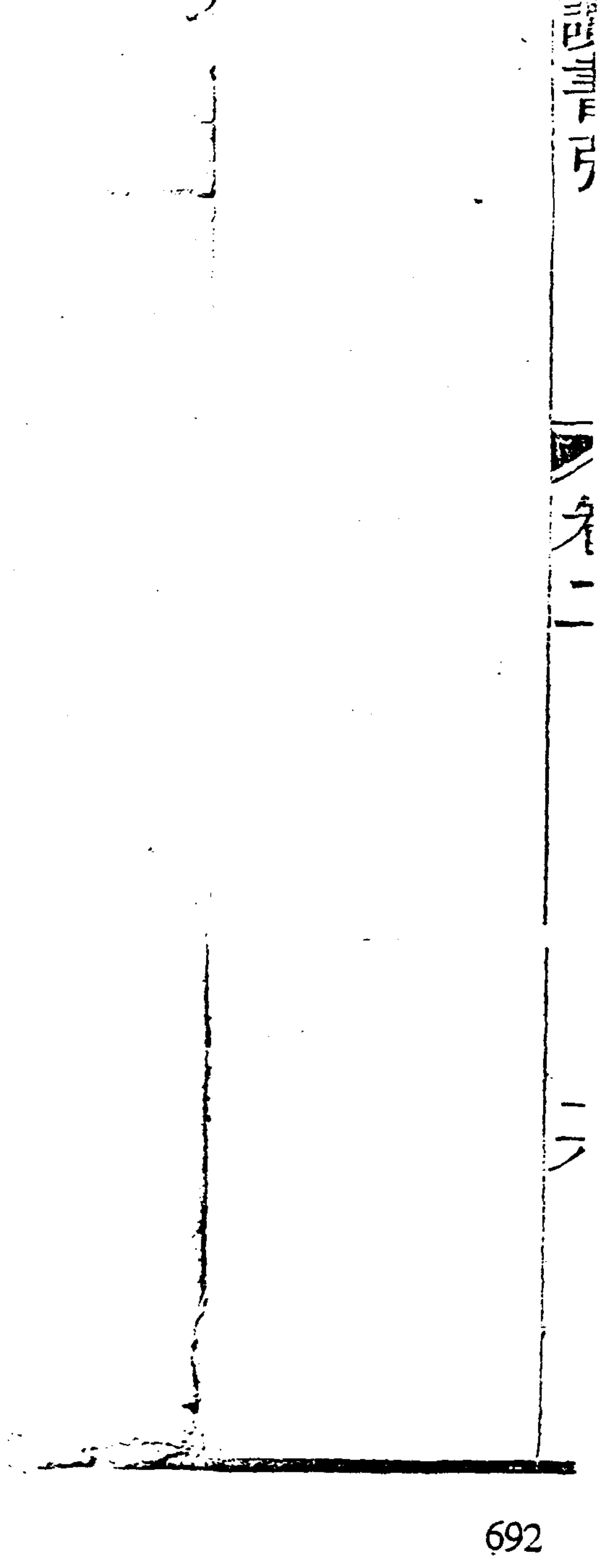
元陳澔撰

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乎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讖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

小記等篇。俱闕而不釋。噫。愼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爲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葢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奥自見。正不必高爲議論。而畢視訓詁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於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艮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

千慮之一爾。

元史類編曰陳澔字雲莊江西都昌人父大猷饒堯峯弟子也著書傳會通十一卷尤精於禮澔承其家學深探禮奧著禮記集說至今與程朱蔡胡傳義並爲制科所宗顧其名迹稍晦未得崇祀聖廡云。



春秋序　　宋程子撰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

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

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

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
入矣

文獻通考曰伊川春秋傳二卷略舉大義不盡爲
說襄昭後尤略序文崇寧二年作蓋其晚年也

附錄劉原父春秋權衡自序曰權準也衡平也物
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
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
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
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

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邪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益常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据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於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邪故利臆說者害公義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乎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牵於所聞而目

迷於所習。恐懷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眎權如羸。或利其多而眎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

# 春秋序

宋胡安國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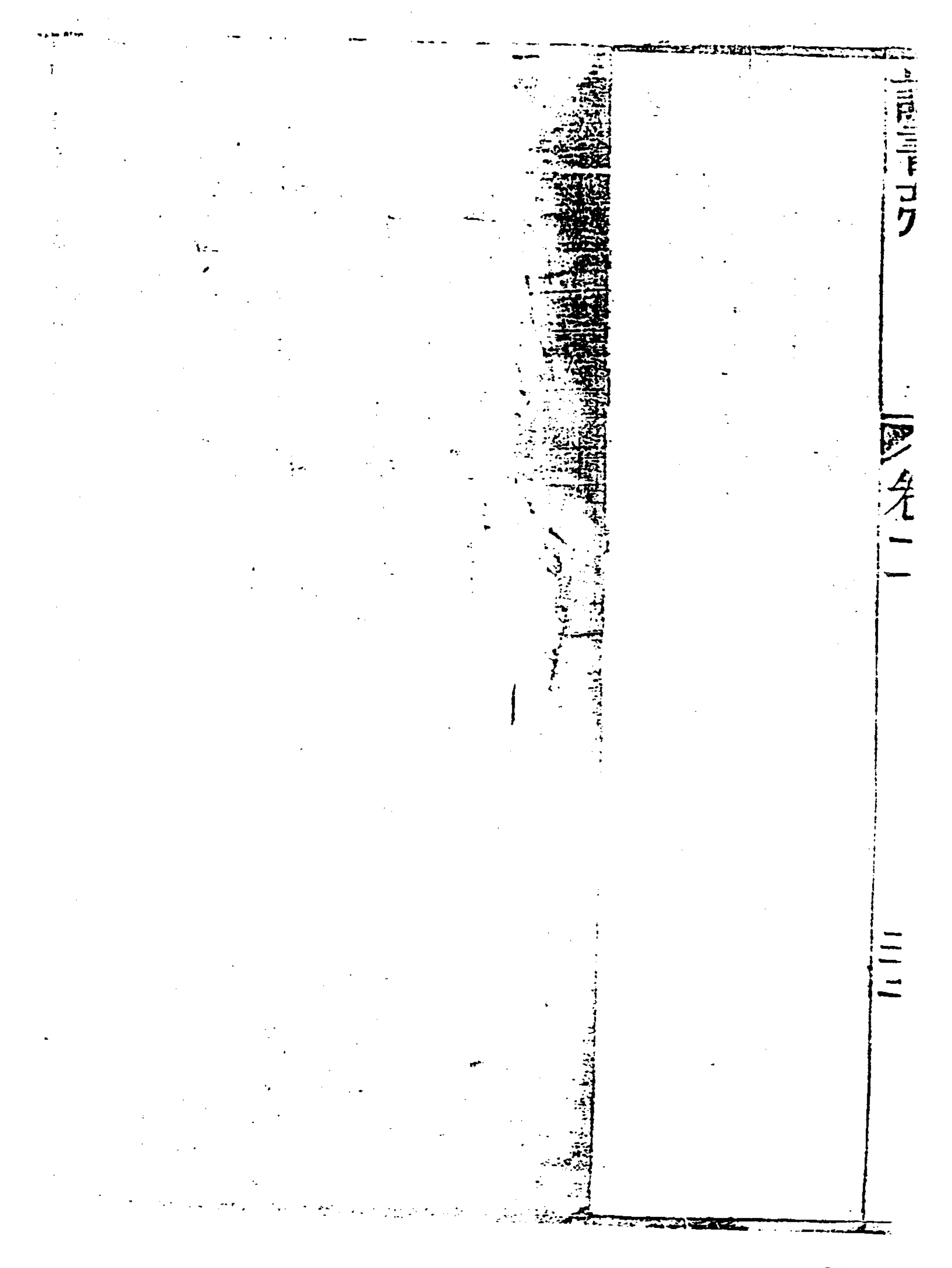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

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

甚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益立義之精

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文獻通考曰胡文定春秋傳通例通旨共三十二卷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採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横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紹興中經進所進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



# 春秋左傳序

晉杜預撰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

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註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

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

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
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
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
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
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
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
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
順。諸所諱辟。玉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
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

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
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
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
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
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
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
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
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
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

之傳於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邱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

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衞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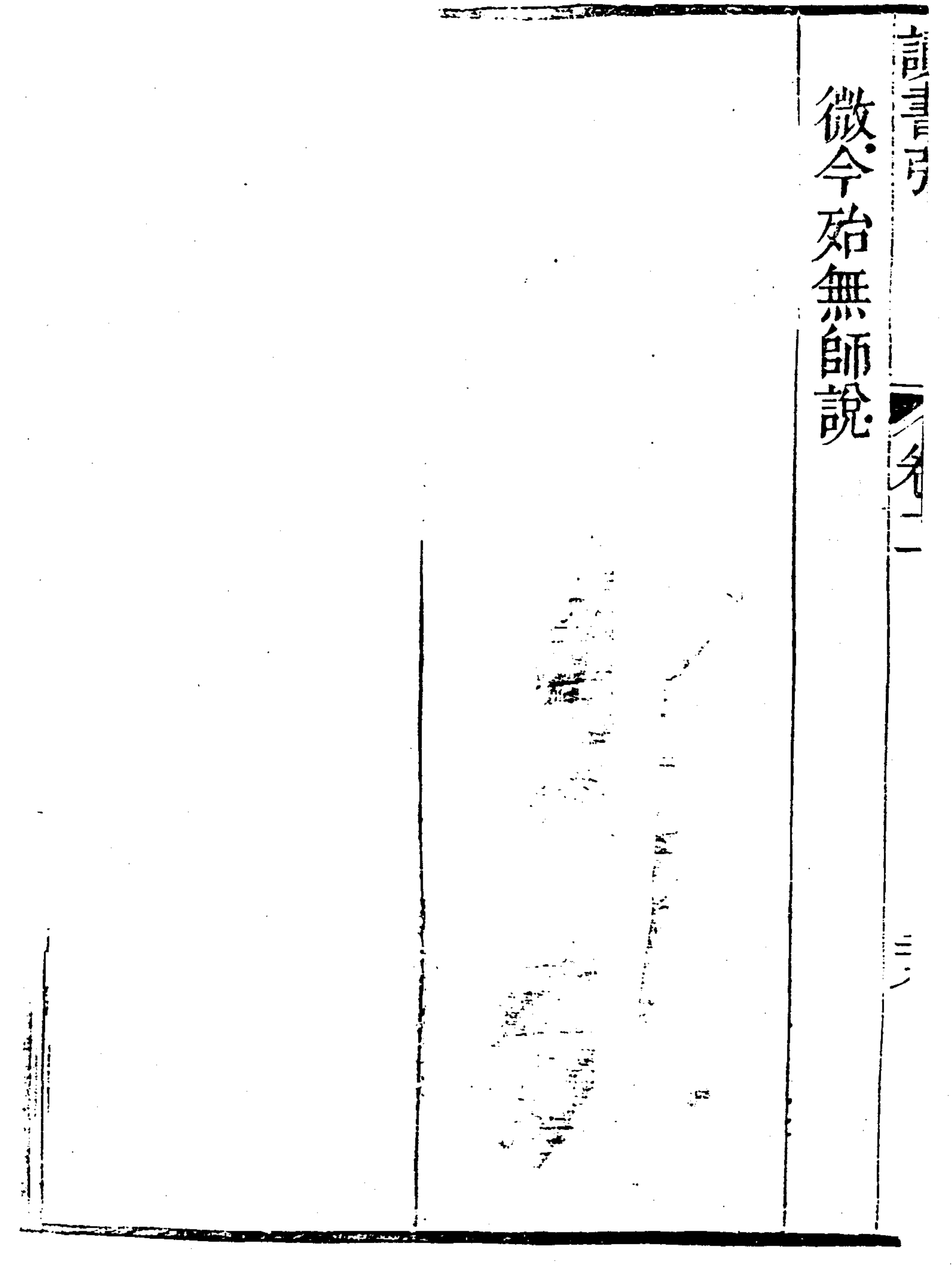
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蓋筆
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
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
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
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
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
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
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
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

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

而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文獻通考曰。漢初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攷而正之。欲立於

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虔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



微令殆無師說

# 春秋左傳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亨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為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為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縣邈無

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

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柄。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疏。蘇氏

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註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於箕。杜註云。郤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殽戰同。案殽戰在葬晉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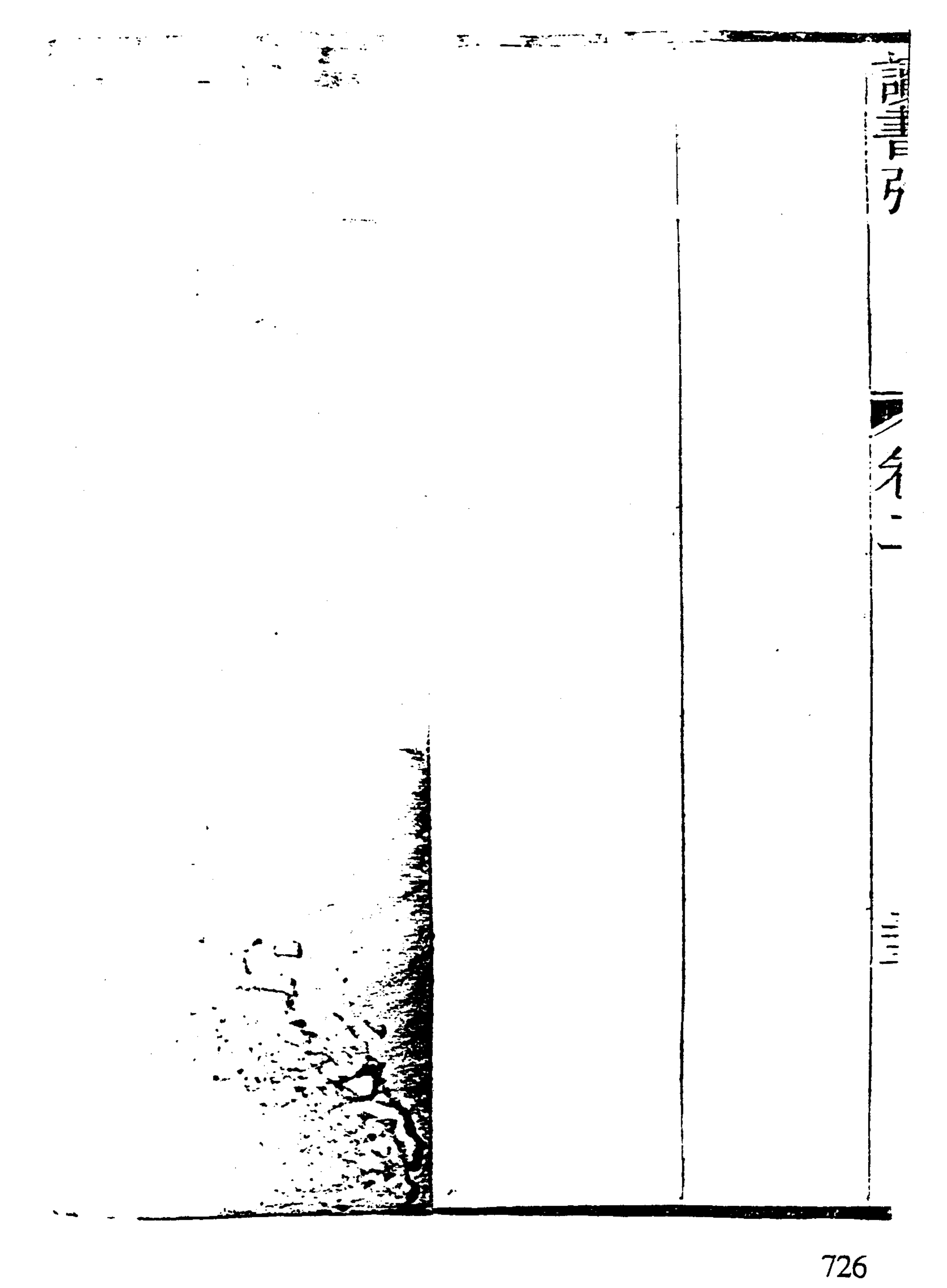
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貧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註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討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

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尙妄說況其餘錯亂
艮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勑刪定據以
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鄙
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
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
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
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
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
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

尉臣隨德素等。對勑使趙宏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
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附錄李燾古經後序略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
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
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燮始爲之注。隋志
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詁十二卷。宋三家
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
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
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

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爲正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爲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修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邱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擯落二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

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惟正元末陸淳纂例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條惜啖趙集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耳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



# 春秋公羊傳序

漢何休撰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

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文獻通考曰春秋公羊傳十二卷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四傳至何休爲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又公羊傳詁解十二卷漢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爲太傅陳

蕃屬蕃敗坐禁錮作解詁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又公羊疏三十卷。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撰宋朝邢昺等奉詔是正

附錄宋樓郁董仲舒春秋繁露序曰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

散。源迷而流分。葢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葢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旣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伺賢者辨之而因書其本末云。

# 春秋穀梁傳序

晉范甯撰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簒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

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廼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巳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兹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

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宏。麟感化而來。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

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蔡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去其所非擇善而從乎。既不俱

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含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

次大梁。先君北藩廻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

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文獻通考曰、穀梁傳解十二卷、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自漢魏以來、穀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演、江熙等十數家、甯皆以爲膚淺、於是帥其長子參、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及門生故吏商略名例、博採諸儒同異之說、成其父汪之志、故謂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又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勛撰、

讀書引卷之二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　第０２册（国家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２）ｓｓ１１１８６６３４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２．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１０／ｄｉｓｋｌａｑ／ｌａｑ７９／０２／！００

001.pdg

封面页
书名页
目录
正文